

景杜堂文集

王樹翰  
敬題

景杜堂文集

春秋周論 丙戌

歷代州域政權考略 庚申

論漢代開拓邊域之盛 己未

論唐代邊功之盛 己未

論明代邊功之盛 己未

恕谷先生畿輔形勢論注 壬戌

集權分權平議 己酉

唐方鎮論 辛卯

論清賦說帖 辛酉

擬改寧夏及阿額兩旗為特區說帖 辛酉

滿蒙西藏宗教人種與中國無異說帖 庚申



故參議員田君墓表

論東界受虧之本

論西界受虧之本

邊廳各缺事繁責重酌擬保獎章程疏壬寅代

請改歸綏道缺爲滿漢兼用片壬寅代

請開蒙地屯墾疏辛丑代岑撫部

請分設二道河等四廳治疏壬寅代趙護撫

請整理蒙地奏辛丑十一月代岑撫部

陳明晉邊分設各廳事宜疏癸卯代吳護撫

魏齊周隋方鎮年表序丙辰

宋齊梁陳方鎮年表序戊子

奉天郡邑志序己酉

明督撫年表序 己酉

奉天沿革表叙錄 己酉

吉林沿革表叙錄 庚戌

黑龍江沿革表叙錄 庚戌

唐方鎮年表考證序 辛卯

北宋經撫年表述略 己酉

南宋制撫年表述略 辛亥

甘肅方輿紀要序 補

湖南方輿紀要序 補 戊辰

奉天貢舉表叙錄 己酉

新疆方輿錄序 己丑

乾隆以來繫年要錄序

論清光緒時之財政壬子

舊迪化府論

舊鎮西廳論

舊哈密廳論

舊吐魯番廳論

舊庫爾喀喇烏蘇廳論

舊伊犁府論

舊精河廳論

舊塔城廳論

舊溫宿州論

舊庫車廳論

舊焉耆府論

舊烏什廳論

舊疏勒府論

舊莎車府論

舊和闐州論

舊英吉沙爾廳論

洪武別錄序

大同思想以中國爲最先說壬戌

歷代外人中國同化說壬戌

故江蘇省長鄭公墓表己巳

唐辦亡論

與章曼仙庶常書代丁酉

致繆篠珊太史書代戊戌

與樊蔭孫書己亥

山右石刻叢編後序代丁巳

彭城司馬詩書後丁巳

書文魯山先生陽穀殉節事實後壬子

伯兄六十壽頌癸亥

有清吏部右侍郎沈公墓誌己未

故山西平遙縣知縣翁君墓志銘庚戌

擬奉天輿地志商例戊申

撫晉記述丙申

祭章宜人文己亥

爲楊鼎昌將軍徵文啓己巳

### 景杜堂文集序

江寧吳向之先生以高文碩學遊京師公卿爭禮下之始余在清季已聞重名其後有事於財政處先生則先在遇有疑議衆愕眙不知所爲先生舐筆探毫頃刻立斷卒之無以易也民國成立項城建政府於京師首聘先生開國大計與其典章法度多就決於先生而爲之起草先生尤熟於歷代掌故及西北二邊形勢凡蒙藏康衛王公部落及呼圖克圖等有所變更施設他人莫能諳委先生則侈口陳述如數家珍國有大計不可一日無先生也以此先生參與國論出入公府者十有餘年然先生故介然有以自守不隨俗爲委蛇世亦以此疏而外之特以其老學宿儒貌敬之而已廩俸所入不能自給政府南下先生益貧不自存適瀋陽有萃升書院之設闔生來爲教授而先生於前一月亦來朝夕聚處抵掌話舊俯仰十餘年間國家變亂迭更之故而不能無慨然也一日先生出所爲文曰景杜堂存草者相眎屬爲序先生淹貫古今著述宏富積藁數尺多未刊布茲特其鱗爪之偶見者而已而平生學



業根氏及懷抱偉畧亦逞逞表著於其間讀者得此種不能究極先生之本末亦可以知其凡矣嗚乎學者讀書所以致用也而用之爲道殊未易言自古懷器待時之士其不幸挫折終身而不獲見知於時者何可勝道幸而有知之者或終不能見用或用之矣而不能盡當其材舍大而求其細逐末而忘其本致使閱通瑋異之才懷瑾握瑜日周旋於王公大人之間而其中情之鬱沮或較之遯跡山林者而反正焉此嘉謀善猶所以終不克施而國家遠大之規爲往往徒勞而鮮效者也是以梅福之徒甘爲走卒而不出而東方朔司馬相如滑稽玩世而託於大隱以終者抑豈本志然哉吾讀先生之書而有感於是因叙十餘年來離合之迹以弁其端云

民國十八年夏六月桐城吳闈生謹序

卷一

春秋周論 丙戌

太史公曰厲幽之後王室闕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不能正非德不純也嗚呼是說殆非也當是時天下強國莫如晉楚然桓伯詰伐穎則晉平謝過王孫折問鼎則楚莊息兵齊俘之辭郟田之爭雖驕侈之強侯跋扈之世卿莫敢難也敬王入周至爲微弱然富辛石張告晉而魏舒且合天下諸侯亟成之劉文公以會召陵者伐楚即許蔡頓胡夙未服晉者亦並至焉非王靈不可振也魯隱告糴齊環成邾晉人請略秦師免胄則共主之義猶未廢也而終春秋之世號爲守府者何哉或曰自豐鎬歸秦溫原入晉虎牢賜鄭酒泉予虢周之封圻日以削弱虞虢滅則北壤藩籬申呂亡則南無門戶以平原葦爾之地居四達之衢北有晉西有秦南有楚皆足以制其強弱控其要害此東周所以不競也嗚呼爲是說者蓋就形勢言之也如以形勢論則面山背河左伊右洛之封域非不雄壯也轅轅伊闕秦南國之咽喉三塗太室據中



# 景杜堂存草

一  
遼寧啓東印書館印

夏之背脊地非不廣且險也夫晉武獻以翼沃百里之地尙能兼并同姓廣啓北土若敖蚡冒以丹陽五十里之國亦能剪滅諸姬奄有南海而謂東周六百里者不足有爲乎或者又曰繻葛敗於鄭子突死於衛富辰見獲於狄劉康喪師於戎其用兵也十出九敗又安能正九伐之法以清亂略乎是又不然夫桓文五霸之強者也桓伐魯而敗文圍鄭而不克二君非必戰無不勝也然召陵之盟強楚折服踐土之會齊秦偕至者二君以禮招以德攻也尙得謂周衰以兵弱乎夫王霸無異術正已而後能正人周之衰其故有三一曰兄弟不靖子頽之亂虢鄭胥命於弭蕪國誅而惠王入子帶之亂晉文圍賊於温隰城殺而襄王入景王之崩子朝子猛爭立連兵五載國分東西甘尹單劉更相攻擊非晉前使荀躒致九州女寬守闕塞則尹氏必不能出奔非晉後爲狄泉之會胥靡之戍則儋翩亦不能遽靖故惠錫鄭虢以爵鑑襄酬晉文以土田而劉子萇宏與晉卿深相結者亦勢所不得不然也向使周篤棠棣之義君臣同德上下無猜則又何至假晉鄭之力乞郊鞏之救哉一曰刑政不明頃

之世王孫蘇與周公閱爭政矣定之世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矣股肱大臣勢成水火爲君者辨是非而誅之可也王皆不問反聽趙盾士匄評曲直於王庭焉紀綱亦何在乎甚至佞夫括瑕之放殛毛過原絞之廢立以內史生殺之柄畿服篡弑之賊王亦不之正又何論齊晉摟伐吳楚僭王之非禮乎一曰賞罰不當桓王之初嘗以秦師圍魏命虢仲伐曲沃是猶能用諸侯之兵也爲桓計者於魯隱宋殤之弑宜正羽父華督之罪明告天下命周虢二公合諸侯以致討微特魯軌宋馮不敢保逆抗順即梟雄之寤生好戰之祿父亦豈敢藐視王命哉大義旣伸罪人斯得然後修車攻馬同之績振江漢常武之烈四討不庭安必中興之業不再見於東周乎乃始而求車終而錫命舍亂賊不討反用師於世有勳勞之鄭魚麗之拒祝暉之射莊心固不服也曲沃以支庶弄兵謀奪宗國桓王立哀侯以主祀命荀賈以致伐猶天子當陽方伯討罪之義也迨僖貪武公之賂列爲諸侯一軍爲晉無衣作歌於是不義諸侯不復畏天討矣大如晉楚者則滅弱小以自廣而兼并之機兆微如曹邾者則附

強霸以自立而合從之勢成盟主盛而天子之權失此亦周王不能自保其名分之咎也後人徒見伐凡伯狩河陽遂謂春秋諸侯之罪不可勝誅不知桓莊而後王室剝亂戎狄交侵而周祚猶延於七百年者皆諸侯之力也豈得謂周德爲純哉

歷代州域政權考略

庚申

按唐虞四岳周之九牧九伯等皆如清督撫而無分司秦罷侯置守三十六郡皆直隸京師以守治民尉掌兵御史監之此中國第一次中央集權之制漢初諸王國備丞相列卿其後削弱諸國以郡守國相理民惟置刺史秩六百石前漢末議者謂春秋之制以貴統賤不以卑臨尊始升州牧爲中二千石則下御史大夫一階直如清之總督後漢建武末改州牧爲刺史靈帝時又升爲州牧後併置刺史魏於刺史外別置都督諸州軍事多領將軍始授者爲鎮東鎮西四將軍再進四征勳望崇者則爲三公如郭淮以司空督雍涼王凌以太尉督揚之類如今總督加大學士晉初都督刺史仍分置略如康熙初各省分置總督巡撫以都督治軍事刺史治民事都督

多宗王及太宰以次八公刺史則庶姓爲之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大尉司徒司空爲八公刺史又多兼都督南渡於荆兗益廣等州置都督荆督八州兗督徐兗二州益督梁益二州凡受督之刺史稱都督爲統府如上司與清巡撫受督節制而文移平行者不同都督即軍號爲府征鎮安平將軍以次遞進拜公則除軍號置長史司馬主簿參將等官都督所兼之本州刺史別置官屬別駕治中從事之類盖一以治軍一以治民不相參也都督兼官在荊州曰南蠻校尉在廣州者曰平越中郎將皆別置官屬理蠻越事亦有專置不兼者南北朝略同惟宇文周改都督爲總管隋大業初懲漢王諒之變盡廢諸州總管府復禹貢九州之舊以御史臨州此中國第二次中央集權之制撫馭不久遂爲唐代唐武德之始復置諸州總管府以尙書省行臺統之行臺備六部諸司置尙書三人至貞觀初而行臺廢改總管爲都督旋又盡廢腹地都督府惟置四隅臨邊之幽并荆揚涼益廣越諸督府又區爲大中下都督即以刺史兼之刺史不別置府如并汾四州都督即領并州刺史此中國第

三次中央集權之制高宗中宗時議者以天下三百餘州直隸京師督察不便於是景雲而後有十道按察採訪使之置邊州捍禦戎狄統督軍事則置十鎮節度使皆以所管首州長史刺史或都護領之至德而後中原宿師盡分十道諸州置節度使改採訪使爲觀察使以節度使兼之又領計度營田等使近邊者加押蕃落使近海者加押蕃舶使平盧則加領押新羅渤海兩蕃使盧龍加押奚契丹兩蕃使西川加領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東南諸道不臨兵衝則專置觀察使而兼都團練之名以理兵節度如總督理兵及邊事觀察如巡撫理民事節度觀察兩使皆加尙書常侍等官兼御史大夫中丞勳望崇者加平章事三公三師亦有自宰相出鎮者元和而後將相多迭爲出入杜佑祖孫李吉甫裴度父子之類多著名績黃巢之亂以方鎮畀羣盜唐遂以亡五季專用武人宋初因之太平興國盡以方鎮支郡直隸京師各州之領節察兩使者皆如郡守而設諸道轉運使以總錢穀吏治後又置提點刑獄以治盜宋人稱爲漕憲兩司此中國第四次中央集權之制行之未久至仁宗時已

苦於諸州無兵諸邊無備文武無統府慶歷初遂置河北河東陝西諸路經略安撫使以統兵民河東經略安撫使領二十餘州則大於唐之方鎮南宋因之又置制置使金制同北宋元置行中書省而分置諸道宣慰使都元帥府以領諸路每路又分領府州別置行御史臺以監行省大約外官重疊之弊無過於元者明洪武十三年廢諸行中書省改爲布政司以元行臺所屬肅政廉訪使爲按察司分元行省統兵之權別置都指揮司三司角立皆內隸於六部此中國第五次中央集權之制永樂以後各省多派尙書侍郎等官鎮守宣德正統間苦文武不協兵民無統無以禦外安內又改各省鎮守大臣爲巡撫加提督及贊理軍務重之以都御史之權自僉都副都可進至左都後又置薊遼宣大陝西三邊兩廣四督廣督兼廣東撫以控邊海而節制廣西巡撫此唐至明州域政權之可考者也

按純乎中央集權者北宋是雖設經撫而經撫自治之府州仍屬轉運使提點刑獄爲帥臣者並無節制漕憲之權且有受漕憲考核之事 純乎地方分權者元



是元程鉅夫奏各行省丞相皆自命政府專擅自恣非法行省分設宣慰司不可  
是洪武之改行省爲布政司仍用元人議也

論漢代開拓邊域之盛己未

漢初匈奴強盛邊域受侵武帝用兵開拓劉子駿毀廟議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並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縡羗裂匈奴之右肩元朔二年遣衛青出雲中擊匈奴之樓煩白羊王收河南地置朔方郡領縣十今內蒙鄂爾多斯部地五原郡今內蒙烏拉特等部地元狩三年遣霍去病出北地二千餘里斬三萬其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降置五屬國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六年又分置張掖敦煌郡武威酒泉張掖敦煌皆與今甘肅縣名同地志武威張掖酒泉並縣十敦煌縣六皆較今縣爲多張掖有居延縣爲今額濟訥旗地四郡北境盡漠南之額濟訥阿拉善兩旗游牧與外蒙札薩克圖汗三音諾顏兩盟地接凡四郡是謂裂匈奴右肩揚雄言秦不敢窺西河者即其地也六年路博德等平南越以爲南

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交趾今越南東京及河內等省九真今越南西京及義安等省日南今越南海防等省南海今廣東南海番禺等縣鬱林今廣西桂平等縣蒼梧合浦今地名同儋耳今廣東儋等縣珠厓今瓊山等縣定西南夷爲武都（今甘肅階文等縣地）牂柯（今貴州）越雋（今四川西昌等縣地）沈黎（四川康定等縣地）汶山（今四川文山及松潘縣之土司地）郡平東越徙其民江淮之間置治縣今福建元朔二年遣將軍郭昌平西南夷未服者爲益州郡今雲南昆明等縣領縣十四三年將軍楊僕等平朝鮮以其地爲樂浪（今朝鮮平安等道）玄菟（今奉天興京等縣及吉林西南境）臨屯（治東曉今漁潤河諾羅東山等地兼得奉天長白吉林和龍等縣地）真番四郡是謂斷匈奴左臂又遣趙破奴破樓蘭姑師今新疆焉耆西南境太初二年將軍李廣利平大宛今俄費爾干省則烏孫康居等城郭三十六國皆臣漢（今新疆哈密以西至伊犁疏勒踰葱嶺達俄塔什干等處）宣帝置西域都護盡護南北兩道屯田莎車今新疆葉城甘露三年

匈奴呼韓邪單于降遣子入侍二年歟五原塞三年來朝稱臣不名待以客禮遣衛尉送居光祿城及鄧支單于西徙呼韓邪遂以歸庭自後終前漢世匈奴臣漢不叛是外蒙之地亦爲漢有建昭三年西域都護甘延壽陳湯等誅鄧支于康居則兵威越今俄之七河諸省屬賓大月氏安息之屬皆朝貢（今之阿富汗波斯諸國亦屬漢）又置護羌校尉領西海諸羌今青海蒙部及玉樹土司等地護烏桓校尉于上谷領烏桓諸部自今內蒙錫林郭勒盟至哲里木盟皆烏桓也是今甘肅河西至新疆南至青海川邊以達雲南貴州外薄越南東至吉林朝鮮皆漢代所開至十六國慕容寶之衰樂浪諸郡始入高麗而武帝以濊地爲蒼海郡則在今吉林琿春一帶東窮海濱後漢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比歟塞二十六年立南單于庭于五原西部塞外置護匈奴中郎將於西河美稷以護之烏桓鮮卑亦相率內附復置護烏桓校尉並領鮮卑永平十二年哀牢王內屬置永昌郡通博南山度蘭倉水同時蜀郡汶山以西白狼獠木唐敢等百餘國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內附後賜金印

紫綬屬蜀郡西部居旄牛之都尉永元中復置西域都護自條支以東五十餘國皆納質內屬竇憲合度遼將軍及南單于兵滅北庭勒石燕然徼外敦忍乙王慕延禪國王雍由調均遣譯奉獻皆賜印綬則西至今西藏南至緬甸野人山諸地雍由調爲漢大都尉皆置漢吏疆土之拓可謂遠矣

論唐代邊功之盛已未

唐初承隋之後突厥盛強高麗不賓中國勢弱太宗貞觀四年遣大總管李靖等平突厥擒頡利可汗置定襄雲中兩都督府（定襄領州四雲中領州五）始有漠南地（定襄雲中皆今綏遠道地）九年平吐谷渾封其太子順爲西平郡王遂有青海地十四年平高昌置西州庭州（即今新疆迪化一道）十八滅焉耆二十年平龜茲皆置都督府與內附之毗沙疏勒二都督府號四鎮（爲今新疆阿克蘇喀什噶爾兩道地）二十二年平薛延陀置達渾都督府以治薛延陀部（爲今外蒙南境地）其年中郎將王玄策又以泥婆羅（今廓爾喀）吐蕃兵平中天竺降城邑五百八十東天竺獻異物則兵威直至今之印度又以回紇諸部置都督府七曰瀚海（以回紇部置俄色楞格城）燕然（以多濫葛部地置俄多羅三色吉城）金微（以僕固部置俄楚庫）幽陵（以拔野古部置俄巴爾古錫穆城）龜陵（以同羅部落置俄冬古薩河）盧山（擊昆）以結骨部置俄托穆斯克州八曰臯蘭（以渾部置）高闕（以

斛薩部置俄烏伯河）鷄田（以阿跌部置俄薩達里芬阿斯城）榆溪（以契苾部置鷄鹿 以奚結部置 蹕林（以思結部置 寘顏 以白雲部置俄尼布楚以北地）燭龍（以俱羅勃部置）統以燕然都護府置郵六十八顯慶二年平西突厥阿史那賀魯置崑陵濛池都護府二（分碎葉川東西置崑陵在東濛池在西今吹河出伊西庫爾湖亦曰特穆爾圖泊在俄仙米烈提斯克）匐延潔山唵鹿雙河鷹娑鹽泊大漠立池都督府八 唵鹿鷹娑今新疆精河焉耆等縣地陰山大漠立池在新疆塔城等縣）而以所役屬諸國盡波斯皆置州縣、州八十八縣一百一十）統以都督府十六曰月氏 以吐火羅葉護阿緩城置今布哈爾阿富汗之交）大汗（以厭達部活路城置今帕米爾）條支（以訶達羅支國伏寶瑟顛城置今布哈爾西南境）天馬（以解蘇國蘇滿城置）高附（以骨咄施沃沙城置今巴達克山）修鮮（以屬賓國遏赫城置今阿富汗）寫鳳（以帆延國羅爛城置今阿富汗西境）悅般（以石汗那國艷城置今布哈爾地）奇沙（以護時韃國遏密城置今阿富汗）姑

墨以怛沒國怛沒城置今布哈爾忒爾迷城）旅葵（以烏拉喝國摩喝城置）崑墟  
（以多勒建國低寶那城置）至拔（以俱密國褚瑟城置今浩罕地）烏飛（以護密  
多國摸達城置今布哈爾）王庭（以久越得撻國步師城置）波斯（以波斯國疾陵  
城置今波斯）十六都督府而康者柘支亦直康居（今薩馬兒罕）大宛（今塔失  
干）二都督府是自阿爾泰山以南南盡新疆省西括俄之費爾干諸省迄波斯皆  
爲郡縣五年蘇定方又平百濟（今朝鮮全羅道）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  
督府龍朔元年總管鄭仁泰等又滅鐵勒之衆于天山三年總管孫仁師等征百濟  
叛人敗日本之師于白江是年二月改燕然都護府爲瀚海都護府領積北諸蕃積  
南則統于雲中都護府總章元年總管李勣等滅高麗置新城等都督府九按百  
濟高麗地後多入新羅 南蘇等州十四調露元年裴行儉伐西突厥俘可汗都支  
長壽元年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復四鎮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開元十年黑水酋倪  
屬利稽來朝尋置黑水（今黑龍江愛琿之左右岸地）都督府監以長史二十七年



北庭都護蓋嘉運擒突騎施王吐火仙天寶六載安西副都護高仙芝平小勃律執其王送京師置歸仁軍拂赫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來歸附七載北庭節度使王正見伐突騎施城分兵鎮怛羅斯城抵西海（今裏海）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執突騎施可汗及石國王（即柘支）十載哥舒翰破吐蕃洪濟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今青海上同地）劍南亦拔吐蕃摩彌城置保甯都護府塹弱水爲蕃漢之界在今察木多一帶弱水即瀾滄江而東方之新羅渤海奚契丹黑水靺鞨等皆置州府（新羅曰鷄林今朝鮮慶尙等道渤海曰忽汗今吉林全境及奉天東北黑龍江南境俄東海濱省奚曰饒樂州九今內蒙翁牛特等地契丹曰松漠州十今內蒙敖漢奈曼等地）極東北之骨利幹亦置立闕州則爲俄之伊聶謝斯科而劍南江南嶺南之羈縻州尙不與焉邊功殆盛于漢至德以後吐蕃陷河隴四鎮十八州大中以後仍收復置歸義節度使則唐之對于邊蕃兵威猶振也

論明代邊功之盛已未

明洪武三年將軍李文忠克元開平入應昌（今克什克騰旗）獲元主嫡孫及諸王達官等鄧愈克河州元吐番宣慰司鎖南普等降四年二月遼陽降置遼東都指揮使司五年六月馮勝降亦集乃路（今額濟訥旗）十一月河州衛指揮徐景等破元岐王兵于閃古兒溝六年正月置西甯衛烏思藏國師章陽沙加監藏來貢置烏思藏朶甘衛指揮使宣慰司二元帥府一招討司四萬戶府十三千戶所四授帝師喃加巴藏卜印故元國公南哥恩丹八亦監藏等以宣慰使等官七年六月元安定王卜烟帖木兒以撒里畏兀兒之地來降遣官厚賚分其地自青海至于闐爲阿端阿真苦先帖里四部（今青海及新疆西南境）七月陞朶甘烏思藏二衛爲行都指揮使司八年置安定阿端及曲先衛十四年將軍傅友德等平雲南及烏撒諸蠻十五年置雲南布政司及平緬宣慰司車里軍民府二十年大將軍馮勝出松亭關五月踰金山元遼陽行省丞相納哈出降六月遼東一禿河（今曰伊通河）元將洪伯顏

帖木兒以部落來降盡得廣寧大寧等路地置王萬衛指揮使（合元斡朶憐胡里改托溫三萬戶府置胡里改今吉林依蘭一帶斡朶憐今吉林長壽一帶托溫今黑龍江湯源一帶地開元之北）是年沐英又討麓川（今緬甸地）叛酋思倫發破之二十一年藍玉至捕魚兒海（今呼倫泊）元主脫古思帖木兒走死盡俘妃主王公省院等達官北元遂平命俺得迷失赴遼東海西（今吉林）招撫夷民置遼東義州廣寧諸衛二十三年五月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于兀良哈之地以處降胡（今內蒙哲里木昭烏達及黑龍江地）以故元遼王阿扎失里爲指揮等官二十四年燕王出師至迤都元太尉乃兒不花等降二十四年都督僉事劉眞等出涼州西征哈梅里（今安西）地克其城斬元嗣王烈帖木兒等二十五在藍玉深入罕東（今青海玉樹土司西地）徇阿眞川又平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置建昌等衛是年五月置藩王府中護衛于瀋陽韓王府中護衛于開元（月總兵周興率兵至兀古兒扎河（按視安達納哈出之地）敗胡兵于兀者河及徹徹兒山（今黑龍江及外蒙地）

二十六年正月建遼王府于廣寧衛大淩河之北七月敕遼東都指揮使派兵至鴨綠江巡邏絕朝鮮貢使二十七年定朶甘沙州烏思藏畏吾兒撒馬兒罕尼八刺（今廓爾喀）等朝貢之儀二十八年周興率師順臘溫江進至勿刺江劉真至松花江北岸由幹朶里追西陽哈獲女真六百餘人二十九年肅王奏安定部衆乞授官命行人陳誠至其地復立安定衛 安定在甘州西南一千五百里今青海蒙古西部諸旗地）三十年罕東酋鎖南吉刺思入貢詔置罕東衛永樂元年十一月女真頭目阿哈出等來朝設建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按建州衛初設在今吉林敦化縣地）十二月勿刺溫等處女真野人頭目西陽哈等來朝貢置兀者衛以西陽哈爲指揮（兀者即元史吾者萬戶府二年置老撾今暹羅地）宣慰司二年正月忽刺溫等處野人頭目把刺答哈等來朝置奴兒干衛（今俄特林子一帶）以把刺答哈等爲指揮四月托溫江黑龍江等處女真野人來朝（托溫即吞河今黑龍江湯源縣）五月設八百者乃（今景邁）八百六甸二軍民宣慰司以刀招你等爲宣慰改

木邦孟養二府爲軍民宣慰司以知府罕的發刀木且爲宣慰使（木邦今緬甸境）六月封哈密故元肅王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十一月雲南總兵沐晟征八百破猛利等寨八百伏罪四年木倫河野人頭目馬兒張等來朝置三千戶所命馬兒張等爲千百戶（木倫河今吉林穆稜縣此類甚多不具列）三月設哈密衛（今新疆哈密縣）十月將軍張輔征安南入鷄陵關抵富良江五年正月張輔敗黎賊於木丸江五月獲黎季犛六月以安南平詔天下置交趾都指揮司布政司按察司九月舊港頭目施進卿遣堦朝貢設舊港宣慰司以進卿爲宣慰使爪哇西王都馬板遣使謝罪六年七月遣李達齋敕往諭八答黑商（今阿富汗屬地）哈實哈兒（今新疆疏勒等縣）開通道路（凡遣使行旅經商一從所便）七年閏四月設奴兒干都司頭目忽刺東奴奏其地衝要宜立元帥府故置都司以指揮康旺爲都指揮同知仍設狗站遞送其先四月韃靼頭目忽刺冬奴等來朝置伏里其乞勒泥二衛（今俄薩哈連地）五月改忽兒海衛爲弗提衛（今吉林甯安縣地）以野人頭目塔失等

爲指揮八年二月親征北元五月甲戌渡飲馬河駐營（今克魯倫河）己卯至斡難  
河敗北元主本雅失里辛巳旋師十年八月奴兒干乞里迷伏里其兀刺曩加而等  
處女真野人頭目來朝置只兒滿等十一衛九月置遼東境外滿涇等四十五站供  
奴兒干都司各衛往來（復舊設站赤）十二年正月遣中官楊三保等賚敕往諭烏  
思藏帕木竹巴及川卜川藏隴答朶甘頭目復驛站通使命三月親征北元五月己  
未駐飲馬河六月戊申駐忽蘭忽失温敗北元太師馬哈木太平等追至土臘河庚  
戌旋師九月以弗提六城之地肥饒命指揮塔失往治弗提城令軍民咸居城中招  
徠商賈閏九月命遼東都司以兵三百住奴兒干護印十三年八月太監鄭和獻所  
獲蘇門答臘賊首蘇幹刺等十月李達等使西域還上所使十七國風俗山川物產  
之記曰哈烈曰撒馬兒罕曰俺都淮曰八達黑商曰沙鹿海牙 古賓寒藍曰渴石  
曰東西養夷曰別失八里曰火州曰柳城曰土魯番曰鹽澤曰哈密曰達失干曰卜  
花兒曰迭里迷十四年命別失八里王姪納黑只罕嗣爲王十七年遼東總兵劉江

敗倭於望海碣二十年正月親征北元阿魯台七月駐殺胡原阿魯台棄輜重於闕  
灤海之側北遁辛丑移師征兀良哈庚午敗兀良哈於屈裂兒河尋來降洪熙元年  
都指揮李英等征劫烏思藏貢使之安定衛指揮哈三等敗賊於崑崙山西雅令闕  
之地宣德元年四月命調洮州六衛官軍護送侯顯往烏思藏尼八刺等處撫諭九  
月差官軍三千人往奴兒干十一月招曲先衛指揮散即思等四萬二千餘帳復業  
三年正月命都指揮使康旺王肇舟佟答哈喇往奴兒干之地建立都指揮使司賜  
都司銀印一經歷司銅印一遣內官亦失哈（亦見吉林通志俄特林地方永甯寺  
碑）賚敕及文綺往賜奴兒干海西弗提等衛頭目內官李信往亦力把里等國嘉  
遣使朝貢五年六月遣太監鄭和往諭賜忽魯謨斯錫蘭山二十國君長及舊港宣  
慰司八月敕都指揮使康旺等仍往奴兒干撫諭軍民又敕奴兒干海東囊阿里吉  
列迷恨古河黑龍江松華江阿速江等處野人頭目皆受節制十一月西寧都指揮  
史昭征曲先奏捷六年正月命史昭招阿端從曲先爲逆官民八年十月以木邦麓

川平緬甸三宣慰司及孟定等府各貢象馬方物遣內官雲仙等往撫之復立孟  
養宣慰司十月命劉廣等問罕東番寇劫殺使臣之罪九年十月設畢力朮江衛指  
揮使司（使者往烏思藏諸番皆經其地頭目管著兒監藏等迎送有禮）以管著兒  
監藏爲指揮（今金沙江上游木魯烏蘇河）七月劉廣等遣指揮史賢以兵招劉兒  
加於畢力朮江外普祿之地降之自後邊功殊鮮惟正統七年尙書王驥等征麓川  
通高黎貢山道敗思任發於馬鞍山後破烏木弄憂邦等寨奏平麓川之捷成化三  
年將軍趙輔等征建州過潑豬江奏平建州之捷弘治九年甘肅巡撫許進等以兵  
直擣哈密奏土魯番將牙蘭遁之捷稍爲可稱隆慶中宰相高拱等撫蒙古俺答萬  
曆七年張居正納烏思藏達賴喇嘛之貢又用以綏蒙古諸部而二十年陝西總督  
李汝奏平松山之捷薊遼總督邢玠奏朝鮮島山西浦之捷（時豐臣秀吉死非真  
敗）及四十六年征建州之役起而國旋亡按明邊功經略西北不如漢唐而東北  
西南則過之以奴兒干之衛所直越海至樺太北盡海濱西南則麓川木邦等地皆



若郡縣兵力並溯海至蘇門答臘等地青海如朵甘諸地西藏如烏思藏諸法王喇嘛頭目等皆終明之世貢獻無間此又漢唐所遜者也

恕谷先生畿輔形勢論注壬戌

陰山之南自西徂東數千里實邊塞之奧區土地肥沃山川縈帶漢得河南以困匈奴唐築受降城以備突厥歷漢至明言邊政者莫不重視其地有清入關全蒙囊括西盟一帶設有豐鎮歸化諸廳轄地不過數百里規模簡略無學校無里甲僅示羈縻而已恕谷先生論畿輔形勢曰自河套以東開元以西土沃地美可種五穀長人民若募民種植以厚其生又召通儒訓教以明人倫長其恩愛而立之官而屯之兵與畿輔一道同風則肩背愈厚云先生此論著於雍正庚戌乾隆中葉始分歸化置薩拉齊托克托城和林格爾清水河四廳治河套之東同治初年回亂日棘疆帥議開後套耕墾于內蒙烏蘭察布盟烏拉特部之台梁伊克昭盟鄂爾多斯部杭錦旗之纏金諸處駐兵列戍轉糧給餉及事定而墾戶客民多雜游匪教堂叢立迭生巨案蒙官佃戶覺啓催租輒議廢墾並邊數千里幾爲盜藪不可爬梳南皮張文襄公撫晉始奏改歸化七廳理事同知通判爲撫民設學額編戶籍辛丑議開蒙墾晉撫

有增設廳治之奏壬寅復申前議相度形勢規畫疆野割豐鎮轄之二道河歸化轄之大灘薩拉齊轄之大余太諸處各設廳治甯遠改設同知而以其所轄之科布爾設通判具請於朝癸卯定設四廳曰陶林分察哈爾右翼廂紅等旗地治甯遠之科布爾曰五原分伊克昭盟鄂爾多斯達拉特杭錦二旗及烏蘭察布盟之烏拉特中東西三旗地治薩拉齊之大余太（後經南皮張公奏移興盛旺）曰興和分察哈爾右翼正黃等旗地治豐鎮之二道河曰武川分烏蘭察布盟之四子部落喀爾喀右翼茂明安三旗地治歸化之大灘之數地者或當燕普通途或踞庫歸孔道而五原則當北河之北今日後套實占西北肥沃之區丙午陝晉會奏復于河套中權鄂爾多斯左翼中郡王旗等地設東勝廳畿輔之論發於乾嘉以前岑趙諸公行於同光以後斯亦可爲先生慰者第按漢志九原十五縣皆治河北朔方十縣皆治河南今河北惟五原河南惟東勝近河北又增固陽一治是漢二十五縣之域今爲治三此郡邑之不備也又唐豐州有積塞天德天安三軍勝州有義勇軍皆在河南而河北

之東若北又有安北鎮北諸都護府張文襄擬設歸化鎮之奏有包頭一協統達舍  
(即大余太)南海托城三營而舊大同鎮練軍亦于包頭大余太可以力更分  
駐營旗西南自纏金至寧夏北至四子部落正西至烏拉特西公旂之西山紫今則  
經制未定斥堠尙稀此屯戍之不備也且光緒甲申而後請開纏金屯田者則有伊  
犁將軍長公之疏晉撫剛公之疏請開珊瑚灣墾田者則有晉撫胡公之疏皆梗于  
院議未獲施行使其時當國者有樹谷先生之識起而行之則三邊六鎮閭閻櫛比  
阡陌雲連即翰海燕然早列郡邑何至茫茫朔漠每勞中朝北顧之慮昔明人以東  
不郡遼瀋西不郡甘涼爲致亂之本竊跡歷代邊制之詳大率建郡邑者撫馭可久  
建軍府者得失不常則信乎先生之論大有造於中夏也



集權分權平議 己酉

集權分權之說盛於近今然歐西各國如英法之屬其本土皆狹德俄制多分權美洲如秘魯巴西智利之屬談治者皆略之美長大而強其制亦主分權純粹集權者日本而已中國封建之代其爲分權自不待言綜秦漢而後至今純粹集權者六帝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唐宋兩太宗明太祖也純粹分權最著者漢高帝元世祖也漢靈帝晉世祖唐神堯明皇之代分權亦重故陳勝張角李竇闖獻之亂新莽武后燕王之篡弑金元建州之入皆集權太重之弊也吳楚八王安史五季之難三國十六國十國之分海都之叛天歷之立皆分權太重之弊也秦皇漢武廢封建者也大業貞觀太平興國廢方鎮者也洪武廢行省者也故有篡弑與姦民敵國之禍漢高晉武復封建者也漢靈唐明用方鎮者也元太祖世祖置行省者也故有強藩悍鎮之禍其利害得失實相參也清有天下因明之制而通變之集權於內閣與軍機處而分權於督撫是以歷來用人之詔令於尙書諸職率不甚注意而於選用督撫則

再三審慎雍正乾隆之檔可覆按也嘉慶以後部權日重疆吏於用人理財不得越繩尺川湖陝滑縣之變皆特命大帥屬之征討道光庚子用之海疆無效咸豐又用之金田無效乃不得不改其指歸而重督撫胡駱二曾李左之勳稱於當世論者謂皆分權之效也然一分之後猝不得合故甲午之戰庚子之難皆北洋當之而各省無與西巡既返廟堂有懲於北戰南和遂有集兵權財權之意丙午而後新部既立集權愈重至解督撫之陸軍部尙書侍郎銜則兵權全屬中央與宋太宗明太祖時無以異舉康熙以來維持國家之用一一除之而監理財政提學交涉司巡警勸業道之設均欲各有所集督撫至不得用一財舉一事而國危矣或曰信如是也則中國集權不如分權明矣然而猶有說清之分權於督撫非真分權也操其用舍之權而責其以餉供京師以用兵用人保疆土也今不察其操縱之術而謾曰分權必致如漢獻帝唐昭宗無寸土一民之屬無尺帛斗粟之入而後可則中央奚以自存哉漢高復封建矣而漢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北自雲中至隴西巴蜀與內史十凡

五郡元世祖置行省矣而今之直隸山西山東及河南之河北皆直隸中書省謂之腹裏此其中央皆有根據之地也南朝方鎮極盛然揚州王畿亦有今蘇浙閩數省地德以普魯士爲本土猶是也故純粹集權分權皆非中國今日所能行清之以各省奉中央漢元之中央自有土地皆神明於集權分權之用晉之以都督刺史分治大率都督皆加軍號單車刺史則否唐之罷各州都督留邊州都督皆於今事較宜者故曰操各省大吏之用舍而制其兵與財及外交其用人治民一以委之勿代斷勿旁掣則不介而孚不令而行強國家保治安此道得焉固不必斤斤於集權分權之文義也





唐方鎮論 辛卯

新書兵志曰唐亡於方鎮非也唐有天下東南際海西葱嶺北大漠幅員二萬里契丹渤海突厥回紇陸梁於東北突騎施大食吐蕃南詔震蕩於西若南河隴嶺海之間則羌渾蠻獠錯居之故神龍以前置秦涼幽廣諸都督安西安東諸都護以資控制景雲以後置河西諸節度以固封守猶古之方伯制史今之總督巡撫所以專安攘一事固權統馭天下不可無者若劍南之幸奉天之圍岐洛之劫遷昭哀之篡弒則失在於人不在於制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綜其終始蓋用人之得失凡有七變其初建節鎮也兼樹文武而儒帥爲夥張說蕭嵩之徒出將而入相薛訥王峻之屬甫拜而旋罷無久任無兼領無用蕃將者李林甫當國懼儒臣積邊功爲相倡議用蕃將薦安祿山哥舒翰安思順諸人總邊寄帥大鎮而平盧范陽河朔三鎮除一使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鎮除一使祿山鎮范陽十三載翰鎮隴右亦八九載兼領久任之制行而漁陽之禍作此用蕃將之弊則林甫之爲也至德中興裂中原爲節鎮當

寇衝者任戰將（河東王思禮山南東來瑱之類）居腹地者簡名臣（江東韋陟淮南高適之類）逆黨歸順者如能元皓輩雖亦授節使然不即予以所居之地也史朝義平僕固懷恩畏讒言貪兵柄瓜分河朔畀之降虜（幽州李懷仙恒州張忠志魏州田承嗣是也）既得地則交相婚媾互爲唇齒嗣息爲副二奴隸爲牧令不輸租庸不請官吏自比古諸侯加以廣德大歷之間方備吐蕃未暇治內而淄青襄鄧亦連衝河北上抗朝命此用降將之弊則懷恩之爲也德宗返自梁洋益諱言兵事崇奉方鎮視大歷有加鎮帥薨謝輒遣中人察軍情所與者用之是以韓宏等起兵馬使都虞侯而爲鎮帥矣劉昌裔等先擁立而後降制矣於時有地一州有戎一旅者皆可脅上命已逼下留已邀官爵僭輿服以自尊異若張建封杜佑之展覲帝都投章請代則天子褒之天下稱之以爲一時盛事焉唐制所行兩京而已此本軍命將之弊則貞元姑息之爲也元和聖武復貞觀開元之烈大者誅鉏小者惠來其命帥也如張奉國劉悟則以縛賊反正舉高崇文李愬之遷平蜀蔡之勳也任迪

簡劉雍之用成豐隴之勞也（此類甚夥）舊相而出藩良吏而廉俗者李吉甫武元衡韋丹柳公綽之名赫然於當世方鎮得人於斯爲盛所以元和之季幽恒順汴魏入朝河南北三十餘州無敢違約束者此朝廷選將之效則韋武發憤之爲也長慶不綱復失河朔而內外互用仿猶元和是後穆旌入汴之功文喪克滄之捷武有回紇劉稹之討宣有吐蕃党項之師預勞伐者多擁旄鉞此外西文非歷給舍丞郎武非更宿衛南北軍者皆不得除節使而世臣戚里（世臣如鄭涓鄭涯鄭泚鄭處誨鄭從讜李玼李琢李係之類戚里如鄭光劉異韋讓衛洙之類）選拔實繁功試事舉之典替矣又甘露之變政歸宦寺朝端水火朋黨傾軋齋壇之選無復能臣蓋長慶而前外內多虞當斯任者上必擇人下亦不敢濫舉故有爲亂之兵而亦有能治兵之帥大中而後羌胡殘破河朔清晏方鎮無事杜悰薛能輩操風雅盛供張以養威望王宰吳行魯輩賂鬻權倖以希恩澤兵既不知戰將復不知兵外患平而內憂作藩軍弱而寇賊發咸通乾符之間南詔犯邊徐盜倡亂鎮帥

皆束手而莫敢撓其鋒者坐此也迨于廣明黃巢遂陷方鎮十數以入兩京此懿僖不擇帥所致也僖宗西巡旬服諸藩多汗僞命皇威隔絕勢寇張皇偏裨逐帥者有之流賊擅地者有之而田令孜專柄不辨順逆權宜假授（時溥周岌帥徐許閔勗鐘傅帥洪譚）李昌言逐都統廷議不能討復從而予之於是闕帥者不請命據鎮者不受代唐之紀綱因之大壞及賞同華之降論長安之復使朱溫得汴沙陀得并則分爭之局成亡唐之形見矣此令孜用叛將所致也上源驛之變李克用累請討汴朝廷孱弱惟務和解方鎮知唐之不能討賊也屠滅并兼惟力是視汴人有河南方鎮九岐人有關內山南隴右方鎮十二晉人亦收大同振武據盧龍爭昭義以戰於山東皆就以部將知留後請節於朝（王敬蕤葛從周溫之黨也故帥徐兗李繼密李茂動茂貞之宗也故帥梁鄴）名爲節使實同軍校遷徙予奪胥由統府楊行密於淮南江南王建於劍南均仿而行之唐詔令之除節度者雖月不絕書然皆大猾之私人非天子之命吏故天復之末朱溫得合十餘鎮之兵困茂貞弱克用挾昭

宗遷洛而傾唐祚此用部將之弊則權在強藩所致也嗚呼使林甫不任黠虜懷恩不樹悍帥則安史河朔之禍何自生德宗有章武之斷僖宗無令孜之專則方鎮何致於積唐室何致於亡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隄必先瑕也而後水決之以林甫令孜之姦相耄荒童昏之主即無方鎮烏能無亂乎後世不悟當時馭之者之非而徒謂方鎮之足爲亂則因咽廢食其不蹈宋明之覆轍者幾希茲表備列用人得失既以明唐亡非由於此亦將使後世之馭方鎮者知所法戒也



論清賦說帖 辛酉

清丈辦法原以核實田土清理累糧並非以增田增賦爲主旨前清同光年間山西屢辦清丈以介休解州爲最有效皆得力於紳士解州清丈閻文介以欽差主其事所用者皆解邑之門生其地又僅方五十里然竣事之後只能清累糧而已其後太谷陽曲仿辦之徒糜費勞民竟未告竣即張文襄清累糧之奏晉省亦未實行也我國以重農重民爲主旨故於田賦皆從寬假近來尙歐治者每詆此義然激黨之起何不因背此義而致之明萬曆初有謂洪武賦田之數八百萬頃至萬曆已失其半張江陵因有丈田之舉督撫等官實行者獎擢緩怠者罷斥其時有量盡山田與水田祇留滄海與青天之譏然於田賦實未大增竊謂今各省民地有未核實者如沿襲明代之衛所地藩府地（清代謂之更名地）軍營馬廠地及南北直勳戚太監莊田鳳陽近陵之田地清代之皇莊旂地王公地及會典所列之免科地（如祭田之屬及廣東山場等永不升科者）免丈地（如甘川雲南番夷等之計戶納糧免



設疆吏百無一備倉猝有事征防援救均處其難也竊謂外蒙現遲歸附後套尙多匪患歸新幹路終須開通西安蘭州距邊均遠爲邊衛計爲交通計爲西北全局計甯夏一帶設置特別區域實不可緩而阿額兩旗已經開墾之處如三道河曾出教案定遠城曾經用兵吉蘭泰出鹽之地及居延海亦不喇山等處皆可酌增縣治營戍以東與綏遠西與新疆北與烏城聲援相接且設治開荒以後凡築路運兵經商移民諸務無一不便甚未可憚更張之難慮用費之絀而忽百年之至計也惟刻下就已成之局經營自可暫以甯夏爲治所將來邊局整理漸有規模似當移於鎮番以北控制方宜固燕晉之藩籬堅綏甘之脣輔外可謀烏科之發展內可聯隴海之交通即新疆後路亦可倚爲根本不至專恃甘省實一舉而數善備者也

滿蒙西藏宗教人種與中國無異說帖庚申

按譯件內(七日)美代表研究之中國問題一件(謂據華盛頓電美代表經考慮與中國有密切利害關係之各國特別要求之結果于中國之現狀已有不能不定徹底概念之必要故當決定關於中國原則之際勢不能不將中國本部由西藏蒙古滿洲等處分離予以考慮)似美已爲英日之說所動頗有將藏蒙滿等處與中國歧視之意所指者爲宗教人種彼此互異各節中國宗教向主儒佛兩教故今之喪祭各禮本佛教者頗多(如諷經及中元諸祭是也中元卽孟蘭會)自後漢以來崇重佛教見於南北朝唐宋史策者如建寺設官(帝王人民奉佛等事見於正史及諸家文集者不可殫述)之類歷歷可考明清以來尤所隆重故法律命令皆以振興黃教爲重民國亦迭經聲明此宗教之無異也人種如匈奴爲禹後(即外蒙之祖)諸羌爲三苗之後(即西藏之祖蠻書邏娑城北山即三危山)滿洲部族本皆出自中國(如新羅以金氏爲大族女真以佟氏爲大族前燕有慕容皝司馬遼

東倭壽即佟氏之祖明佟氏武至鎮協文至道府者頗多輟耕錄漢人八種契丹女  
真渤海高麗皆在其內）此人種之無異也竊維東人專欲藉種族問題使中國多  
事（在前清時東人作三朝實錄序則謂以建州一部臣四萬萬神明之胄在今日  
則又謂滿洲與中國本部人種互異皆欲遂其侵略之圖）似宜設法宣播使列國  
共知以伐東人之謀但此係就歷史上記述而論若就現狀而論則內訌尙未消除  
邊域更難措畫唐有安史之亂遂失河湟明有靖難之師遂棄大寧東勝清有洪楊  
之變遂割黑龍烏蘇里諸江東五千里此又保邊之本在靖內也

故臨時參議院議員田君墓表壬戌

有清同治光緒之朝疆帥之建勳業負眷遇者除改之他省則徵辟至數十人劉公蓉之幕於駱文忠陳公寶箴之幕於張文襄皆卓犖有所樹立有司以例難之而莫能止辛丑之春西林少保撫山右伏羌諸生田君駿豐實從在幕府與海豐尙書雅相得西林寄以腹心凡懲吏弊覈軍蠹清捐稅更新政治田君實與贊之所舉發而按劾者蓋以數十計時山右之治承張文襄之舊視諸行省尙爲守法而君爬梳剔剔不遺餘力若此可謂嚴于疾惡者矣其後從少保之蜀之粵長兵牧民積官至補用知府歷署百色柳城宣化容等廳縣誅蠱婦焚匪籍獲鉅盜皆有可書辛亥以假歸至滬推長旅滬甘肅公會入民國兩爲臨時參議院議員被命爲甘肅國稅廳籌備處處長財政司長者各一所規畫者皆久遠之計大要在減冗兵冗費使治甘者行之則無今日匱竭之患以積不合疆帥意受誣陷徵入都得雪其在籍也則城本邑購守械設豐民倉咸利賴之以丁巳十月卒蓋飲湯君濟武所連舉數十觴大醉

不復醒母老不得訣所親愛不及視含殮可哀孰甚然君之文可以表君之志者皆在異時甘之士有獲行君所規畫以大造甘民如劉公于陝陳公于湘者則君爲不死也已君卒五易寒暑鄉人黃君以君弟之請囑爲文以表君之素爰舉所知之大者錄之

### 論東界受虧之本

按清代東界受虧之故大端有二一由旗漢畛域之見太重前代康熙以後招墾奉天等處荒地獎勵頗優（文可獎至縣丞武可獎至都司）並無旗漢之分是以雍正中於吉林設永吉州伯都訥寧古塔設泰寧長寧二縣洎乾隆五年四月侍郎舒赫德奏盛京地畝民人佔種甚多旗人生計不如從前遂有盛京地畝令民人佔種孰若令旗人耕種即將地畝空間備操兵圍獵亦無不可之諭因定嚴禁民人赴東三省條例其後查禁流民往烏蘇里綏芬雅蘭西楞暨南海等島嶼者日以加嚴（乾隆七年九月壬午甯古塔將軍鄂彌達奏查禁綏芬雅蘭西楞暨南海島嶼流民挖葭開墾八年三月辛未諭查緝甯古塔屬烏蘇里等處私採人葭及種地齋糧十年八月庚戌增甯古塔三姓輝春等處水陸卡坐飭侍衛庫楚等分路帶兵嚴緝南海雅蘭及德克登依烏蘇里一帶偷挖人葭潛藏禁地流民十一年六月丙戌增甯古塔屬綏芬至南海雅蘭西楞卡坐九月戊申命捕獲甯古塔屬之南海德克登依等

處偷葭人犯概行發回原籍十月甲子定甯古塔地方偷挖人葭事宜設穆倫河口  
蒙古河陸路兵三三及沿海色隆吉等十四處巡船仍令甯古塔副都統等歲一  
入山搜查蓋惟恐今俄東海濱省之有漢民（乾隆中甯古塔屬烏蘇里等地今已  
爲俄之東海濱省）道光四年吉林將軍松筠請招創夫人等開雙城子南之綏芬  
河北之達塌河等處屯田以紛更舊制斥罷於是烏蘇里一帶之地日形荒曠咸豐  
八年將軍景淳以俄人闌入建屋墾地由於我之無人始議招民經營而已無及歷  
代於邊徼惟恐無人此等政策則惟恐有人終於讓棄固其理也此其一一由地域  
寒苦邊吏於布置耆獻類徵將帥富僧阿傳乾隆二十八年調黑龍江將軍三  
十年疏稱據往探格爾畢齊河源之副都統湖爾起稱自黑龍江至格爾畢齊河口  
一千六百九十七里自白河口行陸路二百四十七里至興安山其間並無人烟踪  
跡又往探精奇哩江源之協領納林布稱自黑龍江入精奇哩江北行至托克河口  
計水程一千五百八十七里自河口行陸路二百四十里至興安山其地苦寒無水

禽獸又往探西里木第河源之協領偉保稱自黑龍江經精奇哩江入西里木第河口復過英肯河計水程一千三百五里自英肯河口行陸路一百八十里至興安山地亦苦寒無水草禽獸又往探鈕曼河源之協領阿迪木保稱自黑龍江入鈕曼河復經西里木第河入烏默勒河口計水程一千六百十五里自河口行陸路四百五十六里至興安山各處俱無鄂羅斯偷越等語查呼倫貝爾與鄂羅斯接壤之額爾古訥河西岸係鄂羅斯地界東岸俱我國地界處處設有卡座直至珠爾特地方現復自珠爾特至莫哩河口添設二卡於索博爾罕添立鄂博逐日巡查鄂羅斯鼐瑪爾斷難偷越其黑龍江城與黑龍江接壤處有興安山延直至海亦斷難乘馬偷越云云按格爾畢齊河精奇哩江流域雖稱寒苦何致無水草禽獸且往時江省各部人民捕貂者皆自江右往江左捕之均置有捕貂窩棚若無水草禽獸則貂又安從生今俄已設有阿穆爾省所屬城邑甚多皆富僧阿奏內所謂無水草禽獸之地使其時果以水草豐茂亟宜經營入告其時中朝注意防俄踰越如能開屯列戍則



烟戶輻輳早薄東海之濱豈有愛瑋棄地之約原奏以處處無鄂羅斯偷越爲言則俄人必有闌越之案（呼倫貝爾乾隆中已屢見）蓋黑龍江省治自移卜魁後距江左過遠不特疆帥艱于跋涉卽守邊小吏如驍騎校之類亦往往安居江右不親所職邊省參案如此正多遑肯建城移兵爲久遠之計此與西界之吹河塔拉斯河作爲閑曠任人闌越終則易客爲主者無以異此又其一大要不議建置但言封禁此前代馭邊之政策卽後來失地之本源金之恤品蒲與諸路北邊及乞例米兀里改之地元之東征元帥府乞例米吾者諸萬戶府明之奴兒干都司所屬衛所地至咸豐辛酉劃界胥淪異域此爲中國恢復侵疆計者所急宜勘正也

### 論西界受虧之本

按清代西界受虧之本有三大端一界址向未訂明乾隆平準部後按西域圖志所載疆域山水即以準部之地爲中國之地阿爾泰等處準俄舊界之相接者並未從新劃定是以乾隆二十五年即有俄羅斯將駐兵和甯嶺喀屯河額爾齊斯阿勒坦淖爾四路聲言分界之報時朝旨令毀俄所立界記則俄已早有侵軼之志又左右哈薩克部自平準後內附然亦輸貢于俄中國認爲中屬俄國則認爲俄屬中朝亦非不知是以乾隆四十四年有俄羅斯亦一大部落之諭（謂連界游牧哈薩克或即投順俄羅斯竟可作爲不知云云）其時應仿雍正年與俄訂烏梁海分屬之約畫明某部屬俄某部屬中勘定界址自無牽混之害且自乾隆中哈部內附以後于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犁邊境任意住牧雖有分別冬令內徙夏令外驅之制而常住不遷者往往而有中國卡倫遂有添撤移設之分實皆爲哈部而設非以防限中俄舊設常住卡倫亦多距邊過遠距城甚近及咸豐八年五月之約竟指明以常住

卡倫爲界於是科塔伊三城之地在西北境者均爲俄有此其一一邊防過于姑息自乾隆以後凡遇俄羅斯侵略哈薩克布魯特霍罕及哈薩克等相爭朝旨皆謂事屬卡外不必過問嘉慶十八年四月俄因哈薩克欠租有質安集延人口之案伊犁將軍晉昌派員在邊境理處朝旨以多事罷之道光四年九月有遣使樂善（伊犁領隊大臣）封哈薩克汗愛畢勒達俄以兵索哈部租賦竟將愛畢勒達截去册封不成之案中朝亦不敢問五年十月有哈薩克報俄欲在哈喇塔拉築城種地俄尋覆以哈部求兵資助因派兵往建房暫住事畢即撤之案（按西域圖志喀喇塔拉河在巴爾喀什泊東南胡氏圖同慶祥奏距下倫四百餘里是距伊犁甚近）其後霍罕聲言欲由那林向俄用兵（那林河之路爲乾隆後伊犁官兵赴喀什噶爾換防大道竟以霍罕之故改由冰嶺不敢復取道那林十八年奕山戮寇色埒庫爾之霍罕兵目尙責以啓衅）忍讓如此安得不棄地蹙國此又其一一屯戍過于膏費乾隆平準部得地二萬餘里而于屯戍惜費特甚伊犁等城屯戍官兵皆由內地遷

移不肯增餉回疆諸城更不置常駐之兵伊犁西路之吹河一帶數千里竟作爲閑曠無一卡一官之設嘉慶以後如吹河塔拉斯河諸處遂一任哈薩克布魯特耕牧不復驅逐道光中查邊者竟不能往（道光十年霍罕竟令布魯特阻中國查邊大臣赴吹塔拉斯十一年伊犁將軍玉麟等奏查吹塔拉斯等處實係伊犁邊界並歷引乾隆中伊勒圖等奉旨驅逐布魯特等偷牧吹塔拉斯之案十二年九月伊犁將軍玉麟等奏伊犁領隊大臣西郎阿於八月初一日率兵巡布魯特邊界抵塔刺斯東之吹河地方名皮斯格克霍罕頭人把守於次日折回初三日甫過哈什塔克達巴罕爲霍罕賊匪所刼傷亡兵丁回子多名）遂有查邊以特穆圖爾淖爾（即圖斯庫爾）爲斷之諭是已自棄特穆圖爾泊以西之地其時揚威將軍長齡等所請設文吏增制兵之奏無一不駁使自乾隆以後即將吹河塔拉斯河諸處加意經營如明之開置屯衛則哈薩克布魯特何敢攜貳霍罕何敢恣肆此戡定之地數千里亦豈致拱手授人（道光十三年十一月伊犁將軍特依順保奏霍罕胡什伯克遣

使請將附近卡倫游牧之哈薩克等驅逐出境諭哈薩克等在特穆圖爾淖爾以西及吹塔拉斯等處游牧皆天朝戡定地界爲我卡外藩籬勢難任霍罕欺凌云云咸豐三年俄遂駐兵築城於吹塔拉斯爲割取西界之本此又其一（一統志吹河在伊犁西北由圖斯庫勒西北流出二百里經渾都賴山又西北分支東行爲諾渾淖爾又西北經流千里自南來會之水無數咸發源呼巴海山迤西諸嶺各流一二百里入於和什庫勒塔拉斯河在吹河西南三百里初分四水三十里合流北注二百餘里爲塔拉斯河西行三百里名察拉哈雅河由是折西行爲小海周圍三百里西域圖志晷度吹北極高四十三度三分距京師偏西四十一度二十分塔喇斯北極高四十二度三十分距京師偏西四十二度三十分又疆域吹在吹郭勒南岸自圖斯庫勒西北二百里之薩勒奇圖又西北行五百餘里統曰吹其地水草豐饒東北境爲伊爾該圖鄂拉又北踰山接左哈薩克界塔拉斯卽塔拉斯郭勒下流左右濱河之地舊爲準噶爾都爾伯特游牧西境有巴噶布魯勒鄂拉伊克布魯勒鄂拉

阿爾沙郭勒阿克庫勒淖爾必庫勒淖爾今吹河俄名儲河亦曰楚河）今人有謂乾隆以藩界爲國界者此不盡然按西域圖志安西北路天山北路南路及布魯特哈薩克皆有專圖疆域門伊犁東西路與布魯特哈薩克皆有分界非以布哈等界爲中國之界特後來竟容布哈等部駐牧界內又以卡倫之有無爲卡外卡內之別俄人習見中國重視內遂成西界割棄之案實皆由分割未明邊防姑息屯戍費之所致也



邊廳各缺事繁責重酌擬保獎章程疏

寅壬代

竊維首邊歸化廳同知通判各缺經升任撫臣張之洞以地方緊要事務殷繁今昔  
惜情形不同奏准改爲撫民同知通判滿漢兼用並更定缺分按邊俸期滿照例給  
咨赴部引見後回任候升在案茲查邊廳吏治自前此變通後曾有起色無如近  
來時勢變遷治理之難需才之亟有非將實缺人員優予升途不足以示鼓勵故察  
核情形約有數端邊外原來歸化薩拉齊托克托城和林格爾清水河五廳僅管土  
默特數百里之地豐富兩廳僅管原設豐川甯朔各衛所及察哈爾右翼已墾二百  
數十里之地近則墾地日廣不獨右翼各旗私墾各地寄居漢民詞訟皆來赴豐富  
各廳呈控即伊烏二盟境內商民控案亦以歸薩右廳爲滙歸遠者有千數百里近  
者亦四五百里蒙漢錯處良莠不齊散勇游匪於焉叢集上豪地棍爭相雄長命盜  
各案相驗緝捕均有鞭長莫及之慮現在界正辦押荒西盟議興墾務艱鉅叢集  
十倍於茲尤非長才難資整理此宜變通者一也邊地在咸豐以前民風樸厚土客



無猜既無交涉之端且爲外人蹤跡所不至是以中材皆能勉盡職守近自傳教之約逐漸推行教民之多教案之重甲於通省往往爭財爭地動至械鬪上年拳教之變口外最慘揆諸其本亦在於此刻下調輯民教籌辦交涉偶有不慎輒生波折而邊外各缺向稱極苦有不敷開支者有尙須賠墊者賢者患逋員牽挂之累而未敢久居不肖者存徼幸掩覆之懷而惟圖苟免則何以修內治何以篤外交此宜變通者又一也查定例吉林賓州等廳撫民同知長春廳撫民同判各缺均俟三年俸滿著有成效令該將軍等詳細查看出具切實考語具題到部入於即升班內升用仍在任候升等語今晉省邊廳各缺治理之難地方之要與吉林情形相同應援案均俟三年俸滿詳加查看出具切實考語具奏到部入于即升班內升用仍在任候升等情由署布政使吳廷斌歸綏道恩銘會詳請奏前來臣覆查歷來振興吏治必以鼓勵人才爲亟務今邊廳事務之繁如此缺分之累如此若不設法變通優予獎勵其何以輯和民俗綏靖邊隅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晉省歸綏道屬歸化薩拉齊豐

等撫民同知之缺托克托城和林格爾清水河甯遠等撫民同判四缺均照吉林章程作爲三年俸滿查看出考奏請入于即升班內升用仍回任候升以勵人材而飭邊治之處出自逾格鴻施



請改歸綏道缺爲滿漢兼用片壬寅代

再歸綏道一缺管轄歸化七廳民蒙事件及驛傳兵備公務殷繁責成綦重近年該各廳墾地日廣交涉日亟加以游匪馬賊不時滋擾各廳蒙教怨嫌時須調輯轄境距省均屬遙遠一切要公悉賴該道隨時妥籌相機因應方免貽誤現任歸綏道恩銘熟於邊外情形又能講求時務臣核閱該道詳稟見其清釐教案籌辦捐稅以及馭吏治兵諸端無不精心擘畫協操縱之宜多經批令照辦不惟遙制口外地方漸臻安謐二十六年拳匪之變則因任該缺者貪功生事幾至不可收拾此口外治亂全視道缺之得人與否也惟查定例歸綏道缺係專用旗員嗣又議定由滿州蒙古郎中並科道兩項分班保送請旨補授推原設官之初該道缺本專管土默特境內五廳其時民蒙較多漢員或未深悉情形遂定專用旂員之例現在漢民多於旗民十數倍地方情形與前迥異光緒九年將豐甯兩廳劃隸該道轄境日見寬廣拳變以後教案關涉更多刻擬籌辦墾務皆須該道就近贊助京員驟任邊缺恐閱歷未

深諸多隔闕自非邊材難期勝任查吉林分巡道一缺本專用旗員二十七年經將軍長順以中俄交涉過繁請將吉林道一缺改由將軍於本省道府兩項內無論滿漢揀選熟悉邊情善辦交涉之員保奏請旨補授歸綏道與吉林分巡道情形相同擬請嗣後歸綏道一缺由巡撫於本省道府兩項內無論滿漢揀選熟悉邊情善辦交涉之員請旨補授實於邊治大有裨益

請開蒙筓屯墾疏

辛丑代岑撫部

竊維前代防邊皆以屯田爲上策我朝聖武布昭疆宇恢拓所當視爲輕重急者尤與前代不同前代以陰山大漠爲塞我朝則以外興安嶺阿爾泰山爲塞前代以匈奴突厥回紇韃靼爲敵國我朝則以俄羅斯爲敵國駕馭益遠防範亦難溯自天聰崇德以來臣服蒙古泊於康熙之世準部披猖同治之年西回倣擾而京輔宴然無烽燧之警者以蒙古爲之藩垣也蒙部二百年來奉朝貢聽徵調供役使赴上之急惟力是視者以朝廷加之勤恤也近則俄人之勢日益盛強蒙古之衆日就貧弱同治九年前庫倫大臣張廷岳有蒙兵不足恃之奏光緒六年前司經局洗馬張之洞有練蒙兵之奏十一年查辦土默特爭地大臣紹祺有蒙古有租乃能練兵之奏十二年伊領犁隊大臣長庚有纏金屯田之奏諸臣注意蒙防規畫精密論列粗具未見施行此無他邊臣皆知蒙兵宜練而苦於無餉蒙長皆欲自練其兵而苦於無力是則欲練蒙兵非籌練費不可欲籌練費非開蒙地不可今蒙地接晉邊者東則

爲察哈爾右翼四旗西則爲伊克昭烏蘭察布二盟十三旂田土饒沃水草豐衍烏拉特鄂爾多斯兩部依阻大河形勢雄盛灌溉之利甲於天下臣諷之寮屬攷之案牘準噶爾有招墾救災之案達拉特有興屯收租之議是蒙之便於開地可知紹祺奏土達二部爭地租可至十萬前撫臣剛毅奏後套纏金咸豐年曾收租十萬是租之足以練兵可知况自辛巳俄人換約以來行走卡倫役使台站徑庫倫而達張家口程途二千餘里譏禁毫無至於越界淘金議置領事蓄謀用意皆難預測而我邊備不修兵窳器鈍科城七部烏庫四盟虛若無人倘出非常何堪設想備之之策莫如開蒙部之地爲民耕之地而竭蒙地之租練蒙部之兵邊寔兵強防密盜靖計無先於此者是有數便烏拉特以西西走阿拉善額濟納二部以達巴哈是爲捷道西征輓輸恒出於此較之驛路殆近一倍廣漠數千絕無險阻寇來難禦寇去難追徵之往歲回竄纏金亦取此路前事不遠理宜預防今邊地開則自晉之邊泝河而上達於甯夏傍河內外並築屯堡陝晉邊面鞏若金甌斥埃城戍直接甘疆戎事雖興

必無瑕隙利在寔邊者一蒙民貧困日甚一日種族零落廬帳蕭條台吉而上財足自存兵丁之屬衣食多缺軍儲無出武備遂墮昔歲烏城之擾布魯圖站丁以逃潰被叅今西甯之變青海貝子以寡弱戰歿蒙兵不競於此可見蒙地開則地租所出取供練餉租入有贏兼購軍火器械一新膽氣自壯晉邊開後推及諸邊東薄吉江西繞科塔膏腴以墾壁壘以新漢納其租蒙練其伍徵師十萬一朝可集諸藩材武由此陶冶或將繼出利在強兵者二烏科庫倫三城重鎮寔衛喀部居晉之北當俄之衝籌餉徵兵資之直晉道里綿隔近者閱月遠必歷時緩急有需理難便赴同治之末烏城淪陷晉救不及此其明証蒙地開則置營烏盟聲援近接三城有警刻期可赴晉防以固邊鎮不危利在密防者三蒙盟之禁毋得錯居游民僑寓多非良善軍務已竣散勇逋匪往往潛蹤林密山深地遙官遠禁令不及查察難周二省逋逃此爲淵藪伏莽時起每煩兵力蒙地開則建驛通途駐官理務梳剔奸宄安輯善良散勇之內有愿耕者編爲兵屯使受約束牌甲之設一仿內地莠良不雜萑蒲自靖



利在靖盜者四伏思爾來俄人經營黑龍江以東開屯至二百有奇而美人之關舊金山英人之關新金山皆於荒涼遼闊之區磽确苦寒之地盡力措置募人耕之遷隸寔之迨至成國成都地開利濬國之費用遂以資焉今晉邊蒙地有渠可引有人認佃較彼都人士斬棘披荊事同創造期效於不可知之域鑿路於無人迹之途者其難易奚啻萬倍且自西徼肅清將及二十年北邊弛備視爲固然臣博稽輿論參考舊籍見同治九年十年之間軼回東竄烏城不守直晉諸邊倥偬籌備遠防庫倫近防纏金萬里騷然皆有不遑安枕之患在事諸臣張廷岳福濟奎昌諸奏備陳蒙兵之怯弱站丁之逃潰徵軍之懸遠輓糧之維艱其所以厯宵旰之憂勤而勞廟堂之指諭者由邊屯未興備不素豫也夫其時竄匪實僅數千而已震蕩飄忽如入無人之境後之患將有大於此者復何以應之臣所以反覆思維不敢不於桑土未雨之天爲曲突徙薪之計惟是事關重大非有公忠廉正熟悉邊情之大員且與蒙部官民相愜洽者不足以總司其事應請俟和議大定後特簡大員派令總理蒙部屯

墾事宜常川駐紮晉邊總攝諸務以專委任而責成功至開墾條目如分辦法定業  
田建屯堡駐文員一事權籌經費除禁令聯藩屬各條謹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以備  
採擇一切章程應俟欽派大員抵晉邊後會同各將軍飭下各盟長妥籌定議請旨  
遵行清單附

一曰分辦法察哈爾四旗地隸都統無盟所此蒙旗之同郡縣者西二盟十三旗地  
隸各札薩克有盟所此蒙旗之同封建者今議開蒙地察界應循歷屆放地成案辦  
理西二盟地應循向來租地舊章辦理放地者給部照收押荒價歸公支用租地者  
收永租價給各盟文憑歸蒙部支用歲收租糧應視地土肥瘠分別征收前此墾戶  
滋事者大都土豪把持奸商誑誘蒙員愚弄荒則棄地而逃租熟則爭田而械鬥經  
界不正隱患潛滋今請先於各旗設招墾局凡領地承種者必得商業殷實素有身  
家或即招西商著名匯號集股請票銀萬兩爲一股田百頃爲一票先交銀後給地  
遇災遇水准予蠲緩則棄地逃租之弊除察地有部照乃給地西二盟有各盟丈憑

乃給地旂員放地不得朝四而暮三蒙部租地不至貪多而奪佃則爭田械鬥之弊除西二盟租應比照豐甯辦法由官督征解蒙部支用積久不繳追憑易佃總之議開蒙地實爲體恤蒙藩故曰放曰租一循從俗從宜之舊初非有所利於其間也

一曰定業由西二盟地蒙部地非漢地也漢佃蒙地即所以代養蒙民也然各部今收地租部長得之以給公用而民不與是豐其上而不及下仍非所以恤藩部今請仿照黑龍江省開墾通肯荒地章程給官兵職田成案視各旂地新開頃畝數給各盟長以下至兵丁業田每旂丁給田三頃領催而上若驍騎校佐叅領若協理台吉若札薩克若盟長各以次而加倍田多者視此益之少者視此損之租銀所入四成充練餉二成充台站及各項公用餘四成悉給私用每頃另征本色租二倉石以給食米有世爵者別給業田計蒙部百五十丁置一佐領烏蘭察布盟三部六旂地千餘里六十二佐領伊克昭盟一部七旂地延袤三四千里佐領三百餘丁多者地多丁少者地少此又田足以分之證也察地之應分田者亦仿此

一曰建屯堡光緒十二年前撫臣剛毅有撥兵屯田之議今度支耗竭籌款維艱撥兵興屯誠屬不易然西二盟在漢爲九原朔方西河三郡在唐爲天德定難二軍婁師德韓重華屯田遺跡猶可考見今請將包頭以西分駐防營各撥五成勇丁爲屯丁而於附近分防之地各給田萬畝爲營田西二盟平沙無垠少險可扼馬賊肆擾竄匪闌入防捕皆有所難應自包頭而西通甯靈孔道若纏金若大余太若天吉太若烏拉河之向有村落而爲防勇巡駐者各間三四十里築一堡環土爲闌有商業有眷戶者居之河套內村落當要衝者亦間數十里築一堡將來屯務大興商埠日盛然後改築城垣以資守禦通巴哈之路而固陝晉之防莫便於此河套水利今古艷稱近年各省開河修路多藉勇力其後套已湮廢渠套內未開新渠皆宜撥銀修治渠成歲豐沾益之田攤收歸款屯兵助役者別給歲賞此皆開地後亟應籌議者

一曰駐文員西二盟寄民詞訟近北者向隸歸化廳近西者隸薩托二廳近南者則

分隸山陝邊縣邊地既開田土日闢戶口日增以及代征蒙租清厘民詞事務殷繁斷難仍循舊轍今陝晉二省如鳳邠道則監司之清閑者如陝之神木定邊二同知晉之太汾五同知平陽三通判則丞倅之冗散者他如參佐微員州縣教職可議移改者更不知凡幾一轉移間化無用爲有用邊有民官國省重費洵稱兩便或謂邊外設官蒙部不便然今若奉天吉林昌圖長春二府一置於科爾沁左翼達罕王旂一置於郭爾羅斯前旂借地設官自有成案沮撓者何得藉口也

一曰一事權晉邊蒙地遼關東臨蘇尼特西接阿拉善北通三音諾顏札薩克土謝圖車臣四部遙制於山陝甘肅督撫則威難及分任各盟長則力不專查綏遠將軍統轄各盟權勢極重所頒文札蒙部奉行惟謹現議開地練兵事關重大頭緒紛煩應請欽派大員熟悉邊務者馳抵晉邊飭同綏遠將軍就近會商一切如有緊要事件應行奏咨者亦即由欽派之員會同綏遠將軍奏咨辦理以一事權而期迅速總之創辦伊始得一主持大局者則衆務不勞而理乾隆中新疆定制道光中吉林興

屯近如奉天設民官皆賴滿大臣有公忠廉正若阿桂富俊崇實者乃收變法之效而無其弊是則開地練兵固治邊之本而用人則又諸事之本也

一曰籌經費地租向歸蒙古西盟不收押荒此不必議者光緒十二年前撫臣剛毅有於租價外酌加二成之奏此可行於西盟者奉吉押荒光緒九年已仿辦於豐甯此可行於察界者西盟二成地糧以十萬頃計歲可至四五萬察界押荒以二萬頃計一次可至二十萬西盟之可稅者曰墾產杭錦旂曰鹽產札薩克旂曰墾粟套內外皆有之此皆可收厘捐者昔如呼蘭東溝本皆寒苦之域而自招墾而後厘稅之豐糧賦之鉅且至數十萬不等西盟地大於呼蘭東溝數倍其裨度支紓邊計固有可決者特是試辦之初不妨疎節闕目庶不至啓廢削之漸而携蒙部之心古訓所謂歛從其薄者以此

一曰除禁令查定例有民人私墾蒙地之禁有租種五年限滿退地之案揆厥所由蓋恐以耕礙牧光緒十一年前都統紹祺有蒙古生計在耕而不在牧之奏是則留

蒙古之牧不足以濟其生而開蒙古之耕轉可以給其餉時勢所迫法難膠柱况今蒙地名爲禁墾實多私開民教爭田動釀臣案轉恐執法嚴繩必至爲叢毆爵然則礙牧之禁徒以便婪索釀爭奪化嘉禾爲糧莠於國於民絲毫奚益今誠分辦法以安民心給世田以定蒙業有牧無牧不能爲損益於蒙民則竟豁除向有例禁可也往歲奉天東溝吉林南岡黑龍江呼蘭均爲禁地今皆設治征糧近如延茂奏辦黑龍江省屯墾依克唐阿奏開奉天圍牧界悉奉特旨允行此又成法之可變者應請飭下各蒙旂凡地可田者皆准放種租種其不可田者留爲牧地此制一定沃疇廣闢耕牧無爭民完其租蒙食其利外蠹不生蒙漢永謐安邊固圉之上策也

一曰聯藩屬外藩蒙旂向無升轉京旂之例以故材俊傑出之輩往往終身抑於藩部而不得展効於朝廷今議開蒙地自應設法鼓勵以昭激勸參領以上至台吉札薩克有講求戎備驍健過人者應懇記名以京旂副都統用理藩院例有外藩侍郎應每旂設譯生額二名有粗通文理堪資造就者咨送赴京以理藩院筆帖式用又

蒙部各盟素稱忠順苟利於國知無不爲擬請舉辦開墾諸務之始明降諭旨曉示各盟長札薩克此次開地練兵實爲蒙古力圖富強藉固邊衛盟長等必能盡心贊助克底於成應得之租由新設地方官征收解交蒙部支用不得有絲毫滯欠至新練蒙兵營制餉章皆由各盟會商妥籌定畫一辦法稟聽欽派大員核奪具奏則藩部安而百廢舉矣

請分設二道河等四廳治疏

壬寅代趙護撫

竊照晉省邊外各屬今昔情形變遷幅員日廣歷升任撫臣岑春煊於兩次請墾蒙地奏內聲明擬增民官即以內地汾州各府同知移改均先後奏邀聖鑒旋又奏仿照吉林雲南成案優定各屬廳邊俸升階以示鼓勵亦經奉部核准各在案伏惟理民之道擇吏爲先設官之規因時爲要晉省邊外各廳在雍正乾隆建置之初豐饒甯遠兩廳僅管豐川甯朔諸衛所地歸化五廳僅管土默特一旗地計一廳地面廣者不過百數十里狹者尙有不及是以治理較易自察哈爾牧界議墾開荒凡隸右



翼四旂賦糧詞蒙訟民者均歸豐甯兩廳經理自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牧界私租私墾日多凡寄居漢民詞訟皆歸歸薩各廳審理疆域日拓事務日繁詢之寮屬證之圖籍豐鎮遠通直境多倫諾爾各廳薩拉齊遠通阿拉善旗境跨涉蒙疆有六七百里千百餘里不等任斯土者皆有查察不及防範難周之患自非分設廳治未易收長治久安之效考求其故約有數端豐鎮各廳所屬村落遠者距廳或六七日或四五日徵賦聽訟皆至耽延查閱各員稟牘有謂訟案積弊需員襄理者有苦照顧爲難稟求交卸者前黑龍江將軍文緒奏呼蘭廳摺內言廳員方急南轅復憂北轍分身無術枝節橫生晉之邊廳務殷事棘亦實類之此宜分治者一邊外遼闊僑戶雜處蒙回錯居有民無官漸同化外土棍地豪爭相雄長弱肉強食視爲故然加以馬賊遊匪不時出沒編戶之保甲不行兵役之防緝不密盜風之熾甲於全晉揆度其本由於官力難及伏莽遂滋昔奉天東溝吉林金廠皆以無有撫治釀成鉅亂邊廳情形大類奉吉不謀分治將梗亂階此宜分治者二邊外教堂教民租墾甚廣坐

落不一全賴地方官隨時撫輯遇事解諭方弭怨隙不啓爭端今則相距過遠情勢  
揆隔平時不能安緝於先臨事乃圖防護於後得失難易判若霄壤庚子之禍強半  
由此此宜分治者三溯查奉天吉林各省近以地闢民衆情形變遷節經前將軍崇  
實銘安等請增設郡縣皆蒙恩准吏治民風因之大有起色晉省事同一律自應援  
案於豐鎮廳之二道河歸化廳大灘薩拉齊廳之大余太各移駐同知一員甯遠廳  
通判改設同知一員所屬之科布爾即以通判移設除原有通判一員外計共移設  
同知四員擬請以太原汾州澤州蒲州四府同知移駐均歸歸綏道管轄該同知等  
所管鑛務水利公事甚爲簡少且查係各地方官應辦之事應仍責成該府縣經理  
二道河科布爾即以原設巡檢管司獄事大灘及大余太應查內地簡僻巡檢移駐  
管司獄事俸廉均支原缺銀數衙署監獄各項經費均在新收押荒項下動支其餘  
劃界址定缺分及一切未盡事宜統俟分治奉准後再行飭司議詳辦理又查邊外  
各廳前因地廣務劇經前署撫臣奎斌議移巡檢前撫臣剛毅議駐文員風會所趨

已開增置廳治之漸即如東南郡縣恢自吳晉九邊郡縣復於國朝歷來郡縣之增併無不隨時勢爲轉移今各廳輯民防匪勦關緊要命盜詞訟數倍尋常能吏廉吏皆苦棘手現擬分廳移官各節係因地因時酌籌辦法冀上於國無增祿之費下於邊得治事之官庶於地方不無裨益謹奏

請整理蒙地奏

辛丑十一月代岑撫部

查曠墾晉邊蒙地一事前撫臣剛毅胡聘之屢經奏辦皆因蒙盟藉口有礙生計迄未施行惟蒙盟私放私租之習究難一律禁絕臣統籌熟計與其泥禁墾之例而仍多陽奉陰違何如擴開種之規而俾令均沾實惠卽如光緒二十五年黑龍江將軍恩澤商明扎賚特旂請准開墾奏內聲明蒙旂牧產蕭條不如招墾可濟蒙窮是蒙古現在生計在耕而不在牧於此益見前撫臣胡聘之議墾蒙地中止者由議收官租太多議給蒙租太少蓋未核西二盟係封建蒙部與察哈爾之如郡縣者不同不能照官租一兩另徵私租四分之案辦理臣此次議開西盟蒙地租銀全歸蒙古

係照奉天昌圖吉林長春辦法酌加官糧二成係探剛毅奏辦纏金屯田之議應否擴充屆時再體察情形酌辦總之地利一關百產自豐無形之益更無限量竊以爲辦理蒙部屯墾不急在征收官租而急在開濬地利不必奪蒙部之產而貴聯蒙部之心利在蒙利在民卽利在國也至蒙地情形現尤有非亟待官爲整頓不可者查寄居蒙盟客民出邊之始田係私墾地係私居苟非有所憑依卽難安居無事以故薩托一帶蒙地客民從教者獨衆無他畏蒙員之需索土棍之凌轢游匪之劫掠也近聞薩廳客民數十萬有半係教民之傳前撫臣張之洞奏編蒙地漢民戶籍亦爲蒙部所尼而止是以晉省於蒙盟客民不但禁令難於施行抑且戶口無從查考現屢奉飭查辦蒙盟教案竟難措手實由於此今能亟行開墾設官編戶則耕佃樂業蒙漢永安稍知自愛者卽不致恃入教爲護符是亦安邊之一策否則教案議結之後恐該西盟之客民與地不盡化爲教民教產不止此又蒙地應亟議整理之實在情形也謹奏

陳明晉邊分設各廳事宜疏

癸卯代吳護撫

竊查升任護撫臣趙爾巽因口外各廳墾地日廣人民日多原設各廳鞭長莫及奏請移設太原府同知等四缺於二道河甯遠大灘大余太移甯遠通判於科布爾等處以澄治源而弭隱患業經政務處吏部核准覆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行知到晉由趙爾巽轉行布政司歸綏道飭各印委勘明界址在案茲據該司道詳明勘分界址大概情形並以大灘擬設廳治東距科布爾廳治僅八十里未免過近西距轄界四百餘里又嫌過遠應移擬分新廳地方酌中之翁滾舊城以資控制請遴各員先行署理俾得就近籌辦一切以重邊治復據署布政使胡湘林按察使豐仲泰將委署各員銜名詳請具奏前來臣查前議分廳一案係爲邊外地廣民多若非設官分治無以爲綏邊弭患之謀長治久安之計加以各處蒙漢錯居民教雜處墾務議泐百廢待興現既將界址勘有端緒自非遴委熟悉邊情之員先行署理無以收人地相維之效當飭照該司等所請以太原府同知移駐歸綏道屬豐鎮廳治東一百八

十里之二道河擬名興和廳撫民同治加理事銜一缺委現署豐鎮同知候補直隸州陳時雋先行署理以汾州府同知移駐歸綏道屬薩拉齊廳治西三百六十里之大余太擬名五原廳撫民同知加理事銜一缺委准補河曲縣知縣姚學鏡先行署理以澤州府同知移駐歸綏道屬歸化廳治北二百一十里之翁滾城擬名武川廳撫民同知加理事銜一缺委候補直隸州知州陳政詩先行署理蒲州府同知移駐甯遠廳擬仍名甯遠廳撫民同知加理事銜一缺卽委准補鳳臺縣知縣朱鴻文暫行署理以原有甯遠廳撫民通判移駐歸綏道屬甯遠廳治東北三百六十里之科布爾擬名陶林廳撫民通判加理事銜一缺委候補知縣沈守正先行署理其二道河科布爾原有巡檢一缺遵照政務處吏部議覆均改爲兼管司獄事甯遠廳原有通判司獄一缺改爲同知司獄武川五原二廳應設司獄由可缺移改俟署同知到後稟明辦理均先刊給木質關防鈐記暫資應用並飭將輯民教清詞訟編保甲劃田賦立巡警興學校建署獄通郵驛設分防議公費繪輿圖各事因地因時次第籌

辦俾圖整頓地方現當議改議分之始興革諸務端緒宏大條目紛繁必須熟籌於事前方免補苴於事後所有刻下應行議辦事宜謹繕具清單恭呈御覽擬懇敕部核覆施行其餘未盡事宜擬隨時分別奏咨以昭詳慎

清單附

一擬定缺分查興和廳撫民同知駐劄二道河當直隸宣化張家口等處來往歸化商路之衝漢蒙錯處教堂林立新闢墾地日廣命盜煩多詞訟孔熾彈壓撫綏均關重要擬定爲邊外衝繁難三項奏補要缺五原廳撫民同知駐劄大柰太管理伊克昭盟之達拉特杭錦各旗烏蘭布盟之烏拉特中東西三旗寄居漢民村落懇地北通外蒙古西接甘肅當歸化新疆商路往來之衝五方雜處教堂尤多現在辦理新墾事務殷繁擬定爲邊外衝繁難三項奏補要缺武川廳撫民同知駐劄翁滾舊城管理烏蘭察布盟之四子部落茂明安達爾漢三旗寄居漢民村落懇地當歸化北赴庫倫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往來孔道民教雜處交涉繁多現在馬廠蒙地均議

墾佃事務殷劇數倍內地擬定爲邊外衝繁難三項奏補要缺甯遠廳撫民同知原定爲衝疲難三項要缺現在新墾日廣交涉滋繁差徭疲累擬仍定爲邊外衝疲難三項奏補要缺陶林廳撫民通判駐劄科布爾內衛甯遠外通蘇尼特各部當東西各口往來商路之衝民教錯處新墾日闢詞訟繁多緝捕喫重擬定爲邊外衝繁難三項奏補要缺以上各缺均請照七廳改制成案加兼理事銜再查定例要缺有題缺調缺之分現在奉准改題爲奏如仍循舊作爲題缺殊嫌名實不符是以均擬定爲奏補要缺

一定章補署查口外分設各廳現均擬作爲奏補要缺除第一次請補應查照七廳改制及吉林新疆等省初次設官成案但取人地相宜隨時變通請補外以後遇有缺出擬按豐甯兩廳請補題缺章程無論候補試用各班人員皆准請補及試署以廣取材之路各員補缺到任後均請照邊俸升轉以示鼓勵委署則請不限官階凡實缺候補知府直隸州知州同知通判知州知縣各班人員皆准量材酌署



一劃分界址查前奏係分豐鎮各廳酌設廳治劃界辦法原與新設者不同即如歸化薩拉齊兩廳原只管土默特蒙地近則北抵外蒙古西連甘肅凡漢民寄居各蒙旗界者遇有命盜詞訟在北面者則多赴歸化呈控在西北者則多赴薩拉齊呈控幅員廣遠漫無一定界限若待一一查勘明晰再劃轄界不免稽延時日有礙邊治惟有就各廳原管地面按方隅大小村落多寡量爲分割務從民便凡距新廳近者悉歸新廳管轄距舊廳近者歸舊廳管轄務於地勢蒙習均屬相宜查興和廳係分豐鎮廳設應將該廳東界盧家營常勝窰至察哈爾正黃旗佐領地止迤東各村劃隸新廳迤西各村皆隸舊廳五原廳係分薩拉齊廳設應將該廳現管之達拉特杭錦烏拉特等旂寄居漢民墾地村落劃隸新廳土默特墾地村落仍隸舊廳其達拉特各旗東南境內間有距新廳治遠舊廳治近者則仍歸舊廳管轄以從民便武川廳係分歸化廳設應將該廳現管四子部落茂明安達爾漢貝勒即喀爾喀右翼等旗寄居漢民墾地村落劃隸新廳土默特墾地村落仍隸舊廳陶林廳係分甯遠廳

設應將該廳北界灰騰梁迤北各村劃隸新廳迤南各村毗連之四子部落旂地有距豐鎮興和武川三廳過遠距該廳近者亦飭酌撥該廳管轄此外新廳與晉省沿邊廳縣及直隸陝西甘肅內外蒙古各部接界者均按原分各廳所管爲定以免紛更已飭另行詳繪四至界圖貼說咨部備查

一頒發關防查移設各缺均擬定廳名派員署理自宜頒發關防以昭信守擬請飭部鑄發山西興和撫民同知山西五原撫民同知山西武川撫民同知山西甯遠撫民同知山西陶林撫民通判關防各一顆其舊設太原汾州澤州蒲州同知關防各一顆甯遠通判關防一顆均飭送部繳銷應頒新分各廳巡檢司獄印信擬俟移設定後再照例辦理

一增駐兵伍口外馬賊游匪不時出沒保教戢奸均關重要光緒初年有大青山勦匪之案近來豐鎮等廳劫案之多亦甲通省前升任撫臣張之洞曾於七廳改制後有歸化設鎮之議今縱未能即行亦宜妥籌布置以密防範查續備軍奏案可以

力更纏金本均駐一旗今既設廳治於翁滾大余太兩處則可以力更纏金兩旗似應移駐武川五原兩廳以重邊防其新設興和陶林兩廳亦須各添駐一旗方足以外戢奸究內安民教惟增兵必先籌餉前次設立捕盜營兵係在新地租內支動擬俟此次升科辦竣統計新地租每年究有若干再行酌覈辦理其新設各廳巡警兵擬照豐鎮各廳馬步名數酌設餉款亦擬在新地租內動支俾免缺乏一議分學校查歸化七廳學校前經奏明於歸化設教諭一員總管七廳學務現在議分四廳將來墾界恢闡絃誦日多似應分設學校增立學額乃能上宏朝廷之作育下啓氓庶之顛愚又口外民習重商輕士往往一廳之大學塾無多以致文教不明民智不開頑健成風奇袤愚惑庚子拳禍之重未必不由於此現當分地設官之始興學牖民尤關重要已飭各廳酌設蒙學堂以宏啓迪所有劃分各新廳生員擬均暫令仍歸歸化教諭管轄俟設定後或將豐鎮甯遠興和陶林四廳設一學歸化武川托克托城和林格爾清水河五廳設一學薩拉齊五原兩廳設一學用廣造就之處屆時

察酌情形分別奏明辦理

一指動押荒查原奏修理衙署監獄各項經費均在新收押荒內動支旋准政務處吏部核覆令將何項押荒聲叙明晰等因查光緒二十五年前撫臣胡聘之會同察哈爾都統奏辦豐甯兩廳毗連察哈爾蒙地押荒二十七年升任撫臣岑春煊奏請盡放察哈爾荒地及開辦西盟墾務旋奉諭旨派兵部左侍郎貽穀督辦晉邊墾務並准該大臣咨先辦東路察哈爾勘荒升科諸務前奏擬動押荒即指豐甯兩廳現辦應收察哈爾蒙地荒欸而言擬咨商該大臣會奏辦理至應修衙署監獄各工程需欸若干已飭該署缺各員切實核估隨時咨報查考

一優給公用查七廳改制一案升任撫臣張之洞以各廳初改政務殷繁奏明甯和托清四通判向稱瘠苦均添設辦公費銀在案現在新分各廳例支廉俸數目有限又當設治伊始應興應革事宜動規久遠設非寬籌用欸俾足自給則賢者有左支右絀之虞中才蹈越矩循規之弊民風吏治安望起色此優給公用之舉尤爲當急

惟地租暫尙無收擬于現辦押荒欸內暫行借支將來于地租內歸還其每廳公費應需數目由晉省隨時咨商督辦掣務臣貽穀酌動報部查考庶各員辦公充裕可期盡心職業敷衍侵漁之弊不禁而自絕矣其新設各缺應支廉俸等項即仍支原設太原汾州澤州蒲州等四同知及甯遠通判原支數目各項役食亦均一體照支以符原奏而重公欸

魏齊周隋方鎮年表序

丙辰

北朝方鎮廢於大業以漢王諒之亂今可表者元魏州三十在河南者曰豫交徐青齊荊洛東荊揚雍涇秦華岐豳夏涼梁益河北者曰恒朔并冀定瀛相幽營平北齊州十三曰司并定青冀瀛幽營朔揚兗徐豫北周州二十五曰秦梁益荊涼襄涇金陝延甯蒲信原安利洛相并幽定青徐毫揚隋州二十九曰夏靈雲原秦涼蘭徐青并朔代幽營揚吳洪荊襄安壽潭桂廣（仁壽改曰番州避太子名）循益利會信（周隋以總管督諸州今所列皆總管府）東魏西魏依時敘列不可表者視魏爲多

錄計北朝本紀所錄方鎮除罷視南爲簡分析過多一州之大如漢一郡崔浩被禍以史爲諱眞君以前幾不可詳太和省併復有徙益州土所在名似實非又距今綿遠故事格令傳記譜牒列唐志者百不存一積此數難問津由鮮燮於歷代方鎮行省皆爲之表豈於北朝而容或遺爰本正史旁及地記（洛陽伽藍記太平寰宇記之類）下逮裨官博搜金石粗成此表引據之繁一詳分註元氏方鎮已視劉蕭過爲簡略周隋稍詳北齊殊尠舊籍所限莫可如何任寄所屬大州劇鎮宗藩勳戚遴擇實多素族武人亦所代有正光不綱淪覆日衆永安失馭分裂遂成之宇文遂雄開荆益隋公之帝蓋平相續治亂興替可概見焉

宋齊梁陳方鎮年表序

戊子

宋李仁甫燾有江左方鎮年表今不可見燮據沈蕭諸書補之宋方鎮曰揚南徐徐南兗兗南豫豫江青冀荆郢湘雍梁南秦並甯廣交越東揚凡二十三州青冀梁南秦常除一人實二十一州齊廢東揚而增巴州兩書以紀代表刺史除罷薨卒之

類多見本紀間有缺者以志傳補邊州或略梁陳兩書體例又異天監以後置州過多除罷之類紀不備載今表大州梁方鎮爲州十九曰揚東揚南徐南兗江荆郢湘雍益梁南秦廣豫司徐兗青冀他如交甯斷續太甚別輯題名不能爲表陳方鎮爲州十曰揚東揚南徐南豫江郢湘衡荆廣南兗諸鎮甫復而陷交越之類斷續亦多梁陳兩表自紀傳外南北兩史魏隋諸書互爲證覈裨官雜史亦復不遺間採碑板惜不備也

奉天郡邑志序

已目

盛京通志乾隆所編止於丁酉自是而後輟而弗纂時閱百祀鐵嶺尙書保釐東土始議哀集丁未改省天津相國又檄東三省更纂通志蒙上芻議忠靖吉志甫奏成編龍江屠氏亦有述作揆論厥宜惟藩爲亟欲切時用莫先輿地相國韙之乃下郡邑博徵圖表申上甫半而公受代清弼尙書誦諉賡續大懼受任竟無所就遂發藏書並市新本郡齋之假屢遇敷文政記之修得窺官史訓典列志詮次將竟沿革諸

表別白惟嚴提要鉤元首在郡邑蘭臺嚮亭皆有細注寰宇九域在述大綱通志嚴重必待奏進備史小志名氏可仿茲輯郡邑昭代建置冠於篇首城治疆域村屯險要郵路山水田鑛戶口署局學校下逮祠寺皆所不遺商埠租界藩部有者殿之於終方志繁重畢觀者鮮地略簡括從省者多今衷二者取便視覽舊志所列郡邑十餘今條其名遂至五十李輔上奏深羨愛州若星辨亡咎無遼郡壬寅至今郡邑式廓日增於前領東夏者瘁國謀邊亦云至矣燮三至藩未軼十旬鄉志邑表殆闕什五劉昭補注期諸異時知幾正譌信而惠我已酉嘉平錄上郡邑公爲指正有所改補令坳政略授之手民不敢堅謝爰述端末營州舊疆本圖爾雅伊勢軍府竟職方思昔拊今所深慨也

明督撫年表序

己酉

明初沿元仍置行省繼以權重罷省置司永樂以後始置鎮守尙侍之重及都御史乃得爲之宣德正統定名巡撫景泰漕廣始建總督其後宣大陝西薊遼相繼建督



或名總制罷置不常嘉靖中葉始爲永制天順曹石正德劉瑾歸重中涓每撤督撫不久皆復跡厥權任晉唐方鎮固有弗及兩宋制撫實則過之統治兵民刺舉司道一方治亂蓋所攸繫必帶憲銜略如唐制（唐節度使必兼御史大夫觀察使兼御史大夫或中丞）漢之刺史亦御史也陞轉之制仍以部院三公領州八坐出鎮同以京秩而涖外臺春秋之義謂重王人其在於此濠鏞之平滿亨之克北禦朔漠南定溪峒疆帥之勤更僕難數久任積功孤卿柱國頗多陟拜其顛躓者伏法撻戮亦所時有迨于晚季廷推之弊終爲門戶點定之柄多屬貂璫三黨東林迭爲興替每一易置督撫隨之紹聖靖國頗有相類江左中唐蓋未之見松山之克功在任邱播州之俘戰督澗水袁盧之亡其志未竟項汝之潰與國同墟神廟叢脞疆事遂艱烹宗童昏黨人相軋思陵用法罔知擇人屋社之原在茲數者茲編所列可得其凡實錄國權據爲底本雷表王稿亦所蒐采方志傳記甄錄並夥以較歷代缺漏尙少元本異同別見分注拾遺正誤是望大雅遼寒之覆建節日多陝寇之橫分旄稍衆昌

平諸鎮間有所闕漢北一撫未行而陷賈緯之補期諸異時吳縝之譏豈其能免坻見兵事藉知興亡涑水巽巖或有取也

奉天沿革表叙錄已西

遼瀋天府實古冀域職方幽州巫閭爲鎮七國分據燕得遼東秦建二郡項氏王廣炎漢隸燕縣有井三王滿旣滅復郡元菟自是以後同於諸夏慕容不競遂棄遼左寶甯之變和龍自帝宇文一代復無遼可隋氏得之郡邑寥廓蓋雜戎夏唐至乾封全郡遼域萬榮之亂夷爲邱墟開元恢拓始復營州襄平迤東沒於渤海祿山畔亂迄於天祐茲方建置史策殊略渤海京府擬於景雲郡縣之列多於奉始東土文明大氏爲盛營平不守契丹乃南東京上京於焉割隸完顏州邑多因遼舊蒙古疏闕州邑之置較之耶律十無其一洪武之初惟得遼南海西告降衛所增廣舊有郡縣以臨邊故又悉廢之永樂招徠東列建州西控三衛等於要荒難以言治昭代郡縣因明衛所昌圖置吏遂田博旗新民移丞北越法庫光緒建元鴨綠以西接畛長春

胥爲州里甲辰增郡橫絕洮川丁未改省又疆長白外隣龍江內括吉林方里之廣視昔加倍辨厥沿革多古未有班志灑注間存崖略劉書遼史祇益迷離近代經生頗耆輿地錢徐汪陳發明蘭臺汪氏江甯始圖桑經宜都繼作皆徵藩故統志沿革多因其舊韻編此外每付闕疑疆域有考楊氏專書凡此諸編其可信者洮南長白分搜羣籍裒輯大凡坳誌戰攻以推興替三京之歸人皆賀宋四鎮之復蕃未忘唐藩圻建置究厥始終荒於永嘉盛於皇統都司無郡蹙國之原萬戶有府恃兵非策治忽所在其可悟矣

吉林沿革表叙錄

庚戌

吉林郡邑託始漢代蒼海殷台華離七邑多有可徵夫餘肅慎勿吉諸部晉氏元魏東夷校尉實皆統屬唐列軍府忽汗爲雄平盧鎮帥爰押渤海奉朔授官詳於册府耶律東略郡邑部族參錯其間完顏既大上京之鄙恤品曷懶及胡里改皆置節使猛安謀克多於州邑蓋重軍府蒙元制度更爲疏闊合蘭咸平僅存府名托胡列路

旁徵舊簡千戶爲多牙蘭塔失見諸明初永樂招撫遼荒大東諸衛之置殆逾二百唐之胡州元之上司蓋與相類敕印相符即予繼襲貢珠貢貂歲不絕書宣德兵力達今俄境永甯之碑頗存崖略徵諸實錄造船松花節制乞迷規爲措置可謂遠大瓦刺之變諸部坳北奴干之域師不復出海西諸衛虔奉朝貢儕於內地二百餘年貴州肇始蓋亦同茲大甯東勝尙難與比雍正新治州建永吉縣列兩甯則舉伯塔均列井邑乾隆嘉慶迭有更革界約旣改邊兵又興葉赫少保遂條全省備置民吏甯姓三城格于部議吉長諸治南盡太白北瀕混同疆以周索啓以夏政庚子而後忠靖諸帥續上方略迄乎宣統外括五國內盡三京守令鄉亭埒于班志部督蕃州盛于歐編未央廟略行臺忠規魏唐而後所未多見通志所書頗稱翔實楊丁諸作亦資參稽綜維當代談吉域者凡十餘家徵信闕疑未敢忽也

黑龍江沿革表叙錄

庚戌

江境在古同爲肅慎職貢有紀載見經傳迨乎晋宋厥名猶存勿吉室韋地分元魏

貞觀列州開元置府經營黑水實制大氏室韋之長每拜都督蓋如邊郡長春通化爲遼名州蒲與迪烈金有節度胡渾之屯巨衛上京婆盧之堡蓋備邊部混同南北元志五府此有其四諸王分藩乃顏哈丹翻爲戎首大德徂征以綏骨嵬至正增吏用撫吾者明代經遠永樂衛所皆有實土寨站地面西及兀良東越忽平迄于隆萬奉職猶謹天命天聰招撫已勤順治綏邊防衛斯亟康雍之間北戡羅刹西蕩準部愛輝列城屯戍方始呼蘭置吏萌芽咸豐綏化增郡規恢光緒庚子俄難舊制大易永初節治改鎮爲州太和圖新罷將置守燕支孫越同畫井里烏隈蒲里胥分丞尉欽眞諸衛忽淪異域孛苦列府尙仍舊疆平盧節度但治軍戎訥干都司不置令長以斟今制尙云弇陋盛京舊志沿革殊略塔氏地圖鉤考維詳蒙兀有記亦稱博洽楊李丁曹均有所述可信則從備於附注建河難水歷代通貢耶律完顏實備官守明與吉境同爲海西襲替宴貢無異內域方策所見不可誣也

唐方鎮年表考證序

辛卯

唐自天寶方鎮始盛權任之重沿襲江左節度之目改由總管觀察處置本爲採訪至德而後關河諸道多以節度兼領觀察江湖僻遠則以觀察而帶團練邕容諸管又名經畧質而言之皆方鎮也六朝州任統屬列郡唐之節觀察牧所治州蓋取親民意亦可尙歐書表地而不及人劉紀詳人然無專表會昌之後紀述斷爛敏求實錄大典不收巽巖年表文淵已佚欲求詳覈曰無其理文苑英華大唐詔令諸集所載寶刻所存內府唐文更稱淵海搜殘補佚於此爲多雜史稗官亦資考鏡吉金樂石尙無盡藏會稽郡志畢詳其年翰院題名多列除目彙而錄之可得什八潯州之平中原久奠歸義之授西塞無塵并汴大鎮多畀詞臣涇鄜邊藩或爲債帥朝不選將士不知兵安安卅年勛巢迭起燕國玩寇晉公棄師一舉滔天兩京不守中和東返益務姑息梁洋再幸無復紀綱岳牧椎埋圭齒亂逆文帥剷刈殆其盡矣有地一州有衆數部皆效河北以抗中朝梁祖岐王均將四鎮昭陵石馬難曰有靈洛禁銅鑲不圖犯蹕十國搶攘迄於太平五季篡爭用興耶律劉昭之慨斯爲有識陳志之注

仍待來茲得失之林可以鑒矣

北宋經撫年表述略己酉

宋太宗立盡廢方鎮任節察者惟領一郡（如成德節度惟領鎮州淮南節度惟領揚州之類皆無支郡）兵甲盜賊提轄之職間責大藩（如永興軍府提舉永興同耀等州兵甲杭州提舉杭蘇等州兵甲之類）然核其實名存而已（王禹稱諸奏可見）洎於咸平條時事者謂州無兵不能禦盜每遇兵荒輒置安撫以崇權寄事訖則省寶元而後元昊發難契丹責言河東陝西初置經撫慶歷之季又增河北皇祐儂寇廣南湖南亦置經撫皆以一帥控制隣兵領郡多者或逾二十唐之方鎮有弗及者東南諸路凡在首郡亦領鈐轄總治兵民刺舉守令公私文字胥曰帥守自是以來任宰執者均逸假藩必爲守帥（輔郡鄉郡不論）顯名侍從外除同之方鎮之規蓋漸復矣（如蘇軾知揚州則曰淮東帥之類）在京東路曰青（領京東東路安撫使兵馬巡檢）鄆（領京東西路安撫使兵馬巡檢）京西路曰許（元豐升潁昌

府領京西北路安撫使)鄧(領京西南路安撫使兵馬巡檢河北路)大名(領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瀛(大觀升河間府領高陽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定(政和升中山府領中山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成德(宣和改稱知真定府領真定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河東路)并(嘉祐升太原府領河東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陝西路曰永興(宣和改稱知京兆府領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延(元祐升延安府領延路經略安撫使)慶(宣和升慶陽府領環慶路經略安撫使)渭(領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秦(領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熙(領熙河路經略安撫使)以上六路皆兼馬步軍都總管)浙江西路曰杭(領浙江西路兵馬都鈐轄)東路曰越(領浙江東路兵馬都鈐轄)江南東路曰江甯(領江南東路兵馬都鈐轄)西路曰洪(領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淮南東西路曰揚(領淮南東路兵馬都鈐轄)廬(領淮南西路兵馬都鈐轄)荆湖北南路曰荆南(領荆湖北路兵馬都鈐轄)潭(領荆湖南路經略安撫使兵馬都鈐轄)廣南東西路曰廣(領



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兵馬都鈐轄）桂（領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兵馬都鈐轄）福建路曰福（領福建兵馬都鈐轄）西川路曰益（嘉祐升成都府領成都梓夔利四路兵馬都鈐轄）總二十八府州皆爲守帥（以所知一郡言之則爲守以領一路言之則爲帥）擬以今制經略安撫則督撫也總管鈐轄則提督也守帥有故權以次官（以轉運使權之如今布政使護督撫）河北陝西撫四路者尤爲重臣韓琦諸人乃得爲之政和之季又置宣撫貫縝諸堅坐制守帥燕山之禍終以淪胥以非恆制不錄於表嘉祐致治熙甯變法元祐紹聖靖國崇甯朝端翻覆迭有異同選任守帥因之而易往往一歲遷代數四金師之入孝純陳遘堅阨并定唐重曾序守死雍青翰垣之義庶幾無負宋弱方鎮食報顧優彙而表之循績將略忠規異圖亦略可見元符以上長編爲多徽欽兩朝文集是采極意搜討猶苦闕佚臨安建康會稽三山地志所列詳史數倍東南諸路密於西北職此之由龍圖實錄成於博聞秘監陽秋徵諸當代今距汴宋將及千祀少孫之補憂乎其難孟堅之表觀成匪易三都置

筆十躍自程初唐紀傳子元莫竟江左方鎮仁甫爲書後有作者斯有椎輪則所幸也

南宋制撫年表述略辛亥

建炎紀元李綱爲相沿江沿淮皆置帥府多因北宋帥守之舊張浚既西利州一路又置帥府（皆以文臣爲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武臣副之）潭桂廣州本有安撫福亦置帥大要十七在浙西曰臨安浙東曰紹興江東曰建康江西曰隆興淮東西曰楊廬荊湖北曰江陵京西南曰襄陽荊湖南曰潭福建曰福四川曰成都利東西曰興元興廣南東西曰廣靜江峽路曰夔潼川曰瀘（兩興有時合一）知府州者皆帥一路紹興之初兩淮京湖皆有宣撫韓世忠張俊岳飛號三大帥爲安撫者奉承其指僅如幕僚四川安撫必兼制置玠嶽宣撫制權不奪紹定而後建康揚州江陵三撫多兼制置資望崇者則升大使京湖制撫時移襄鄂知江陵者易銜撫副亦如幕僚嘉熙邊亟任制撫者或昇執政猶帶舊職則曰行府公輔督州平章領鎮晉

唐故事不謀而合維揚制撫輒兼淮西成都之帥每治興利隆興移江多異初制今以夔瀘均隸成都又制置使非領帥者均不列表高宗一朝根據要錄此外諸代編年別史地志政書諸集雜家傳記小說廣爲搜探京東京西河北陝西建炎之始尙未盡失經撫之名其可考者附見於末宋之制撫以實權言較唐方鎮實遠遜之然如其季葵珙之賢苦護淮漢玠堅之勇力捍川渝理度支柱越四十年而後亡國何非其力東京夢華舊典多佚南都實錄今無一存列卿有紀難如明詳行省爲誌勝於元略欲觀純備待來哲也（一路有御前屯戍軍者安撫使結銜加兼節制屯戍軍馬

甘肅方輿紀要序

補

甘肅者新疆青藏烏里雅蘇台諸城之堂奧而燕晉秦蜀之屏障也昔人謂襄陽荊州武昌皆楚之要地而莫重於襄陽吾謂隴右河西靈武皆甘之形勝而莫重於靈武漢祖還定三秦而酈商先下北地武帝以是經營河右疆理朔方則降渾邪王而

置武威四郡新秦屯戍東接九原雲中而匈奴之右臂斷矣其後光武先定北地則降竇融破隗囂而公孫以亡元魏平赫連置薄骨律鎮大治河渠興屯田而柔然以退侵軼河隴胥爲方鎮雖以沮渠跋扈亦無能延旦夕之命也宇文泰高歡之爭曹泥之靈州入于宇文則高氏無由競河西之域隋唐之初禦突厥者皆倚靈州之重肅宗興于靈武遂能收輯河隴光復兩京迨于吐蕃內侵而靈武終爲唐守大中之再收河湟建鎮沙伊者未始非資靈武之力也元太祖平西夏而金之京兆諸路皆陷明旣亡河套建寧夏爲重鎮與甘州榆林號爲三邊火篩俺答之橫蒙兵入塞者無算然寧夏無恙故只有剽掠而無畔渙迨闖寇之橫寧夏先亡而甘蘭遂不可保清順治康熙河隴之擾孟喬芳趙良棟先定寧夏故米喇印之亂甘涼王輔臣之亂秦渭者皆不得逞噶爾丹之死出師寧夏者爲有功左宗棠西征以出涇州平涼者爲中路寧靈者爲北路秦鞏者爲南路然積金積克寧靈馘渠魁者實惟北路將士之勞論者謂西事轉移實在金積一捷也若夫鍾羞據北地稱天子則寇隴蜀掠關

輔亂趙魏赫連得靈夏則據有關中憑陵隴右梁師都破鹽州巢朔方而武德一朝  
竟不賓服元昊踞興靈則併涼沙竊豐勝稱雄西極宋遼莫能息其氛王保保在寧  
夏則甘肅仍爲元有徐達定涇原降洮鞏克慶陽而不問甘涼者寧夏爲梗迨保保  
北走而甘境爲明矣噶拜之亂明竭中原之力僅乃克之竄鑪之起使無內衅夫豈  
易平金積之橫河肅諸酋倚爲謀主雷正綰之出涇原楊岳斌之軍慶陽皆無寸效  
游騎四出殘鄂部震烏盟徧外蒙圖賽諸旗而庫倫諸地相率告警延榆以南浸淫  
殆遍西河千里水陸布防秦晉之不安者十載蓋由據建瓴之勢擅河渠之饒兵精  
糧富守戰皆易也竇融張軌保據河西大元隆安之間呂李之屬紛紜於河西者莫  
能相下沮渠之雄頗有所兼并而厥子不克保宗魏周之交涼沙間稱兵不一而成  
者無聞尙延心之居河渭拓跋懷光之保廓鄴皆圖自全而已張義潮之復瓜沙克  
涼州通道北庭尙差強人意而張承奉曹元壽則無所施展也宋代雖得熙河而不  
能抑西夏之橫恣明傅友德出蘭州下甘肅問途居延海而不置戍埃者亦以寧夏

尙未奠定米丁挾明藩而起陷甘涼躡洮蘭甚且竄夏延榆蕩析烽烟馬文祿之踞  
肅州則陷烏科震綏晉然其末皆供刀俎漢王國宋建晉樹機能乞伏楊氏之負隅  
者或傳世或不傳世莫折天生之輩亂於高平薛舉李軌割裂於秦涼黨項肆於南  
山問有可與赫連元昊相頡頏者乎清乾隆河州石峯堡之亂同治平涇秦鞏蘭河  
西竄之倣擾光緒末河湟之警皆厯西顧徵諸軍雖間或波及青海新疆而蕩難終  
告是河西不如靈武隴右不如河西也鄧艾道陰平而下江油傅友德出文縣而克  
漢州而吳之茂亦由西和出鞏昌平涼則亦隴蜀之要道也然則河西不足有爲乎  
曰漢通西域而李廣利征大宛之兵實出敦煌任文則由玉門捕樓蘭王常惠則將  
張掖酒泉騎出車師以迫逐匈奴後漢竇固初出酒泉塞則追呼衍王于蒲類海屯  
田伊吾廬再出玉門則破白山降車師其後段彭以酒泉兵破車師曹宗以敦煌兵  
降鄯善而班勇西屯柳中皆以河西爲根本晉張駿自涼州而郡邑高昌降焉耆龜  
茲呂光之收西域亦自涼州魏萬度歸之破焉耆擊龜茲唐侯君集之滅高昌蓋未

有不由敦煌者其後唐之恢拓西域開置四鎮元之北庭置府別失八里置司亦資兵賑于甘肅清之防準部定伊犁皆厚哈密之戍重安西之軍道光同治再定新疆而肅州實筦運輸之鎖鑰稱新甘之咽喉帥轅每駐于此是河西先固新疆乃可安也漢定罕并先零則營金城屯田鎮撫析支諸羌則開西海屯田魏唐之用兵吐谷渾皆自西平而吐蕃之沒河隴則先得臨洮元世祖出臨洮而入蕃地則朶甘烏思藏諸地皆列郡縣清定青海亦由西甯凡自北路赴藏之師純以西甯爲孔道則洮鄰者亦青海西藏之根本也漢征匈奴每出朔方居延而至燕然金微與清康熙由甯夏會師翁金河戰昭莫多之路相近同治中烏科增戍皆謂必先平肅州而邊警乃可望息使其後增蒙甘之郵驛留圖賽兩盟之屯戍開甯夏至烏城西庫倫之直道則庫倫畔渙綏靖自易何致坐視烏庫之亡而無以援科布多之急哉清代盛時綏撫協宜套西之阿拉善額濟訥青海之和碩特諸部皆若一家無明代防邊寇防海寇之慮而歲糜正賦餽甘師者率二百餘萬田之荒者城堡之虛者曠林之韞藏

者迄無整理之效近則飛輓之停逾一紀矣而以甘土養甘人尙足自給則二百餘年損中益甘者其得失正未易剖別也說者曰河西一隅尙足立國豈有全甘萬里待哺於人者特我國交通西陲最稱不便而所謂歸新綏寧諸路尙滯開築之期即隴海之通亦可望而不可即使富有地利者日苦貧窶非所宜急圖補救者歟

湖南方輿紀要序

補戊辰

湖南之爲省北阻重湖南限五嶺苗獠錯雜溪谷幽險似無與於中國全局之重輕然楚得瀟湘五渚以爲南府則爭橫中原雄于春秋戰國漢封吳氏于此則南越不得窺江漢桂陽零陵之師出而南越亡後漢初侯登等以武陵長沙諸郡應岑彭之檄則光武之詔令行于交趾九真吳膝修以巴邱降晉則交廣萬里咸附隋薛胥平陳叔慎于湘州而嶺南諸州皆定李孝恭之伐蕭銑先解湖外之援而復收晉隋得嶺海之績南漢之覆滅南宋南明之亡皆以湖南先沒而北軍遂長驅而莫遏黃巢流劫于乾符之初者累載自沿湘而下敗李係陷潭州偪走王鐸于襄陽而後渡江



淮入雍洛唐雖不亡于巢而無能再振曾國藩以鄉兵崛起湖湘爲復武漢平皖寧之本同治之季滇黔關隴胥有湘軍之旌旗終且稜威天山挈崑陵濠池之二萬里還隸職方則不可謂湖南非全國之中堅也若夫譙王承以湘州覆于王敦張寶積以湘州下于蕭衍河東王譽以湘州俘于王僧辨則強弱衆寡之不敵而于其人無與張獻忠草竊之徒雖取長沙下衡永蹂躪袁吉撫建而不敢與左良玉李自成抗惟以入蜀爲得計固知無大志也吾獨異夫王琳屯兵長沙爲上游盟主旣挫周文育于金口走吳明徹于湓城可奄有東南矣而何以蕪湖一戰師燬身跳竟如蟻穴一穿全隄皆潰則湖湘後路不謀保固而又不治陸師之過也吾又異夫吳三桂矣滇幟一舉川黔衡潭不血刃而下響應者半天下有農夫釋耒工女下機之形使其北出鄂豫左取贛皖中原得失縱未可知而畫分南北如宋魏故事不難步武乃踞躅衡潭之間不敢親出洞庭一步三桂死而吳宗隨湖湘以覆矣馬殷周行逢諸人際紛紜之會倖踞一隅然其保境安民之才自非閔勗等所及江左湘州唐之湖南

爲帥者無數可稱者惟李皋耳洪軍之東未得長沙駱秉章以之籌兵籌餉厥後奠川蜀定東南皆惟長沙植其基此又岳武穆後差強人意者宋季向士壁守于前而綿理宗四十年之祚李芾死于後而廣厓不能爲一線之延汪立信文天祥建闔長沙之議祇嗟其晚明季何騰蛟崎嶇于衡桂之間者累載永寶常德得失不恒而卒無尺寸之功堵永錫取衡州圍長沙李定國克沅靖武岡馘尼堪而皆復退良以清保有長沙無發舒之餘地也顧氏引呂和叔云湘中七郡彈壓上游左振泮蠻右馳甌越控吳蜀之咽喉翼張四隅襟束萬里王應麟云湖南指顧伸縮皆足有爲南出則連韶之肩背可拊東顧則章貢之肘腋可抉西下則黔楚之咽喉可塞因謂爭南服者不得長沙無以成席捲之勢拮据于滇黔嶺嶠之間不得長沙雖欲執囊鞬于中原馬首且安託哉嗟乎顧氏此論爲南明而發也則夫洪承疇之經略西南孔有德屯齊等力戰湘灘資沅之交者實所以成混一之盛歟若曩時列郡形勢岳州襄山滯江處百越巴蜀荆湘之會全楚要膺自三國迄梁陳巴陵皆爲要地五代時長

江多事往往爭勝于岳州宋末蒙古得此而湖南兩粵次第傾陷明之張獻忠清之洪秀全皆以先得岳州而或上或下無不如志曾國藩之復武漢亦先得岳州蓋自江而東西自湖而南北巴陵皆居其要會巴陵未下不可圖進取也常德左包洞庭之險右控五溪之要秦拔黔中而楚益衰漢以武陵迫近羣蠻故有時移荊州治此五代時王逵周行逢等皆以此制馭潭衡今自巴陵而西取道辰沅指揮滇黔郡實爲問途之始衡州控引交廣襟帶荊湖元兀良合台自廣西犯潭州明清爭衡州者多次人民塗炭城郭丘墟兵禍之重古所未有以當楚粵之衝南北皆爲必取之地永州聯粵西之形勝抱湘川之要害爲漢越侯嚴下離水之道隋西南夷有事則慎擇永州總管唐高駢請守永州以杜黃巢北出明楊璟克永州則也兒吉尼不能復保廣西洪軍之度嶺亦先撲永州就湖南論長沙岳州皆關東南全局衡永次之寶慶者亦明季角逐之塗咸豐中湘軍以全力爭此扼石達開之上竄辰沅永靖控壓羣蠻屏障潭朗重岡複嶺帶水縈紆漢則五溪蠻出沒馬援劉尙諸人不克戡定唐

置辰州都督府以防制諸蠻李皋降王國梁嚴綬撫張伯靖皆在此宋章惇經制荆湖盡拓取羣蠻之地而朗澧邊患乃息清乾隆末苗叛勞福康安和琳之師征捕頻年未能盡寇晚乃收功于屯堡同治定黔之役亦于此進師蓋亦湘黔之鎖鑰也郴州桂陽內衛湖湘外連粵贛爲漢路博德下湟水之道當宋元入粵征師之徑清禦吳三桂堅壁永興吳軍東侵乃不獲逞洪軍入湘乘虛擣此得穴地之法陷鄂岳蹈金陵無堅不破夫郴桂之地久非世所重矣而洪軍一出遂如燎原之火將所謂險要者固無常乎今湖南鑛產豐富清季湘人經營曾收貿外之利而湘沅之畔饒沃廣衍米穀雲屯爲下游諸省所仰給特粵漢之軌至今未通澧南截湖爲田洞庭壅闕水患滋多則所以利運輸之路謀疏濬之宜者非近今所當加意歟

奉天貢舉表叙錄

己酉

昭代之初多沿明舊貢士多者未越四名且合奉吉鄉舉坿京始因遼學止得二額順治戊子乃增爲三迨於庚子又損其一康熙己酉還額爲三丙子之議定額爲四

恩科所加北皿所取在定額外厥數至少自是而後其請增者道光丁亥格於部議光緒戊寅乃得帝俞八名之額遂爲永制繼有請者不聞報可三省萬里比於內地貢舉之人不及一府柱石世胄多重材武孤竹遺族惟務耕商風尙所成定制使之旗閥系京更俟博考民版第者皆表斯編義州之烈光輔中興蓋平之勤書於史館官位知者亦備列之貢首嘉慶舉首同治濬都文達可畧觀矣表貢與第三

新疆方輿錄序 已丑

據秦隴之上游扼中外之關鍵者非今日之新疆乎何以言其然也綏靖鎮西者科布多額濟納之藩籬也吾守之則蒙古之西鄙固而燕晉鞏若苞桑矣和闐莎車者玉樹土司札什倫布之屏蔽也吾保之則青海西藏之北門堅而隴蜀安如磐石矣由伊犁而北出哈薩克指揮奄蔡震蕩堅昆則羅刹之東土可定也由疏勒而南出巴達克山問塗縣度結筏恒河則印度之全境可下也而且西逾葱嶺收浩罕基發布哈爾縱橫於媯水雷驚之間以直走大秦則歐州之要膺斷矣此所謂扼中外之

關鍵也往者張騫通西域而貢入條支班超護西域而威揚安息唐高宗經營西域吐火羅道置都督府者十六版籍盡西海（今地中海）元太祖取西域則北之欽察阿速南之天竺天方胥臣服焉尙得謂新疆不足爲乎或曰新疆名爲幅員二萬里而沙漠間阻岡嶺盤紆種類紛歧心力不一言輓運則無舟楫之便言攻戰則乏驍勁之師是以匈奴守伊吾廬不能以當竇固突厥阻浮圖城不足以禦侯君集高昌焉耆趙睢于貞觀而相率獻俘賀魯都曼跳梁於顯慶而終見繫組畏吾都八失里而迎降於元氏準部據伊犁而卒入於我朝他若龜茲莎車亦力馬力之屬更不聞有興國焉則新疆似無與中國損益之數也曰是又不然夫瓦刺之在明非強國也及我康熙雍正間則噶爾丹東窺蒙古而蒙古殘策妄南窺藏而藏破以誘青海而雍涼震驚以襲烏蘭布通而漠北俶擾故綏遠之防巴里坤之防烏蘇台之防廊廟猶爲之旰食藉非夷酋內亂王師戡定則西域爲中國患者固未有已也且漢元朔以前西域屬匈奴則渾邪休屠王牧河右而烽火通甘泉唐貞觀以後西域入吐蕃

則河隴淪左衽而寇掠及郊甸明不得西域則瓦剌猖獗於前土魯番憑陵於後嘉峪畫閉而甘肅一鎮防邊寇防海寇且岌岌焉豈非以不得新疆則西北邊塞皆如捧漏卮哉且夫葱河橫亘於山南麗水縈回於嶺北蒲昌牢蘭諸海闡池碎葉諸川胥足以供灌溉也和闐沙車產玉溫宿雅爾產金布剋精良銅鉛充牣胥足以供採取也今建爲行省議屯議墾以保障西陲固筭之得者如不聞烽燧之驚遂爲奔軼脫之計是猶處堂者見盜之不常至而遂謂門戶可不設也豈不悖哉近者新疆之亂回匪東竄烏克淪陷直晉各邊遠備庫倫近補纏金且有不遑安枕者此又可証新疆不固雍冀必不安也抑又聞之昔之善用新疆者非特以衛內也且可以攘外李廣利道輪台以滅大宛甘延壽越赤谷以斬郅支蘇定方涉雙河以震石國張孝嵩起安西以威大食耶律大石逕北庭而并河中地萬餘里元太祖征曲出律而滅報達等四十國此皆能善用新疆者今強隣偪處窺伺方張我不越雪山熱海以攻人則必有越雪山熱海以攻我者矣以孤懸絕域之區習尙異宜之俗而不能詰我

戎兵拓我疆宇異曰之變亦何可量也況不得浩罕則膏腴不盡屬我不得阿母河鹹海則形勢不全歸我此豈可坐以待人之攻哉或曰新疆之重地在伊犁乎曰在鎮迪一道夫迪化前阻雪山後倚大蹟左通哈密右拊精河前漢車師六國地武帝首通之以制西域者也後漢則置戊己校尉於此而天山以南修朝貢前涼則置高昌郡守於此而葱嶺以東聽役使唐則建庭州治此而崑陵濠池爲郡縣元則降回鶻有此而葉欽和闐無抗顏行者是則迪化爲全疆重地之明証故烏孫得伊犁矣而不敢抗漢之都護突騎施得伊犁矣而不能取唐之輪台悅般高車得伊犁矣而皆不能并西域是安得謂新疆重地在伊犁乎若疏勒一城則班超以之定西域而近今霍集占阿古柏所倚爲窟穴亦南疆之要地也有斯土者不能追蹤漢唐元之偉績撻伐西戎而乃曰新疆不足自保也不亦懦哉

乾隆以來繫年要錄序

李氏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實仿長編靖康要錄則爲實錄摘本王氏東華錄仿靖康



要錄從實錄摘列所載京外要任除罷蓋本于涑水巽巖之公卿百官表第外而邊疆大吏駐防將帥提鎮各道內而京旗卿寺翰詹科道皆未之及邊務外交維時樞鉉多主秘密財政諸端本非所重其略宜也燮嗜掌故幼讀王錄心竊慕之嘗爲條舉宜蒐補者泊于入都史館舊檔起居注長編洋務本末之類靡不究索詔令奏議亦有寫錄爰仿李氏要錄一一備載限于紙幅章疏之屬未爲詳列大凡王錄應補諸條多已削草例以要錄常熟諸人日記郎潛紀聞等書對于官書有異同者皆宜甄補待諸異日同治繫年要錄十三卷今先寫竟洋務諸奏擬坳事日量爲補入邊界棄地條約失平藉可垂鑒官制食貨兵農刑法自宜約載戰功諸奏多非實跡可勿錄也

論清光緒時之財政手

光緒之初恢復新疆籌辦海防議練東三省兵經費日增領度支者致慮匱乏二年十一月戶部遂奏抽釐捐輸日見衰耗本有正供半屬虛懸上整頓丁漕鹽關釐金交代防營開支各條爲裕源節流之計其時西師出關未告全功而晉豫賑務又耗鉅數五年八月翰林院侍讀王先謙奏舊入之欸如地丁雜稅鹽務雜欸等共四千萬今止入二千七八百萬新入之欸如洋稅一千二百萬鹽釐三百萬貨釐一千五百萬籌出欸如兵餉河工京餉各省留支四千萬今只支二千四五百萬新有出欸如西征津防兩軍約一千萬各省防軍約一千萬謂尙有贏餘戶部奏新增洋稅以供機器海防之用舊有入欸供應支者實無盈餘釐金捐輸爲西征各省防軍所耗則國用已不足五年減江甯府浮糧十分之一六年伊犁爭約將至用兵戶部上籌餉十條曰嚴催各省墾荒曰捐收兩淮票本（票商每年每票除預繳正雜課外仍令捐票本上則捐銀一千兩中則捐八百兩下則捐六百兩每年約可捐銀五六十

萬兩）曰通核常關稅曰整頓各項釐金曰查州縣交代曰嚴核各項奏銷曰專提減成養廉（每年約可提銀六七十萬兩）曰催提減平（每年約可多解四五十萬兩）曰停止不急工程曰核實顏緞兩庫折價十年法越事起戶部又上開源節流二十四條綜光緒元年至十年用款多者曰西征軍餉自二年至四年請銷二千六百萬其後每年率耗庫帑至八百萬曰晉豫陝賑款約三千萬曰海防經費（每年南北洋各撥二百數十萬）曰河工用款約千萬曰法越軍務用款（甲申一年即一千五百萬合計亦在三千萬）曰歸還伊犁賠款（六百餘萬此外教案間有賠款又上海贖回鐵路三十餘萬數均非鉅）而從前未有者則爲貸借洋款咸豐之末蘇省論沒上海之防華洋合力即有借款之舉同治四年署廣東巡撫蔣益澧奏借洋款濟餉左軍西征屢貸洋款及元年出關遂有大借洋款之請兩江總督沈葆楨疏爭之廷議發部帑二百萬代之而洋款之借仍不能止法越事起廣東借洋款尤多十一年戶部奏新借洋款本息將來償還須三千數百萬兩合舊款計之爲數

之鉅可知若入欸則洋稅歲有所增奉吉開荒設治而賦稅釐捐均有加四川之改辦鹽務烟台條約之添設洋關甘肅協餉置省之年裁定爲四百八十萬各省裁汰防勇用款亦有所節實官捐例停於五年至甲申之役又開新例綜計出入以光緒十年戶部奏頒各省彙報出入冊核之歲入常例徵收之目十曰地丁曰雜賦曰地租曰糧折曰漕項曰耗羨曰鹽課曰常稅曰生息新增徵收之目四曰釐金曰洋稅曰新關稅曰按糧津貼本年收欸之目四曰續完丁漕各項均有曰捐輸曰捐繳曰節扣歲出常例開支之目十七曰祭祀曰俸工曰兵餉曰驛站曰禮憲曰廩膳曰科場曰賞卹曰採辦曰辦漕曰織造修繕曰繕河工曰公廉曰雜支新增開支之目四曰勇營餉需曰營局經費曰洋欸還借曰息欸計共收銀八千二百三十四萬兩有奇支銀七千八百一十七萬兩有奇而錢數糧數之收支不與焉此光緒初年財政之大概也

光緒乙酉法約告成兵事幸息刑部侍郎薛允升上練旗兵固根本之奏戶部議令

各省就報部兵勇餉三千四百萬之數每省各裁節至三十萬爲加練京兵餉之用是年廷議籌海籌邊又增海軍經費東三省練兵餉合加復俸餉等約千萬而洋藥稅釐併征各省勇餉局費節省亦鉅合之洋稅歲增之數亦不貲出入尙足相抵十三年鄭州河決戶部上籌欸之目六曰裁撤外省防營長夫曰暫停購買外洋槍砲船隻機器及砲台各工曰變通在京官兵應領各項米折曰酌調河南附近防軍協同工作曰捐輸鹽商請獎曰預繳二十年當課及匯號捐銀免領部帖而第二第四未行又改海防捐例爲鄭工(實官等以六成上兌)十五年以議修盧漢鐵路增撥鐵路經費十六年議權土藥二十年朝鮮役起軍用繁鉅息借洋款商欸及和議既定又借俄法英德之款以賠日本兵費歲增攤各省關銀一千二百萬兩益以匯豐克薩華商等款本息及新增宋慶等軍餉乾八百萬蓋歲出之增於前者二千萬二十二年十一月戶部綜上籌欸之目十曰核扣養廉曰鹽斤加價曰茶糖加釐曰當商捐銀曰土藥行店捐銀曰裁減制兵曰考核錢糧曰整頓釐金曰裁減局員薪費

曰重抽煙酒稅各省奉行不一又加征土藥加課當商、出藥就近每百斤繳足六十兩 典當七千數百餘坐自本年起每坐按年納稅五十兩歲可征銀三十餘萬兩（添扣減平（旗綠各營兵餉等欸每年一千四五百萬每兩減平六分一年約節省銀八九十萬勇餉支庫平者統案湘平發給）其間以江西減徵丁漕錢價湊解洋款行之各省者有鉅數（每地丁一兩令各屬加解平餘銀七分每漕米一石加解錢價平餘銀一錢湊解四國借款二十三年八月初九戶部奏各省地丁糧石大半以錢折收比較市價總有浮多即令各按照原數分別減征提用仿江西成案議定辦法奏報）二十四年以續付日本賠款而蘇州松滬九江浙東貨釐宜昌及鄂岸鹽釐五百餘萬又之以抵借其後新政繁興各省練兵興學又有隨地自籌之款（有由鹽欸加者有提平餘漕餘者有提陋規者有行雜捐者）名目多至不可計二十五年九月戶部復上籌餉之目六曰鹽票鹽引捐輸曰土藥加收三成曰核減解款匯費曰酌增田房稅契曰菸酒加倍徵收曰顏料緞疋折價而關稅匣金之提中

飽與提銀幣鑛業招商局餘利之奏亦先後下綜計用款鉅者爲河工（自鄭工至山東決口各工用款約在二三千萬）賑需（蘇皖江浙及順直歷次賑撫山西癸巳邊外之災奉天之災合各省計之亦數千萬）軍務（中日之役約五六千萬甘肅剿回約千萬）賠款（中日之役二萬萬而武穴等教案之賠者不與）入款鉅者爲息借商款（一千萬元）昭信股票（一千數百萬）捐例（海防鄭工以每年計除銜封翎枝外在數千萬以上）歷借外債（賠日本還遼南及借供軍餉購船砲約在三萬萬以上）皆無定者商借外借皆有本息則出者又浮於入焉其實業有濟財政者則東三省之開荒漠漠河之金鑛開平之煤鑛大冶之鐵鑛關內之鐵路皆其著者綜計已亥年收支之數入款若地丁（實徵二千四百萬）耗羨（二百五十萬）漕折（二百二十餘萬）漕項（一百一十餘萬）鹽課鹽釐加價（一千三百四十餘萬）釐金（一千六百餘萬）各項雜款（一百餘萬）洋稅（二千六百六十餘萬）土藥稅釐（一百八十餘萬）共八千八百餘萬出款若各省留支（地丁五百餘萬耗羨

二百五十餘萬雜稅一百六十餘萬供祭祀禮憲廩膳俸食公廉採辦修繕驛站用者）各省旗綠兵餉（一十三百餘萬）防練薪餉（一千八百餘萬）海關經費（約三百六十餘萬）內務府（一百餘萬）鐵路經費（八十萬）甘肅新餉（四百八十萬）東三省俸餉（一百餘萬）海軍經費（五百餘萬）出使經費（一百餘萬）山東河南河工費（二百二十萬）直隸永定河工（三十萬）籌還洋款（二千三四百萬）京餉（八百萬）邊防經費（二百餘萬）籌備餉需（二百萬）撥解加放俸餉旗兵加餉（約三百萬）共一萬一百餘萬不敷一千三百餘萬（按入款內未將新增各款列入非真不敷也）此光緒中年財政之大概也

按俄法英德借款派之各關者皆有的款派之各省者全賴自籌戶部原奏已自言之自養廉減成綠營節餉及各款減成平外皆出於商民者（如加稅加課加價提平餘漕餘稅餘之類特有直接間接之分）又蘇滬等貨釐宜昌鹽釐等抵還借款撥補之款各省強半不解受撥之省亦多設法自籌仍取之商民此其大



較現所列出入數目舉其凡而已小數訛舛在所不免總之理財之本在生財生財在墾鑛林漁以工化以商通乃有財用是農業者尤本原之本原也

光緒庚子復釀兵禍辛丑約成遂有四百萬五千萬賠款之鉅而各省自賠者不與戶部上籌款之目曰裁減虎神營驍騎營護軍營津貼(共一百四十萬兩)曰裁減神機營經費及步軍營練兵等口分(共一百二十餘萬兩)曰停支官員兵丁米折(約一百餘萬兩)曰酌汰南洋及沿海沿江防費並勇營練軍綠營曰試辦房間捐輸按糧捐輸曰酌提地丁收錢盈餘剔除中飽曰鹽斤再加價四文曰土藥茶糖煙酒釐數再加三成時由部庫提充者爲加復俸餉旗兵加餉加增邊防經費共三百餘萬派之各省者一千八百餘萬而第一期付款竟無誤二十九年以練新軍復派各省練兵經費而設大學堂立巡警部派專使等經費又皆攤之各省此類甚多其後預算各省解款一門所列是也蓋歲出之加於初年者多矣各省之辦新政率就地自籌巡警教育其數尤鉅奉天一省警費至三百餘萬湖北一省撥提地丁錢價

盈餘充學費者至六十萬四川以解賠款而按糧津貼捐輸之外又有賠款新捐兩江閩浙湖北河南陝西新疆之解賠款於丁漕例徵外有曰賠款捐者曰規復錢價者曰規復差徭者曰加收耗羨者其名雖殊而加取於民者則同蓋至是而加賦之名不能避矣練兵經費攤解之始多提銅元餘利其後以銅元爲害市面復議停鑄而原指供軍費者遂無著土藥統稅收數大盛則多以抵之英日美商約之成有裁釐加稅統一幣制之議加稅之議未就而設銀行及鑄幣廠之謀統一幣制者相繼行鐵路借款雖多而入款亦漸旺直隸兩江湖北各能籌款其雜捐之目多至百餘鹽務自迭次加價收入亦多釐稅以定增加獎叙亦旺於前捐例則停於二十七年以練兵復開至三十二年又停歲入之增於前者其大端爲糧捐（加按糧捐之類）鹽捐（如鹽斤加價鹽引加課土鹽加稅行鹽口捐之類）官捐（如官員報効酌提丁漕贏餘酌提優缺盈餘之類）加釐加稅如煙酒土藥之加釐稅百貨釐及統捐稅契加徵斗秤捐（雜捐（如彩票捐房舖捐糧捐樂戶捐之類）節省（如裁節綠營

節省河工經費核扣驛站節省各署局經費之類、實業（如鐵路電局各工廠餘利之別）出款自賠款練費外各官署新增費亦爲大端其介乎出入之間者則爲借款（如滬寧正太京漢道清九廣諸路之類）吉長奉新則以有所牽率而借以三十四年各省所報歲出入冊計之均在兩萬萬以上此光緒末年財政之大概也

### 舊迪化府論

府東屏伊吾北走龍勒西通弓月南衛天山川渠灌注山嶺縱橫形勢雄盛實西域之頭項中外之關鍵漢初車師諸國役屬匈奴則隴右常受其困武帝開通西域此與吐魯番皆置校屯兵史稱爲披匈奴之勢後漢永元後亦置校尉於此范書言車師六國接近北虜蔽扞西域是以張璠請脇車師後部閻詳請更立後部王阿羅多皆爲車師後部易招引北虜以亂西域並指是府地也魏時通西域則車師後部首受王印元魏時高車柔然迭據此周時突厥亦得此皆能侵軼朔漠服役西方隋時西突厥莫賀可汗居貪汗山有浮圖城莫賀城盡得迪化地而伊吾高昌焉耆諸國咸附唐降突厥浮屠城置庭州爲滅賀魯都曼之資而郡縣遂薄西海其後王方翼之討十姓戰伊麗進熱海亦出庭州開元天寶杜暹蓋嘉運王正見封常清之經營西域大都自北庭發跡故北庭節度號防制突騎施堅昆土馬之雄與安西同稱天下最新舊書之所載岑參高適杜甫之所歌歷歷可證蓋其地進足以擣伊列踰葱

嶺而拓疆於媯水雷轟之間退亦足以守金嶺保輪臺而爲河隴之援廣德大歷之間河隴盡沒楊休明李元忠支拄危難之間猶爲唐守迨貞元陷於吐番與伊西甘涼同爲番地唐之河湟遂不能復咸通中回鶻僕固俊自北庭取西州而回鶻遂盛於西域遼太祖逾流沙取浮屠城而西域遂服於遼宣和四年耶律大石自北庭西行闢地萬餘里元太祖西征亦自北庭進師泰定末地入瓦剌及明正統遂以長驅漠北震蕩中原正德以後吐魯番盛而不敢大寇西邊者懼瓦剌之得北庭議其後也明末瓦剌固始汗居此遂因之侵據青海清代康熙雍正之際木壘以東雖爲我有而烏魯木齊仍隸準部故岳鍾琪查郎阿屢出師而不能奏掃穴殲渠之效乾隆阿逆之降薩喇勒等一踰烏魯木齊而伊犁遂無立草自是準部屢降屢叛墟其地瀦其族亦皆於此進師二十八年以後建立郡縣分屯列戍都統提督胥駐於此道光中回疆累擾轉餉治軍皆以此爲根本同治三年索煥章之變廸化淪陷而南北諸城遂無一存猶幸古城諸地得失不常景廉諸軍以屯以戰左宗棠劉錦棠因之

得以首復迪化建瓴而下南八城門戶洞開遂無抗顏行者設烏垣不下而白彥虎與帕夏諸酋相爲首尾則雖師武臣力挂弓天山飲馬熱海之勳豈可以歲月計哉特是自乾隆建置後更嘉慶道光休養生息百年之久譚斯土之盛者多謂其商賈輻輳有吳楚風然自近疆吏奏疏觀之而一郡之大墾田有數戶口不充遠不能與秦晉一縣匹欲如龔自珍所云人則損中益西財則損西益中者蓋亦難矣（光緒六年四月左崇棠奏奇台報墾民戶九百有餘軍營新墾六千六百餘畝迪化舊報承墾三千餘戶核多浮冒茲按冊報連新增民戶實只二千有奇軍屯尙未據報畝數昌吉新舊墾戶共一千三百有奇綏來共九百餘戶）然以形勢險要論之伊犁雖同在北路自俄界累改四面臨邊實不足控制全省迪化則進退伸縮猶足有爲南下天山則可制八城東踰流沙則可通安肅爲全疆之形勢所重固不得而易也今志戶口雖增仍不足當中原一縣之數然則墾草殖穀疏渠聚民者非所當汲汲歟



石磧名沙陀故號庭沙陀突厥其從咄陸寇伊州圍天山者則今自廳入哈密之道其從吐蕃寇北者則今自廳入迪化之道至於歸彌射於伊麗討鐵勒於天山皆其餘部非其大支歷觀唐世北庭伊西有事則沙陀恒爲戎首亦以形勢較便故也清初之禦準部衛喀藩亦置戍於此康熙雍正之用兵西陲富寧安之征烏魯木齊阿拉納之援吐魯番皆自巴里坤岳鍾琪之進木壘張廣泗之防陶類鏡兒泉亦自巴里坤迨乾隆之戡準部而鄂容安永常諸軍亦無不出此自是而後置郡縣列營屯比於內地同治回變廳城獨能自守且西援古城阜康東剿哈密歷更艱險竟能保北路之門戶爲大軍西討之道設諸城之失亦與同覆則纏金之運路無由通而安逆甘回勢將聯絡一氣爲我西北之害陝甘山西北鄙防不勝防西陲之憂非止不能恢復已也然則新疆之復以茲城之存茲城之存以旗兵之善守乃疆吏善後必統移旗隊於古城雖亦爲東西郵驛所經而較茲城之衛蒙藩障甘肅者則有間矣且古城東望廳治西瞻迪化形如釜底此張廣泗所謂木壘不足守而同治中古城



之所以失也夫移堅守之完師就已墟之故壘何如鳩列城之遺兵合雄鎮之舊部也當事力陳五便毋亦狃遷營之見而忘全疆咽喉之備歟

### 舊哈密廳論

廳控引西域翼蔽蒙藩南衛瓜沙北接蒲類漢晉元魏以前伊吾時屬匈奴柔然中國之道西域者多由敦煌取道樓蘭以達車師焉耆故廳不當孔道然自漢永平後竇固竇憲之征匈奴皆累用兵於此厥後因伊吾膏腴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乃復開設屯田置伊吾司馬此用哈密以經營西域之始也前秦呂光還涼州梁熙棄伊吾關不守河西諸郡遂爲光有他如唐契欲自伊吾趨高昌薛世雄欲自伊吾擊突厥即今西北通迪化西通吐魯番之路元魏累以兵自伊吾迎高昌王唐初得伊吾即因之以取西庭二州此漸以伊吾控引西域之証廣德大曆以後河隴覆沒伊州亦亡唐通安西北庭南北之路皆斷咸通而後張義潮索勳雖皆稱伊西節度要亦羈縻而已宋王延德之入高昌則取道於此明因元裔威武王之嗣錫爵置

衛用以外馭西域內衛甘肅凡諸番入貢必哈密譯其文乃發控諸戎而襟華夏特爲重地陽關鄯善之路寢以荒廢而廳境遂爲通西域之孔道矣正統以後吐魯番日張哈密爲其所困自成化至正德嘉靖累議經營而卒不能復罕東諸衛因以內徙迄明一代瓦剌土魯番之鴟張或犯諸邊或相劫奪而明人不能制者以哈密旣失天山白龍堆之險授之于人無以折東西之勢而制其死命也順治之初河西米國棟之亂哈密之酋乃敢與合勢內犯甘肅此見哈密之能爲甘肅患也康熙於此置兵列戍並經略巴里坤以扼北路遂爲乾隆蕩平準部之本同治回亂哈密一城旄失詎得文麟張曜諸軍先後練兵興屯於此爲應援古城聯接安肅之路光緒元年湘軍出關鼓行而前直蹈迪化後顧無虞者以哈密完固也伊犁之約俄欲背盟左宗棠又治兵於斯扼南北之喉吭通關隴之聲勢論者謂廳治爲北出巴里坤西北出迪化西出吐魯番南入嘉峪必由之途又自廳治之西逕額濟納阿拉善二部之北可直達伊克昭盟杭錦旗之纏金爲通山西商路廣莫無垠隨地可至纏金商

路則爲昔日採購山西包頭糧石濟軍之途又不可不知者十一年改建行省軍府乃移迪化此廳治爲全省鎖鑰之證北史高昌傳自敦煌向其國多沙磧無有蹊徑欲往者尋其人畜骸骨而去多致亡失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又言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然則廳境之爲孔道自魏已然矣

舊吐魯番廳論

廳爲西域之要膺南疆之門垣北翼迪化南襟青海漢武與匈奴力爭車師前部以制西域即廳境也自漢晉以前地勢之在西域視迪化哈密尤重以地爲自鄯善行西域北道之衝而伊吾時屬匈奴道路常塞也故兩漢之圖西域皆先置田列校於此而後城郭諸國乃爲漢有晉張氏據有河西破戊已校尉而郡高昌遂奄有西域呂光之破龜茲亦自高昌唐規西域先滅麴氏郭孝恪之取焉耆王孝傑之復四鎮皆從西州說者謂高昌田原饒沃物產豐富風穴蒲昌海之險胥在其境過此而西若焉耆龜茲並少險可扼然則歷代之著意于茲者蓋謂茲郡之於西域猶粵之有

始興蜀之有夔門楚之有襄陽然高昌旣得則其餘諸國悉成破竹之勢貞觀之末始置安西都護府總制西域顯慶以後都護移龜茲又別置北庭都護控天山以北而西州地望始少殺迨大歷以後吐蕃盜河隴西州與北庭安西互相脣齒堅爲唐守大歷襄郭新李元忠之詔建中迎北庭安西將士之書其艱危支柱之跡猶可考見豈人心盡忠唐哉亦以西州不失則北庭安西聲息猶相通也咸通時回紇據有西州而吐蕃之在西域者遂盡變爲回紇則其地形之要從可知矣宋元之代回紇亦都護據此亦爲大國明吐魯番且能北抗瓦剌東併哈密爲西陲之鉅患明之邊吏竟熟視而無如何清代康熙雍正之間與準部力爭吐魯番闢展諸邑遂爲戰場回族居此者或內徙肅州或外徙喀喇沙爾乾隆中旣平準部首復其酋於此又遣兵駐守吐魯番下八城有如拾芥同治回變庫車先失廳治繼亡西域淪於安集延之族者遂十餘載劉錦棠之復全疆烏魯木齊旣下首馘吐魯番怕夏白彥虎等不復敢爲負隅之距不期年而八城全復矣近歲疆吏條其戶口田賦之數亦爲鎮

迪一道寇光緒十七年以後新疆巡撫魏光燾陶模諸人又於羅布淖爾建城開屯以通安西而復古陽關之道二十二年河湟之變殘匪餘孽安思由廳境西竄牛允誠諸將累敗之逃死無所俯首就撫安置蒲昌以耕以宅而後河湟叛亂之局結設若先無成備則車師焉耆之間必罹西甯河州之荼毒而同治甲子之禍將又見矣則廳境之於今新疆誠要地哉

舊庫爾喀喇烏蘇廳論

廳據北路之腹心扼迪化伊犁之關鍵北達葛邏祿南控焉耆有黑水葉河之饒有金嶺大磧之險誠西陲用武之地也漢五將軍之征匈奴楊雄曰長羅侯以五萬騎震其西匈奴傳曰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以地形証之宜由斯入漢永平戍車師後部而烏孫來服其後呼衍王常展轉兩海之間則斯土亦其出沒之所蓋漢車師後部山北六國通烏孫之道唐梁建方蘇定方之征西突厥蓋嘉運之取吐火仙皆道出金山之北而西至伊麗碎葉未有舍是而他由者

也說者謂唐於葛邏祿部置玄漠諸府又於碎葉東置崑陵諸府其後西突厥突騎施相繼自王玄漠崑陵唐皆不能有斯土遂爲唐西境所極而爲戰地矣耶律大石之王西域置巨鎮於此遂以控回紇畏兀兒諸國元太祖之西征乃蠻亦皆收斯土而後進取今伊犁諸地海都之叛克葉密里實爲重鎮清代之平準部西路之出博羅塔拉者兵實由此進同治回變此城先陷而伊犁迪化劃而爲二遂皆不可保則廳爲西陲要地之明証其他外裔若柔然之踞此則臣西方諸國突厥有此前則據浮圖城以制西域後則犯庭州震金嶺而處月處密諸部皆爲之屬瓦剌牧此則足爲哈密吐魯番之害至清代且能拒岳鍾琪進烏魯木齊之師無他地居北路東西之中得之則北之塔城南之喀喇沙爾東之綏來西之精河皆可以惟我所向一旦失之則聲息間阻援應不通有瓦解之勢也光緒之復新疆金順亦駐重兵於此以固邊防惟其地沙磧間雜墾田較少改行省後雖置官分郡而賦入實不足自給蓋變行國爲城郭若斯之難也又悅般高車之強常與柔然相攻伐於蒲類以西而柔

然西突厥亦嘗通兵於焉耆龜茲此蓋其馳逐之地清代策楞雅爾哈善之夷準部亦屢於此鏖戰而擣伊犁無他地爲北路中權所在故同治茲城之失伊犁郵驛輓饋皆北走塔城以達科布多艱險勞費數費於前也光緒伊犁未收以前茲城特置重兵以防俄防回而爲伊犁將軍之行府以城有西湖驛故章奏亦曰西湖今營縣雄列內以保固迪化外以援應伊犁塔城說者謂廳於全疆亦晉之雁門秦之酈時也嗚呼可忽視哉

### 舊伊犁府論

府山河四塞川原饒沃外接康居大宛內衛安西北庭据全疆之上游爲西北之門戶自來用武之國漢得烏孫則可以東擊鹿蠡西斬郅支說者謂斷匈奴右臂後漢得烏孫則班超遂平西域唐平賀魯置崑陵濠池都護而北之葛邏祿西之昭武九姓南之吐火羅諸國遂徧置州府今裏海以東地中海以北皆爲之屬則伊犁之足以控西極而通今突厥之道也西遼之西耶律大石西至起兒漫還都於虎兒幹思

也說者謂唐於葛邏祿部置玄漠諸府又於碎葉東置崑陵諸府其後西突厥突騎施相繼自王玄漠崑陵唐皆不能有斯土遂爲唐西境所極而爲戰地矣耶律大石之王西域置巨鎮於此遂以控回紇畏兀兒諸國元太祖之西征乃蠻亦皆收斯土而後進取今伊犁諸地海都之叛克葉密里實爲重鎮清代之平準部西路之出博羅塔拉者兵實由此進同治回變此城先陷而伊犁迪化劃而爲二遂皆不可保則廳爲西陲要地之明証其他外裔若柔然之踞此則臣西方諸國突厥有此前則據浮圖城以制西域後則犯庭州震金嶺而處月處密諸部皆爲之屬瓦剌收此則足爲哈密吐魯番之害至清代且能拒岳鍾琪進烏魯木齊之師無他地居北路東西之中得之則北之塔城南之喀喇沙爾東之綏來西之精河皆可以惟我所向一旦失之則聲息間阻援應不通有瓦解之勢也光緒之復新疆金順亦駐重兵於此以固邊防惟其地沙磧間雜墾田較少改行省後雖置官分郡而賦入實不足自給蓋變行國爲城郭若斯之難也又悅般高車之強常與柔然相攻伐於蒲類以西而柔



然西突厥亦嘗通兵於焉耆龜茲此蓋其馳逐之地清代策楞雅爾哈善之夷準部亦屢於此鏖戰而擣伊犁無他地爲北路中權所在故同治茲城之失伊犁郵驛輓饋皆北走塔城以達科布多艱險勞費數費於前也光緒伊犁未收以前茲城特置重兵以防俄防回而爲伊犁將軍之行府以城有西湖驛故章奏亦曰西湖今營縣雄列內以保固迪化外以援應伊犁塔城說者謂廳於全疆亦晉之雁門秦之酈時也嗚呼可忽視哉

舊伊犁府論

府山河四塞川原饒沃外接康居大宛內衛安西北庭据全疆之上游爲西北之門戶自來用武之國漢得烏孫則可以東擊鹿蠡西斬郅支說者謂斷匈奴右臂後漢得烏孫則班超遂平西域唐平賀魯置崑陵濠池都護而北之葛邏祿西之昭武九姓南之吐火羅諸國遂徧置州府今裏海以東地中海以北皆爲之屬則伊犁之足以控西極而通今突厥之道也西遼之西耶律大石西至起兒漫還都於虎兒幹思

朶說者謂卽今伊犁其拓地東距火州南抵幹端西極塔什干而括塔拉斯則是東南得今新疆全境西南且併俄之仙米怕費爾干諸省全得之固善用伊犁者也元太祖西征得阿力馬里而南至塔什干及鐵門其後北出之軍遂追茂里於欽察南出之軍遂至忻都今之印度俄羅斯皆有元人車轍馬迹而西征之始寔道五城趨亦列以擣西遼之都則今伊犁也外裔得之若柔然得烏孫故地則臣西方諸國西突厥亦居此而用兵於伊吾蒲類爲患於安西北庭役屬西域以至西海故賀魯之叛庭州以東皆爲震動無他十姓之強以地居伊列左右扼西域之形勢也突騎施得弓月伊麗則唐之安西北庭時嚴警備娑葛之變且分道出安西撥換覆牛元獎之師蘇祿之怒且舉兵掠四鎮有趙頤貞之圍當神龍以後至開元天寶安西北庭將帥之經營廟堂之措置西事者大都皆爲突騎施也唐之末葛邏祿又得十姓故地而突騎施返爲之臣大食之盛傳之者曰東距突騎施而康石臣之時突騎施已徙焉耆金娑嶺爲今喀喇沙爾迪化地則伊犁又屬大食故得以臣服康石、憑陵吐

蕃也明瓦剌居此故也先得以誘脅諸部窺伺塞下其後雖爲吐魯番所侵而和碩汗之居烏魯木齊者且能逾流沙而王青海至清順治康熙雍正之朝綽羅斯居此日以盛強喀爾喀之敗竄衛藏之殘破青海之煽動回部之脅制皆噶爾丹諸酋之爲三朝肝食九邊騷動由綽羅斯據伊犁而善用之也故土爾扈特之逼徙哈薩克之服役雖俄人亦坐視而無如何良以據形便之地用頑健之衆又兼東得額爾齊斯南得回疆之饒故以食以戰無不給也一乾隆之定伊犁內之回疆外之哈薩克皆受約束供徵調與郡縣無異今日人之論曰設乘得伊犁之威遂南略印度西招波斯舉今葱嶺以西雪山以北若所謂浩罕基發布哈爾巴達克山博羅爾坎巨提諸部悉置兵吏而守之則印度可得而無英人之憂波斯可下而掣俄人之勢可以復唐元疆理之盛何致舉有用之地有用之費糜之百年反鯁鯁焉慮人之相逼哉嗚呼乾隆之代有議招五印度者矣道光之初有請用師浩罕者矣然我之規模固曰先治內後治外也豈非天哉同治回變伊犁最後陷光緒之復以重金索之俄今

界約屢易四面臨邊非特無唐崑陵濛池之雄抑且非烏孫之舊昔爲全疆中權之地今則西鄙而已始乾隆之戡準部爲圖曰伊犁東路曰伊犁西路西路起霍爾果斯包圖斯庫泊特穆爾圖泊而盡吹河塔拉斯河之境南逾那林河北至雅爾哈圖鄂拉鄂拉山也接右哈薩克以西極貝勒古爾吹河之尾必庫爾二泊阿桂奏先經營伊犁後再布置吹塔拉斯尋以緬事去伊犁而布置吹塔拉斯之議遂輟二十八年七月諭將軍明瑞等巡查吹河及塔拉斯河阿勒和碩沙喇伯勒等處驅逐哈薩克布魯特越境游牧其年十月又定伊犁巡查哈薩克布魯特南路自特穆爾圖泊之南由巴勒琿嶺至塔拉斯吹北路沿伊犁河由古爾琿阿里瑪圖至沙喇伯勒而伊犁官兵之換防南路者皆由巴勒琿嶺循吹塔拉斯兩河而南渡那林河以至喀什噶爾諸城兼任巡邊之役迨嘉慶初年換防者由巴勒琿嶺遷出特穆爾圖泊之南以渡那林河哈薩克布魯特諸部遂漸聚吹河塔拉斯河之域而耕牧張格爾平定後將軍玉麟等尙擬復巡查吹塔拉斯之舊而領隊大臣甫至吹河近地卽爲

布魯特所劫於是改由冰嶺換防而那林之道亦廢同治二年常清以勘中俄界線派員南出特穆爾圖泊者又爲俄人所阻三年因認常住卡倫之議然尙存特穆爾圖泊爲界之名光緒壬午伊犁既歸重訂界約而霍爾果斯至喀克善山以西以北皆爲所畫凡昔之特穆爾圖泊及伊犁西路之阿爾瑪里吹塔拉斯諸地遂爲俄之斜米爾吉立錫爾達里亞兩省詩曰日蹙國百里今計伊犁畫出之地合之塔城勒布什河東北至愛古斯西北至巴爾噶什湖之地喀什噶爾西南至和什庫珠克嶺阿喇楚勒河之地蓋廣輪又不止五千里也魯田鄆驢之歸魏地焦沃之復其亦有時乎俄人改特穆爾圖泊爲伊西色克庫里湖吹河曰楚河特穆爾圖泊唐熱海有唐碑吹河唐碎葉川

### 舊精河廳論

廳南控天山西扼車嶺實迪化慶綏之藩籬伊犁之鎖鑰漢烏孫得此則擊匈奴而有鹿蠡庭之捷以聯漢蒲類之戍元魏悅般居此則屢戰柔然後周西突厥亦得此

以制焉者龜茲諸國北史言處羅復立二小可汗一在石國一居龜茲北名鷹娑川此居鷹娑之北則亦制南疆而通伊犁之要地矣唐蘇定方之平賀魯元太祖之征契丹皆過此即唐書地理志黑水守捉踰車嶺至弓月渡伊犁之道魏柔然之侵烏孫必亦由此以其地當庫爾喀喇烏蘇走伊犁之孔道清代之平準部諸軍累經精河以擣伊犁蓋廳距伊犁不過二三百里而北顧博羅塔拉南望伊犁河皆有擇利而進無不如意之勢所謂扼其喉吭而拊其肩背者也乾隆三十六年烏巴錫之來歸西路舊土爾扈特賜牧於此與安阜綠兵屯田錯居設官設台以固伊犁之後路壯慶綏之形援光緒置廳兼得博羅塔拉則乾隆初次用兵準部兩路會師之地歷稱西陲形勝噶爾丹之亡則由策妄那布坦徙博羅塔拉阿睦爾薩納之叛則兩次據博羅塔拉薩喇爾之討阿逆亦以兵至博羅塔拉而班第鄂容安則以不得至博羅塔拉而死說者謂其地北至塔城西至伊犁東北至科布多東至烏蘇皆爲適中之地故一旦得之則可以雄視北路四出震蕩準部各台吉向分牧伊犁額爾齊斯

雅爾庸爾哈喇烏蘇尤以此地爲心腹邇則時勢遷變近臨俄境防守視前彌重然則廳境固能爲將來伊犁之安危而係全疆之治亂者至其產鹽產金累見紀載而水嶺雪泮輒川渠漲溢阻滯行旅然則因其自然之利置權設治引水溉田劑其饒足以圖富庶以給饋餉亦計之不容已者也今博樂置縣耕屯斯廣伊塔烏蘇聯爲一氣視前布置又稍密矣嗟乎以俄新舊黨之爭而博樂置縣之議乃啓今新省形勝視博樂者亦多矣何時盡舉而縣之哉

### 舊塔城廳論

廳南阻沙陀北通外徼劍河在其左鹽泊居其右寔所以屏障西極限別裔夏漢鄧支由此而徙康居後漢呼衍王轉兩海此亦遊戈之所高車突厥皆以得此而雄而唐葛邏祿之宅此尤稱強盛唐書葛邏祿傳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常視東西突厥叛附不常其與回紇拔悉密攻殺突厥葉護烏蘇米施兩可汗即今塔城入科布多烏里雅蘇台之路其與回紇攻拔悉密走北庭者即今塔城

入庫爾喀喇烏蘇之路其攻突騎施者卽今塔城入伊犁之路迨至德與回紇爭強徙十姓故地則今伊犁以西哈薩克諸地盡爲所有如碎葉怛羅新斯諸城皆爲突騎施所據者胥變而爲葛邏祿嗚呼伊古以來未有善用今塔城地如葛邏祿者也他若黠戛斯亦逕此而併回紇乃蠻亦從此而襲西遼元之叛王昔里吉亦據此以窺金山蓋其地環阻大澤依山面河於科布多伊犁皆有以高臨下之勢故易以稱雄而準部之襲喀爾喀亦東兵於額爾齊斯爲主康熙雍正之際煩朔漠之親征而潰我傅爾丹之師者皆由額爾齊斯進兵大漠無垠恣其震蕩飄忽而莫能禦使非廟謨神武救土謝圖三汗之亡而復其國置烏里雅蘇台察罕泊之戍而扼其吭則葛邏祿之攻殺突厥可汗者必再見矣同治回變塔城不守游虜肆劫強不及準部之什一而犯科布多則陷犯烏里雅蘇台則又陷朔漠萬里皆爲震動且遠備庫倫近城布倫托海而究其原則由塔城爲戎西北之門戶全失外蒙古中西兩路科布多七部皆如捧漏卮也近者俄界數徙哈薩克之不附我者亦時爲盜於邊新疆善



後駐副都統者惟斯一城以額魯特諸部兵較完而俄人之交涉重也至於阿玉奇居此則見逼逐阿睦爾薩納累居此則終滅亡是又險夷在地得失在人又未可例論者清代初定茲土而哈薩克即降附俄人亦獻叛酋尸是自漢至今惟唐及清代號爲能郡縣其地而唐代憑虛清代徵實用也特塔城舊域西有愛古斯昭謨多北有博羅山西南有布勒什河東有齋桑泊乃自清末迭次畫界減削不堪僅保有東南之隅收回者惟巴魯克山視乾隆時塔爾巴哈台路圖什損六七矣蓋亦人謀之不藏乎

### 舊溫宿州論

州山川環亘水陸交衝南度葱河則爲入西四城孔道北踰冰嶺則爲達伊犁捷道後漢之初溫宿姑墨諸國皆附龜茲常以兵拒漢班超梁懂班勇皆先後敗其兵降其國唐以安西都護駐今庫車控葱嶺東西而此爲安西通碎葉之途儀鳳二年西突厥阿史那都支與吐蕃寇安西裴行儉擊禽之令王方翼築碎葉即由此道其後

張孝嵩高仙芝亦皆由安西以出震大食破西突厥降石國說者謂時今伊犁以西皆爲西突厥暨突騎施所據故唐必由此以出師也元太祖十四年親征取訛達刺城爲用師西域之始蓋其時回紇畏兀兒皆已先降將踰嶺西征故先取此城明年遂下蒲華城尋思干城說者曰蒲華今喀什喀爾地尋思干今俄屬之撒馬爾罕然則州境固由車師龜茲而西至疏勒所必由矣乾隆之平回疆兆惠諸軍皆由此以下西四城道光張格爾之亂長清守阿克蘇累於渾巴什河挫賊故東路諸城得無失而長齡等得由此以恢復同治回變阿克蘇與烏什淪沒而伊犁之師遂不能南達於疏勒莎車劉錦棠之復回疆旣收阿克蘇命諸將進規西四城而以自阿克蘇取道巴爾楚克瑪刺巴什者爲正兵錦棠亦由此自率師進瑪刺巴什於是先收葉爾羌繼會師喀什噶爾一月而回疆胥定矣厥後議改行省定營制以阿克蘇扼南北衝設道鎮駐之地望之重乃與伊犁疏勒相埒蓋自乾隆以來用師西四城固未有不出阿克蘇者今則冰嶺之險俄與我共唐通碎葉之路卽碎葉入唐之路娑葛

出安西撥換而覆牛師獎者未始非今日之前鑒何則兵至溫宿則伊犁不得南而莎車疏勒不得北此唐王正見之所以必毀碎葉而今之所以必重溫宿之防也漢書姑墨出銅鐵今溫宿亦產銅徐氏曰坑治鼓鑄貨流羗胡謂阿克蘇有上下銅廠鑄錢供回疆諸城之用近制田賦之額亦甲東路諸郡邑是非惟險要足恃其饒富亦不易及也道光回疆之平御製長清贊曰八城之樞曰阿克蘇屏障要隘賊所急圖翦彼內訌完我外郭以守爲戰孰敢覬覦又長清言阿克蘇至伊犁捷徑有所屬西南巧搭爾達巴罕爲回民貿易私路賽里木所屬阿爾通霍什亦可徑赴伊犁詔皆封禁是州境爲南北路所重今俄約累改昔則爲通伊之路今則爲通俄之路有不得而封禁者日蹙百里之懼可於州境驗之矣

### 舊庫車廳論

廳背負大山面控葱河爲全疆之心腹南路之要膺漢書言龜茲東之烏壘於西域爲中故鄭吉立幕府西域傳諸國皆言屬都護與否及所距道里則龜茲固昔西域

都會之地故自魏唐以前如漢堅服西域則常惠以烏孫兵責龜茲後漢班超欲復西域則先降龜茲張駿呂光之得西域皆先伐龜茲唐太宗之規西域亦命阿史那社爾下龜茲王孝傑之禦吐蕃則收龜茲四鎮誠以地居西域南北之中扼東西之要當疏勒莎車諸國自南而北之路龜茲不得則溫宿以西聲息不通而南疆之中西兩路成爲兩楮是列代之經營撻伐者固以控制葱嶺諸邦亦以保固車師焉耆而衛中土入西域之門戶也漢西域都護數稱督察烏孫康居三十六國唐安西節度護衛西域隔絕吐蕃突厥其勳名最著者如鄭吉則破車師迎日逐甘延壽陳湯則踰崑山斬鄯支張孝嵩則出安西以威大食高仙芝則討勃律以降拂菻故唐吐火羅道之置州縣列府十六版籍盡今地中海唐志均隸安西都護府則舉今裏海紅海以東諸邦胥受節制可謂極一時之盛矣其外裔之抗中國者若漢武以前龜茲附匈奴則西疆皆爲役屬西突厥與龜茲爲姻則可以制莎車諸國吐蕃欲制唐則累攻安西西遼之帝西域準部之雄西北或臣其國或徙其酋并其地而龜茲於

魏唐之際亦併有温宿尉頭姑墨與于闐疏勒同稱天山以南大國其明証也乾隆之下回疆庫車固拒王師雅爾哈善累攻而不下泊霍集占棄庫車而兆惠之下阿克蘇遂勢如破竹其後進取西四城倚爲輓餉治軍之本道光回疆之變庫車未失故喀喇沙爾以東得無驚擾同治回難首發庫車一日之中城陷官戕最爲匆遽而東之喀吐諸城西之阿烏諸城南之喀葉英諸城北之迪化伊犁亦相繼煽變不一而全疆之陷者什居八九無他庫車不守則南疆隔絕北路震驚主師氣奪亂黨勢橫全省局勢劃而爲三四彼無往而不利我無往而不阻語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何況其時關隴倣擾結約有素哉此庫車之存亡即全疆之治亂也劉錦棠既收庫車一月之間并復阿克蘇烏什陝回安會遂不敢再爲旅拒底定以後諸軍迭駐此以固後路而扼中權十二年營制既定鎮帥置阿克蘇而此城則置偏師要之論西域制外之勢則温宿爲急論保中之勢則庫車爲急今制急攘外故略有重輕然河湟之變羅布淖爾之竄疆吏又急以兵扼廳之東及南而亂乃弭固知今制重温

遂斷宿而輕庫車非策之善者也

### 舊焉耆府論

府控引南疆襟帶山河極爲形勝漢開西域置渠犂屯田後漢班超之恢西域首誅焉耆及尉犁王蓋地居北道之首不先得之無以通兵於龜茲諸國晉張氏苻氏之拓西域焉耆皆首先歸附唐之得西域郭孝恪亦首下焉耆上元開置四鎮則建都督府而西域之叛王莽與永平之攻都護延光之拒班勇皆焉耆始禍晉時焉耆王會且能并兼龜茲以自強大則其地誠足有爲元太祖之下西域郭寶玉收別失八里及至元之代外禦海都內防阿魯忽嘗以爲重鎮本紀所載置驛設官開治興屯者至爲詳晰明亦力把力并有其地爲西域大國國朝準部迭據此地以爲牧場回部爲之役屬亦如西突厥之雄制西域必得焉耆乃可以遮閔中國統一城郭也乾隆之平西疆大小和卓之變大兵累由此趨庫車三十七年土爾扈之來歸大小裕勒都斯分部列庭蒙收回耕稱爲重鎮同治回變庫車既失郡境亦付淪胥光緒恢

復白彥虎等盤踞開都河以抗王師劉錦棠由托克遜抵曲惠以一軍取道烏沙塔傍博斯騰泊出軍庫爾勒之背爲奇兵而自統軍向開都河爲正兵彥虎先遁遂收府城尋克庫車不一月而東四城全復此郡爲南疆要害之明證也又史言唐郭孝恪之討焉耆其都城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繞其外恃險不爲虞孝恪倍道絕水遂克其城近劉錦棠之復喀喇沙爾白彥虎亦壅開都河水以阻官軍諸軍舍淖路望讎地行方達開都河東岸入城則水深數尺官署民舍蕩然無存蓋由城居牢闌海鹽澤上游爲嶺東諸水所匯溝渠交錯川瀆縱橫藪澤四圍沮洳彌望故得恃爲固也說者謂府城在博斯騰泊北開都河東哈布齊垓河南喀什塔河西故云四面距水漢書言匈奴置僮僕都尉役屬西域居焉耆危須間國朝庫熙末之經營準部西師每議由吐魯番取喀喇沙爾進珠勒都斯無他郡境居西域之中爲四戰之地西出龜茲則漢傍河北之道東出蒲昌海窺敦煌則漢焉耆至樓蘭逕陽關之道西北出伊犁則西突厥通焉耆之道東出車師則鄭吉自龜茲用兵車師之道故往時

白彥虎之竄督軍者方憂其西北竄伊犁東南竄羅布淖爾而不知賊惟辦一西走之計爲入俄張本固無餘策也河湟回寇燔於羅布淖爾之南當事者又相地利察物宜謂郡境之英氣蓋河沙土肥美旱澇可收因畀遺回耕宅於茲分命軍戍爲築室疏渠先後安置三千餘口且爲畫疆置官之計其後置縣曰新平云古漢尉犁國地而羅布淖爾復建營曰蒲昌即漢蒲昌海再東南於卡克里克建縣曰婁羌以東通青海西接于闐近又於婁羌之西南卡牆建縣曰且末則又可復漢南山之道而耆闐之血終貫通丁氏地理考證此道昔閉今始重開是也如且末小宛精絕戎盧扞彌渠勒諸國昔人謂淪於流沙者今皆可實得其地則郡境更爲于闐之內屏鄰善之外障控新青之孔道當伊迪之中權安危之分全局斯繫唐墟碎葉以後遂列焉耆於四鎮蓋翰衛北庭襟帶崑圃西而突騎施諸部東而吐蕃皆爲隣域信南疆第一堂奧防衛所必重者也

舊烏什廳論



廳屏障溫宿路通疏勒北倚葉河葱嶺西控布魯特洵極邊之鎖鑰南疆之藩籬唐地理志自安西出西域一曰鬱頭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經岐山葭蘆館達漫城至疏勒鎮即今廳至疏勒州道也漢班超徵還尉頭即與疏勒連兵蓋其地相距近易於合勢故超回疏勒敗尉頭而後疏勒乃定是超用師尉頭即由今疏勒至烏什之道乃蠻曲出律之奔西遼先至也石的石河元太祖之征曲出律亦自也石的石河說者曰也石的石河即烏什之畢底里爾河是此爲南入疏勒西踰葱嶺之孔道乾隆之平準部準酋達瓦齊踰冰嶺遁烏什而爲回長霍集斯所縛然則由此而北走伊犁之西亦爲捷徑清代自乾隆至光緒大用兵於回疆者三兆惠之下南疆首降烏什遂以規西四城劉錦棠之下南疆亦分兵自烏什取道布魯特界爲奇兵抵喀什喀爾而道光張格爾之亂詔旨亦令奇兵由烏什草地繞出喀城斷其竄遁是皆用唐自尉頭至疏勒之道蓋自乾隆二十九年素誠之變此城且四煽庫車諸城幾搆燎原之禍同治庫車之變烏什亦應之迨與阿克蘇並失而西四城聲援

劉錦棠之復新疆別將由烏什以規喀什噶爾則此城能制疏勒之利害明矣光緒六年俄約之改左宗棠請命劉錦棠由此以擣伊犁之西七年以後劉錦棠布置防務廳治亦駐重兵營制之改烏什特置副將地勢之重僅下溫宿而非庫車諸城所敢望惟其土性瘠薄賦入尙微又近接布魯特撫馭尤要固不得以要荒目之而弛委任矣

### 舊疏勒府論

府控扼葱嶺限制華戎實稱大郡有大河灌注之饒有銅鐵錦綿之富南至英廳東南到莎車東北至烏什西北至安集延皆不過數百里爲西四城之都會嶺西之咽喉自漢班超用疏勒以攻龜茲莎車制西域而疏勒始爲用武之國陽嘉中敦煌太守徐由嘗用疏勒以破于闐唐顯慶中疏勒嘗從西突厥寇于闐而莎車自漢後即屬之是疏勒之雄西域舊矣唐置都督府於此與龜茲焉耆于闐同備四鎮張孝嵩之破拔汗夫蒙靈察之入怛羅斯高仙芝之誅勃律皆出於此由其地近葱嶺之

顛扼北道之要中國得之則可制外域故班超居此則條支安息四萬里外皆來貢  
獻唐列爲軍鎮則吐火羅道之州縣薄西海昭武九姓亦罔不臣服元太祖既下蒲  
華徇可失哈兒而兵遂南至鐵門西踰媯水矣外裔得之若西突厥若吐蕃若西遼  
亦皆以爲患中夏明末天方之裔東遷於此而山南諸城遂靡然從附雍正年準部  
係喀會於伊犁遂得役屬其地以增其勢皆明証也乾隆定回疆得喀什噶爾而東  
西布魯特安集延塔什干巴達克山博羅爾以至愛烏罕無不附則斯郡亦控嶺西  
之要地矣迨後霍集占踞此欲王南疆而煩兆惠之師張格爾陷此則盡沒西四城  
薦食溫宿烏什而煩長齡之師同治回變布魯特肇亂回人引安集延會柯古柏過  
葱嶺攻陷此地以爲僞都遂蠶食南疆恣其荼毒浸假踞吐魯番占迪化盜我腴疆  
偃然自大結英俄以爲外援而欲成自主之國納陝回白彥虎叛弁何步雲以爲內  
助專制南北路幾十餘載亦以得疏勒故也自非內地底定師武臣力輓輸天下饋  
饒西師亦烏能克之哉又兆惠長齡劉錦棠皆先下此城而葉英和闐諸城不煩指

揮而定故乾隆建參贊大臣於此近改行省亦以提督兵備道駐之誠以地首當葱嶺河源之衝而扼俄界之門戶規爲措置有不得不重其事力以息回族之內起折強隣之外侵者又回疆既復而安集延諸部翼煽餘燼圖再入敗之於州之烏帕爾諸處而回疆乃安近帕米爾之爭俄人有踰葱嶺而東之志說者謂西域大勢北路荒涼南路富庶而斯州土沃泉甘物產豐美又甲西路諸郡是猶漢中之在陝涼州之在甘也光緒癸未南段界約成於斯城境內喀喇庫里泊號爲崑崙河源者竟不敢爭爲我有於乾隆用師和什克珠克阿喇楚勒建碑于葉什勒庫勒者亦均膜置之魏光燾始置戍以保舊銘之域陶模以帕米爾之爭又徵戍近覽交涉舊籍漢季領譯部者以張外勢削內壤爲主凡所敷陳不曰向非我地即曰不必與爭而爾界之佔于俄者遂無歸復之望豈獨葉什勒庫勒一石爲然哉

### 舊莎車府論

府依阻大河路通外徼東制和闐之命北扼溫宿之衝踞西四城之腹心據巴達克

山坎巨提之肩背與疏勒有輔車唇齒之勢以嶺東關鍵言則疏勒爲首以西域城形勢言則莎車爲中固未易軒輊也漢定西域莎車最強橫萬年之殺呼屠微叛漢於先王康之受大都尉屬五十五國於後至建武之末莎車一國遂能攻諸善隣茲立烏壘盡殺拘彌諸王縱橫西域莫敢撓其鋒至易置大宛嬖塞則又能割伏嶺西不止霸有嶺東矣雖驕虐不終然自西域二千年來觀之北路如突厥回纥西遼準部之盛專制一方者蓋所時有南路如王賢之兵力雄盛幾成伯業者則實不數見蓋以地勢可爲而國又饒富也班超累用兵於莎車而後西域乃定大凡莎車附于闐則于闐強附疏勒則疏勒強唐之疏勒府兼有隸莎則得漢西域南北道門戶故西突厥吐蕃皆迭爭之以莎車并入疏勒盡扼嶺東險要也元之收西域旣得別實伯里則下葉爾欽至元征戡幹端則置鴉爾看驛以禦海都明于闐得此及喀什噶爾故稱葱嶺南大國及明末而葉爾羌汗以天方之裔遂伯有西域諸城近代之平準部霍集占踞此以勞王師兆惠諸軍再駕而始克道光張逆之變則葉城繼喀什

城而陷而北寇渾巴什河有漸逼阿克蘇之勢長齡諸軍自英吉沙爾復葉爾羌十年安集延之寇璧昌力保葉城而西四城得無失諸臣條陳善後以葉爾羌爲回都移參贊總制南路謂是城距喀城六站在不遠不近之間又於阿葉二城適中之巴爾楚克立總兵以扼咽喉此見莎車可爲南疆都會之證也同治回變葉城先失而喀英和闐遂先後覆沒劉錦棠之復回疆亦先自瑪刺巴什收葉城而英和諸城乃以次而定安集延之再入錦棠累敗之於色勒庫勒而戎氛乃靖然府之南與坎巨提西與安集延接我兵如能踰葱嶺而南固可問印度撼浩罕否則英俄有意東封此亦首當兵衝者矣至其天時地利之美財賦之饒戶口之盛則南路郡縣所稱最而可與疏勒和闐相伯仲者信貴撫馭得人哉

### 舊和闐州論

州阻山帶河東濱大磧南達吐蕃爲莎車溫宿之唇齒青海衛藏之藩籬漢自敦煌陽關逕樓蘭通西域過且末小宛戎盧而至于闐說者曰于闐阻南山面玉河爲南

道至莎車出大月氏安息之衝故莎車欲王西域則并于闐班超復西域則先得于闐累發其兵以攻姑墨莎車焉耆後漢末經營西域則徐由王敬頰用兵于闐魏之服西域亦臣于闐故觀宋雲辨機之所記則知自唐之前此爲出南山踰葱嶺之孔道其時且末以西磧路尙通而北道諸國多與匈奴柔然西突厥相隣常有兵事或爲阻梗故不如出于闐之爲安唐安西節度控四鎮于闐與焉用以隔絕吐蕃突厥元置帥府設驛屯田以禦海都此和闐之形勢足重也外裔之竊于闐者若元魏大延中吐谷渾慕延利則入于闐以有罽賓西突厥之伯西域則得于闐吐蕃之撼唐則咸亨及貞元以後兩得于闐說者曰西突厥西遼皆有混一西域之勢故必先盡得北道諸國而後于闐乃爲之臣吐谷渾吐蕃則出流沙南山皆可直通于闐居肘腋之地故易爲患而清初準部旣脅服諸回部亦由此以用兵襲衛藏屠其酋而遷其器吐蕃能爲于闐之安危則于闐亦必能爲吐蕃之治亂其理一也魏唐以後于闐并有漢戎盧扞彌渠勒皮山諸國方域旣廣又有玉河南山戈壁之險與疏勒龜

茲四面受敵者不同故柔然之橫盡臣西方諸國而于闐獨自結于魏與梁唐都曼之叛連疏勒諸國以攻于闐而不能下天寶之亂王勝且以兵赴難宋開寶時其王且破疏勒元太祖之雄于闐亦累煩兵力而下世祖之世幹端貳於海都而至元十六年以後書征幹端者不一明史言葱嶺以南撒馬兒罕最大葱嶺以北于闐最大此其明証也乾隆之平回疆和闐先服而道光張格爾與同治安集延之變和闐皆繼喀葉諸城而陷長齡劉錦棠之復回疆和闐皆後葉葉城而復無煩重兵討伐蓋今磧路已斷通葱嶺之道又屬他城西三城既得則和闐如在釜中自無所往也若道光同治恢復之師未至和闐一城皆首先効順以迎王師則其民忠義之氣亦有甲于諸城者合唐尉遲勝勤王之師觀之蓋其地種民尊崇中朝出於天性爲不可及又元時下雅而堪由于闐進師而置雅爾堪噶什噶爾諸驛亦隸幹端此于闐兼得今西四城之證明史西域傳于今南疆惟稱有吐魯番亦力馬力于闐三國則善用之者固未始不可以控制葱嶺北爲天山之衛南爲衛藏之援也



### 舊英吉沙爾廳論

廳襟帶北河外通裔徼實莎車之西衛疏勒之南援前人之釋西域皆當以依耐蒲犁實則彼二國不當孔道非若今廳之爲要地也漢北道出疏勒南道出莎車皆於茲城無與而若漢徐由之以疏勒攻于闐班超之自疏勒攻莎車以及西突厥以疏勒攻于闐宋于闐并疏勒蓋皆必經此何則廳竟爲疏勒入莎車于闐之衝固未有舍此途而佗往者也清代之定回疆茲城始隸喀什噶爾其後乃置兵列將道光張格爾之變茲城繼喀什而陷同治回變又繼葉爾羌而陷蓋地偏西極城小兵微平日則依疏勒莎車爲命故不克自立也道光之役則楊遇春由喀什噶爾而復光緒之役則劉錦棠由葉爾羌而復其失旣易故復之亦不甚難非若兆惠之攻葉爾羌長齡諸軍之攻喀什噶爾動勞全力也今新疆通俄道里者由英廳至俄之仙米烈省七河巡撫僅六百餘里而彼之兵戍甚嚴警備甚設又自廳治至俄之札爾堪特亦不過百數十里是亦當邊衝之至者嗟乎國家當叔季之際往往一言鄰邦擊

析之近敵國屯衛之雄則有蹙國百里之懼而不知唐之平勃律元之得尋思干河不由葱嶺近師今英城道俄界既近設我之兵力雄盛則疆理七河郡縣霍罕按唐元之盛以會連雲堡下塔什干亦有不甚難者是惟詰戎訓士開田藝穀先有以豐其儲蓄而後可以爲攘外之規斯又拊邊所宜知者唐吐蕃之攻四鎮每道小勃律以入高仙芝之攻小勃律亦分撥換赤佛護密三道則此城實爲兵衝璧昌之條善後茲城增兵與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闐巴爾楚克五城相爲應援光緒五年安會愛克木汗之犯色勒庫勒劉錦棠自喀什城逕英城以救之累敗賊于木吉而邊患乃息然則茲城不獨爲疏勒莎車來往之衝亦爲疏勒南扼葱嶺絕河源之要地也又廳治東南有希布察克布魯特爲出巴克達山布哈爾之道回變以後仍款關內附願爲藩衛是自廳踰葱嶺而南又可至巴達克山故夷考其險要方域固異日有事嶺西者必出之途所謂西問媿塞南下縣度者固非虛語或曰子爲是說是知唐之滅勃律元之滅契丹而不知噶達之爲患西域吐蕃之入犯四鎮也夫我能往

者彼亦能來以斯爲嶺東之藩衛而保南疆之門戶可矣廳西南色勒庫勒今因清廳置縣曰蒲犁凡通巴勒提乾竺特克什米爾痕都斯坦巴達克山阿富汗之路皆由此道光中其城之長能力拒浩罕光緒回疆之復仍欸附增吏列戍未始非安攘之本計也

洪武要錄序

明祖崛起不及廿祀混一區宇跡其任法無有勳戚秦皇漢武殆不之過然自宋後中夏削弱幾無邊域洪武次元次第開拓東府兀者西司朶藏遼陽大寧開平東勝甘川粵桂皆置屯衛雲南諸路列于行省晉唐以後蓋所未有樂浪交趾安西北庭雖遲郡邑歲時朝貢賓享斯同亦云盛矣變自髫年嗜談邊瑣史志簡畧苦莫由詳入都以後得睹實錄建置月日屯戍經畫洪纖始末罔不臚列爰亟寫錄冀裨國聞兵事財政每多相涉大吏除拜制度增損亦附列之計成洪武要錄十六卷班歐諸志邊徼殊略宋元舊錄天祿不傳詳覈茲編内蒙城邑斯稱緜叢吐蕃郡衛于焉濫觴韓藩兩府在營吉江甯谷諸藩爲鞏熱察使竟所志安有後虞三復斯編保大定功尙可想見後有作者其毋忽也



大同思想以中國爲最先說壬戌

大同思想以中國爲最先禮運大道爲公一篇言之最備注疏謂孔子言有志者志即古之遺記天下爲公者謂禪位授聖不家之選賢與能者謂不世諸侯惟選賢與能老有所終者謂四海如一無所獨親故天下之老者皆得贍養終其餘年壯有所用者謂年齒盛壯者不愛其力以奉老幼幼有所長者謂無所獨子故天下之幼皆獲養長以成人壯不愛力故矜寡孤獨廢疾者皆獲恤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已謂財貨天下共之不獨藏諸府庫但若人不收錄棄擲山林則物壞世窮無所資用故各收寶而藏之非是藏之爲已有窮乏者便與也力惡其不於出身不必爲已謂凡所事不憚劬勞而各竭筋力者正是惡於相欺惜力不於出身非是欲自營瞻謀閉而不興者謂天下人一心如親子故圖謀之事閉塞不起盜竊亂賊不作者謂有乏輒與則盜竊焉施有能必位則亂賊何起是謂大同者率土皆然故曰大並引堯不私丹朱舜不禘瞽叟爲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之證詳繹禮運之義今歐美民主

政治固不能出其範圍即所謂社會政策亦多爲所賅括美國民主雖仿於大秦傳  
選立賢者然皆在唐虞大同政治之後而淮南子所言神農養民以公不忿爭而財  
足不勞形而成功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列子所言黃帝夢游於華胥之國其國  
無師長無嗜慾無所愛憎無所畏忌美惡不汨其心山谷不躓其步黃帝既悟自得  
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之國是二者之思想則又越禮運大同而上非獨  
禮運所記如是中國孔孟程朱莫不以是爲教孔子刪訂六經於易之乾則曰見群  
龍无首吉革之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於書之堯典則詳記堯舜之授受  
（驩兜欲立丹朱則堯斥之師錫虞舜則堯從之）召誥則載周公監夏監殷祈天永  
命之訓伊訓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諸語雖出古文然必古記相傳有是說於詩之小  
雅則存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一章（毛鄭皆謂此言國不能自治必有人代治之）大  
雅則存儀監於殷峻命不易之語春秋所以儆暴君譏世卿者更難縷指孟子以憂  
樂同民爲主左右皆曰賢一章則賅今各國國會之用民貴君輕二語尤發前人所

未發嗣是而後如漢之司馬遷蓋寬饒後漢之仲長統隋之干通皆知此義（史記漢文本紀載詔曰今既不能選天下之賢者而禪之又游俠傳序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皆其流露者）仲長統昌言理亂篇反覆於秦漢之亂而深致望於來世聖人據此之道（蓋謂世及不如禪讓中說於此義發明尤多）南北朝禪位諸詔固多強迫然晉簡文帝告謝安諸人曰天下本倘來之物北周禪隋文之詔曰有命不恆所輔惟德天心人事選賢與能盡四海而樂推非一人所獨有自漢迄晉有魏至周天歷逐獄訟之歸神鼎隨謳歌之去此雖當時例文亦見大同之義尙未盡泯唐柳宗元封建論則正言之曰秦廢封建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宗元以仕唐不察察言實則謂諸侯不世爲公之始天子不世乃爲公之終也程朱爲世大儒特推崇四書大學所謂修身得衆好惡同民財聚民散者皆合大同主旨朱子四書或問謂堯不私丹朱而授舜湯武誅桀紂皆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伊川弔明道曰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則直目無漢唐又宋儒學案載朱子曰漢祖唐宗



不過成就一身一家事業與僕區何異故所謂道統相承者實則非薄漢唐宋爲無治也張子諸人民胞物與之說亦皆想像大同之治元初姚樞許衡諸人上所諸書多知此義清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言之尤詳邵陽魏源曰封建變而爲郡縣天下之至公也薦舉變而爲科舉天下之至公也世及變而爲民主天下之至公也徐繼畲於華盛頓民主之制贊之如堯舜此無他中國國家固以民爲主體（左傳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書曰民爲邦本雖出古文然經訓所載似此非一如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皆是宋陳亮曰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故曰大同之思想以中國爲最先也

歷代外人入中國同化說 壬戌

華人武力往往不如外人而柔化力量之大則爲歐美各洲所莫及以歷史證之春秋時山戎驪戎赤狄白狄蠻濮之類名別之多不可勝列而自周末已不多見說者謂與華人同化漢以後外人入主內地者晉時最盛十六國之漢主劉淵本匈奴南單于羗渠之嫡裔趙主石勒則爲羯人雖二國之亡爲敵國所屠者至多然皆王公達官之屬（石閔殺胡羯二十萬人亦未能盡之）前燕慕容廆等與同時段氏宇文氏及南涼王禿髮烏孤西秦王乞伏國仁皆鮮卑前秦主苻洪出於氏後秦主姚萇出於羌成主李雄出於賈蠻北涼王沮渠蒙遜出於胡夏主赫連勃勃亦出匈奴然其亡也部族多散在民間以元和姓纂諸書考之則諸國之大族如鮮卑之豆盧宇文段等氏（慕容易氏曰豆盧）氏之魚氏雷氏羗之權氏尹氏等皆宦魏唐爲時望族然尙有可諉者劉石慕容苻姚等皆久居內郡之外族與完全爲一國種族者不同拓拔魏則純爲鮮卑一部其民有九十九姓與華族並不參錯然自孝文遷洛以

後皆易籍爲河南人唐初將相長孫獨孤尉遲宇文于丘諸人皆其望族則同化可知唐用將相立賢無方突厥回紇契丹吐蕃之人多錫姓氏世登顯達（李光進等皆出回紇李光弼等出於契丹論氏出吐蕃康氏出康居似此之類甚衆）晚而沙陀爲唐報仇繼帝中原石敬瑭劉知遠皆其同部亦胥化於華人遼出契丹金出女真皆爲強國然輟耕錄爲元代之書其志元時漢人八種則契丹高麗女真渤海皆在其內是元人已視女真等族爲華人輟耕錄又備列金人漢姓（如完顏曰王烏古論曰商蒲察曰李古里甲曰汪之類）則並姓氏亦化於華又所載蒙古阿剌刺等七十二種色目之欽察唐兀康里等三十一種凡在內地未同順帝北行者已皆化爲華人洪武之末禁胡姓永樂之初又賜漢姓（見明實錄）凡蒙古及色目人立功封爵爲官者莫不更易（明實錄頗詳）今開封猶太教碑所列名氏皆同華人也亦可證也蓋既入內地寢處衣食習與華同禮俗一切自與俱易不期其然與之同化固其宜也金世宗誠後嗣以勿同化於華命力守舊俗然完顏諸族其寢處衣食習

尙之不同於漢人者有幾（明建州佟姓晉時遼東已有之亦華族也）元色目人天主天方兩教均夥自明以來亦皆同化惟回教有清真寺婚喪之禮間有異者此外則無一不與華人同蓋外族同化者有兩大端一則由於武力強盛凡富厚之境娛樂之端皆享其極數傳而後習於奢華耽於逸樂負氣怙力之健幾復無存遂同化於柔弱之衆金貞祐之國軍不能敵蒙古元至正之國軍不能禦紅軍、張士誠之類是也）一則由於文教漸摩蕃落水草是逐盧帳爲居無禮節之約束無名法之防維及處華既久見綱常之可貴廉恥之宜敦遂不惜捐棄舊風崇尚文治如魏太和之變法元延祐之易衣冠是也善乎經訓曰莫不尊親又曰有教無類則同化於華者實物競天擇之自然也



唐辨亡論丁亥

嗚呼十月裝嚴椒寢勸梁王之酒百官班送縉郎唱渭驛之歌慨鑾蹕之風飄雀飛  
詩苦聽銅環之響急龍武兵來重以社讎春開慧芒秋見依依碧血誰招九皇子之  
魂片片凝脂空碎二宮人之首亞相還朝而促禪太常撰日而不郊峻陽之酷堪憐  
聲悲蘭殿濟陰之第虛掩飲恨金鍾亦可謂阨逾漢氏之屯禍倍周宗之滅者矣說  
者謂壽王非撥亂之器迹異元和楊監擅置君之威勢侔輔國宰臣鼠伏兩地徘徊  
藩侯虎爭四方騰沸而昭宗不兆謀於綸邑反賈勇於雲台惡十常侍之專啓五諸  
侯之逼故始則釁搆朱邪招討蹈深源之轍繼則兵纏紫極平章蒙朝錯之誅馴致  
鐵鎖重重東內之宮袍胡冷紙鳶杳杳西歧之御札無靈輦駐蓮峯臺樓火起霧生  
槐里杜曲花殘暗更內養之裝鞠毬少會對揮學士之涕心腹何人讓珪戮而郿侯  
橫歡秦隕而洛都徙此所以無煬帝之惡而反弑宇文非寄奴之臣而已亡曲午也  
而豈知符攷犯順土運已傾汾汴構戎唐綱早隳蓋不亡於天復改元之日而亡於

中和命將之時不亡於茂貞誨允之劫持而亡於從讜改鐸之失柄也明矣當夫恭  
皇播越鄰寇披猖時則百萬妖軍臣販鹽之費三千侍女拜擐甲之王洛渚留司率  
冠裳而遠迓上衛將鳴金鼓而朝迎廉帥佐金統之基監軍宴齊帝之使公卿多  
藏於複壁宗社不絕若綴旒當日域中竟未知誰家天下矣然而雁門蒐乘小朝廷  
赤幟首標龍尾慶兵四節度墨書虔奉連營靈寺合八面之王師喋血良坡收六門  
之舊闕建戎衣之烈絜儒帥之功觀其讀手詔而神驚同天語而泣下當筵斬將不  
去鞞衫散帛遺人廣傳羽檄荆襄道險勞躬鷲著績之軍朔漠騎徵雪達鞞羈遊之  
旅丹忱貫日霜氣橫秋故能犒羊酒而諸蕃南轅悲簫管而一軍左袒等苦戰於湟  
上犀象走林看爭入乎石頭狐兔奔穴陵園祇謁冉奠百二山河禁掖肅清重迎十  
八天子謂從讜改鐸非有社稷才能如是乎假若於長安既復餘孽成逋使汨水敦  
殷主之中令北門鎖鑰長委文忠司徒斷乞病之章軍容罷畫勅之任命河南數鎮  
擊楫江淮驅忠武八都揚於徐奄凡珠樓霓服雷塘跋扈之臣鐵稍銀刀彭館嘯呼

之黨搏虎領洪都之節羅烏誇石鏡之祥者皆宜懸首藿街然臍洛市則可復貞觀  
祀天之烈追邠公配廟之勳何致令異日者長樂花鈿入陰山氈裘之幕尙方冊寶  
逐汴隄楊柳而東也而乃中人銜憲辱主無權伍符方校於軍前徵車已來於闕下  
青嵩碧洛徒付耆臣紅旆白茅多分叛將坐看晉公羅綺零落鷄泊之濱太保幅巾  
遊宴錦江之壘咸鎬爲墟而不復土宇割裂而難安謂非宦侍無謀而良相不用之  
咎哉且夫控引滎洛魏之所以甲七雄也表裏山河晉之所以疆天下也故自漁陽  
鼓動淮水戈麾而旗鉞寄重於參墟干旌特雄於浚野遂有披襟布欵晨克蒲津總  
士逼城宵遁蔡寇黑嶺潛師則迎歸貴主黃溝討叛則生縛司空固關右以之安危  
山東視爲向背上相迴翔之地勳臣胙土之邦也如朱李者赤眉死黨白虜童酋熏  
穴逼而投質方歸跳梁久而聞赦遽至祇可位以鍾侯留之宿衛星橋燈火助仙仗  
之巡邏榆塞烽烟司胡州之斥候歌鐘甲第真王拜命之恩曲蓋牙幃邊鎮築壇之  
貴亦足償勞分羽酬賞獲禽鷹不飽而難關虎在柙而可御奈何以鷓鴣陰坂疏碣



盜之封代馬并刀助沙陀之勢乎費亭得竟力剪羣雄元海歸州塵飛五部計之失也抑何甚耶嗟乎章武鼎成銀疉立者七希廣明駕返銅駝荒者卅年唐之亡久矣奚俟白馬清流知河北李花之落朱雀焦土信乾陵松柏之枯也哉

與章曼仙庶常書代 丁酉

披雲碣館累易寒暑載瞻居止紆軫爲勞客夏辱書並惠鉅製展誦一再感愧無既  
伏維中壘校經淵源宗正秘書申鑒抗奮潁川長沙之薦表試萬言榮陽之遇曰直  
三館漢南振藻豈惟仲宣洛下攀英早軼二陸詞宗之名藉藉久矣某洵更中外徒  
歷歲時申酉之藏無績可編甲子之周忽焉過二拊鏡自顧每愧昔人重荷藻績驚  
眩心目雲夢八九道德五千激揚清波攀援古誼謙非曲水勞王顏之筆集無會昌  
有鄭李之序感維大雅滋厚覩耳礪路諸端近奉俞可大鹵之金啓韞千祀井陘之  
軌欲接三韓南下塗漳西連關隴固我朔方斯爲噫矢簞醪投河視力而已



致繆繇珊太史書代 戊戌

京華一別星紀十更遙企清暉時勞虛想每憶錦江觀釣碣鎬市金游嚴節度之庭  
宴何將軍之第百函草牘非遜穆之十席奪經豈惟次仲黃鸝紫燕韓吳則角韻唐  
都龍躍鳳鳴顧陸則蜚聲洛下歎其何極樂且未央景遊累晷思如昨日比維館開  
元武舍書青溪航名驃騎令升纂紀之鄉府繞芙蓉王儉談經之地六朝冠蓋胥在  
甄陶八代江山粗供吟眺注丁恭之籍數有千人踵元嘉之規曹分四學江天在望  
紆軫曷勝晉中碑版向鈔專書歐趙所錄孫王所編坳見雖多漏略仍夥近人嗜古  
非無輯述而彙錄之作志略之成未付劄劑已臻散佚新編通志金石之記厥有專  
門攷證備詳原文不列愛博之士寔用憾之蘄帥撫晉新政聿興退食之閒敏求有  
志爰諷列邑廣爲搜拓齊隋以上遠及正光金元而還斷自至正並屬下走附誌辨  
證碑六百餘卷二十四兩歷寒暑乃用有成繼注之碑建德多燬樂記之石貞觀猶  
存北朝則遺象斯繁李唐則墓榻惟衆宋氏多祠廟之記金源盛佛道之祠今所蒐

羅元石爲盛蓋自辛未南牧以迨庚申北狩文通武達晉士爲多而吳梁最斬之功  
史文不錄裴李宋徐之美列傳未書以及中統能侯之規大德修學之制觀諸斯錄  
能得其詳可補史者惟元而已殺青將竟別白當嚴勦帥雅慕盛名久欽大雅元豐  
稿內知金石之累編長慶集中待品題於一字特咨下走俾達清聰擬於附解洋欵  
之便將現集山右萃墨編二十四卷全稿寄呈籤閣冀茲有誤亥豕或訛勿吝筆削  
俾成善本廣徵爲次汲書以傳士安有序左賦不朽弁言簡首惟希宏製昌黎碑撰  
不辭百絹之遺皇甫文成豈止千緡之價藉茲郵簡略布芟芟朔雁南翔海冰欲結  
我儀杖履珍勗爲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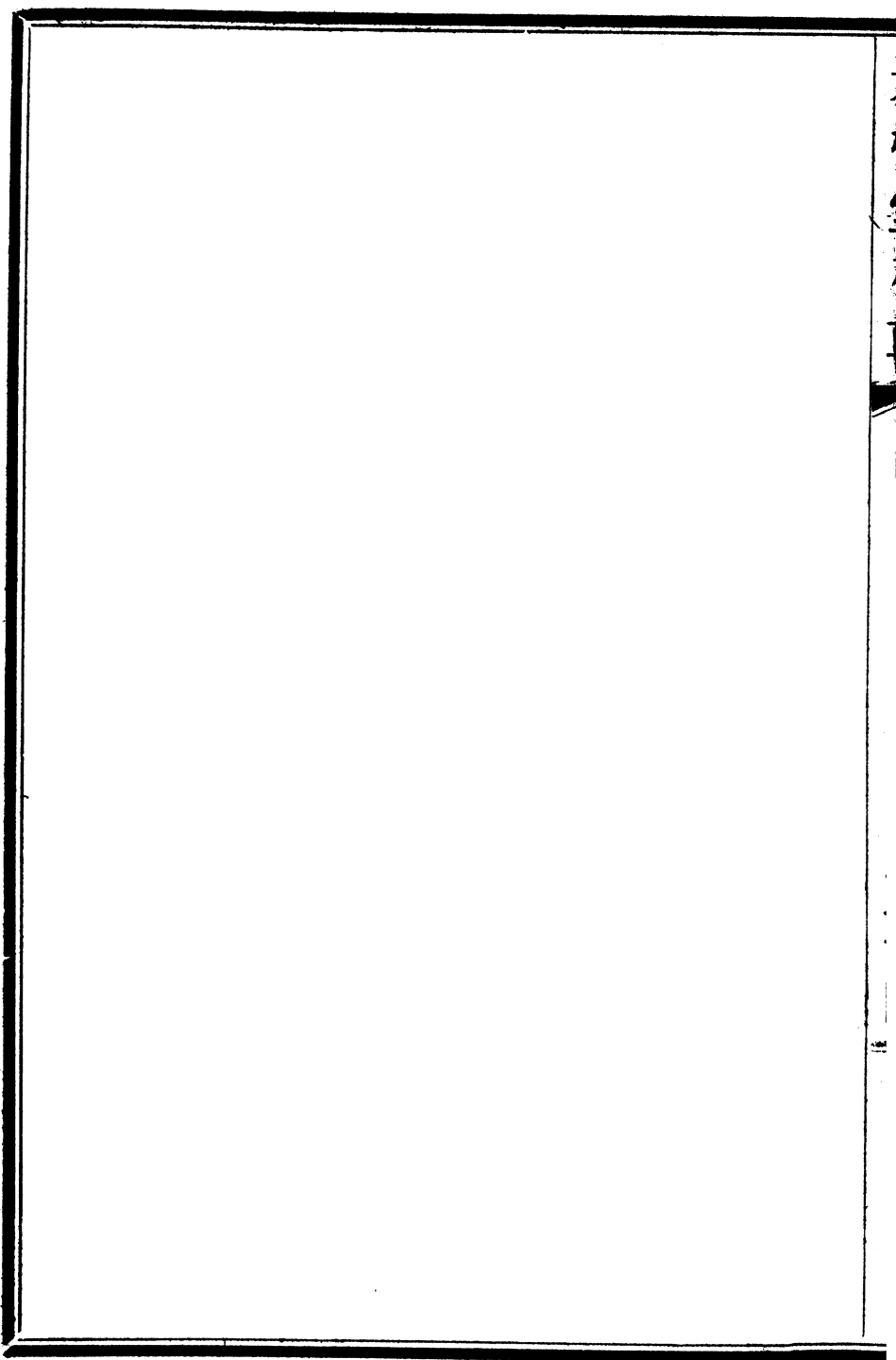
與樊蔭孫書己亥

自違光霽奄離寒暑汾涂遠企寤寐弗忘敬想佐計北都供元和之饋贊籌西府救  
大安之飢文饒之翊高平宜延嘉譽安仁之擢太尉即領名都彭陽勳名跡創并府  
廬陵經畫實歷潛司前賢盛規敢爲君贊弟紫池制權難紹馮侯虞坂騁踪每懷王  
谷解鹽衰耗至今而極貞元之頌曰逾隴坂至正之制尙達漢濱自明以來日見賸  
削懷衛而北皆利煮海陳蔡而南多已通淮倘駱褒斜管潞大滸皆從民便不置官  
曹方軌所之百城而已山右八郡漳沔爲饒河外五邦鞏孟特暢循渭而上或過樊  
川逾洛以行寢越錫穴制所限者民能通之蓋由雲安諸井值出峽而如金揚子列  
場色溯漢而成鐵劑彼所絀爲我之贏乾元代賦大觀變法孝昌告飢熙寧增筭倉  
倉壅積病中於畦丁戶口損耗販滯於貨客漢租之益雖倍厥初代賈之贏莫得其  
一此其弊也畿甸不靖害由團結唐之中葉兵農攸分騎士材官固難仿試折衝果  
毅亦麗空名民不可兵由來久矣介甫佐宋欲集民軍金源禦蒙廣莧義勇太行百

紫莫抗烏珠恒山九府空糜博濟劉敞深譏武學蘇公極誚保甲名論所垂往代已  
驗至於石鏡之都則霸錢氏歆城之部實奉汪華斯爲寇資豈國利也中興之初  
淮湘颺起刻舟之見學步爲高豈知宛葉之豪爰熙尋邑代朔之勁能馘朱王強弱  
在人勇怯由帥試徵嘉慶以逮同治鼠竊川湖半屬團練狐鳴齊魯每在寨圩利害  
所在略可知矣重榮之叛曰拒契丹光晟之屠稱報回紇賊猾其志義憤爲名倘務  
養癰不急斷腕將恐嘯鼙日衆成乞活之形詛羊成盟結羣羗之釁事之可慮比其  
一也溯夫近患游食爲大丹陽之平功收荊益黃巾之靖勳集雋嵩罷兵歸家謂師  
漢制減伍生亂不鑒唐臣於是搴旗之勇太息不侯扼虎之強流離無主危資其力  
安棄其身會仿十方妖興五斗孫恩勢衆張魯術橫年豐人樂如流民之作楚傭歲  
儉時艱則窮氏必爲蜀寇涓流不塞潰岸爲虞假如葛榮已平王郎就殲分邠蒲數  
鎮餉郭李之屯列鄂潤九軍安岳韓之部押牙虞候受秩軍官在國護軍皆注勳籍  
優其隆襲俸之退休人有所歸國收其衛何致黑山伏屍赤苑生盜冰昌蹈轍巢芝

構戎此由太傅避權昧瀾蕩燕秦之略西平歸第罷經營河隴之師保身則哲謀國則疎亂所以生又其一也夫策唐安危莫精司戶論晉得失共詡令升明哲如君尙希告我





山右石刻叢編後序代 丁酉

繫夫碑觀郭宋始詳善長之書石列潞蒲爰見太平之記稽宋人之寶刻采及漢周  
讀陶氏之叢鈔文無晉冀迨論蒐羅於昭代益勤研討於墨華王陸之編逮金源而  
考訂孫趙所錄斷元氏以標題論碑例者不一家集石跋者累數種皆綜佚遺於區  
夏非專文獻於魏唐溯夫咸豐同治以來乃有碑目彙錄諸作自集成於通志遂包  
舉而鮮遺然而踵毆錄之成規徵名爲重仿廣川之舊格結體先論豹隱未窺虹藏  
不見喜汲篇之有目憾俠氏之無書且詳藝苑之譚罕及政謨之用夫夏傳岫屢疏  
導云功周勒岐陽攻同誌盛凡此刻石填金之作足證保邦致治之規惟文采徒詡  
於士林故誌碣止資夫談助茲特廣加搜輯勤事參稽鑄華集一十四代而遙萃墨  
有七百餘篇之鉅元元本本悉有補於見聞郁郁之詎無關於損益宏啓參墟之  
蘊可資晉史之求用集琬珉等觀淵海約可考者蓋有八焉羊腸馬首徵蒙寺之文  
王屋析城入法輪之記寇防安史築三堡於東陘虜控興靈城四砦於西塞佐國王

而下晉絳牛嶺先爭翊太尉而保并汾龍舟是扼甸城路關通饋輓於和林蒲下橋  
通利征行於關陝萬戶五路殊郝傳所書九原四州補元志之闕大定之升府日平  
安曰建州名胥正史所未詳取茲篇而足証則可考地域者一也并部行臺統軍推  
勁洛陰車騎開府標雄唐下淮西用雞田之族晉戰恒野資雁塞之師顯德之捍劉  
宗張護國建雄之鎮元符之禦夏寇合嵐石麟府之軍校尉列忠孝之名指揮有永  
安之號以及任昌則班崇龍虎聶珪則勳懋孟皋平陽之旅南鎮武昌聞喜之屯北  
移朔漠凡琢磨之有錄彰材武之無儔則可考戎備者二也東雍建督保洛是稱北  
都留司兼訓爰領穆宗過亂招討授於晉公徽政不綱宣撫寄之內侍太原經司詳  
元豐而後河中帥府述正大之年行省推穆哩之權平章專察罕之柄提倉著於一  
代勸農重於兩朝他如汾潞營建節旄忻絳亦爲防禦縣秩以下慶歷加以都監府  
尹諸官至元必兼奧魯舉茲民吏多假武曹則可考官制者三也秔稻桑麻繹謝悰  
之記薔薇芍藥和蒲尹之詞春觀頒書園釀蒲桃之醞絳亭賞勝波菡萏凝之香蜜

酒藤花奉宣差於憲北丹粉鐵冶勞管領於交西金銀提職是命劉瑛騏驎盈郊頌  
興玉律鄂城誇出磁之富華嶠有多玉之稱則可考物產者四也晉澤一浚共仰文  
皇之筆虞渠千頃爰刊鎮國之碑田引龍泉于公昭德水疏鷺嶺介社留祠陽武之  
鑿熙甯推經營於高氏平定之開大德詳疏導於陽公渠治古堆首溯開皇之令堰  
修涑野人欽司馬之名五磨高興化之規三分洩滹沱之利凡滹池之所潤罄翰墨  
而難終則可考水利者五也紫谷柳泉場見度支之刻銀河雪苑詩留學士之題頌  
靈慶之堂賦逾百萬城聖惠之鎮社萃四千姚相馳車流潦敗則天之世王千起壤  
豐鹽復大觀之朝十井爲溝籠解梁而繚安邑萬商所輳冠秦魏而明河汾永濟廣  
澤之封寔加完澤澹神風廟之額爰錫崇甯則可考鹽法者六也蒙元草昧封建實  
行平陽有尹總管代嗣厥官忽神留屯元帥世修其職節分解絳褒儀斬之勳鎮列  
峙堅悉閻劉之胄銀符作佩周侯煊赫於定襄金節臨戎史帥雍容於河上他如遼  
榮之域王趙之宗闢尺土而有功胙世官而不替洎中統之改制乃移職而無存則

可考封置者七也晉邦人士元代爲宏文毅忠諫可補提舉之碑襄懋威名能參平蠻之記謙亨之拜廉訪在泰定恩復而還宋翼之贊禮儀當至順親郊之際昂霄功在兩江不列鄭鼎之傳梁瑛威宣四蜀未與郝拔並書雲南參政歷昭居敬之賢山北察廉式著呂沈之績以及辛卯地震之異丙申淮寇之兵試博覽於豐碑頗加詳於史牘則可考故實者八也若夫吉金之集在重識銘博古諸編曰補箋註以論濟鹵則譏棨楹欒戈箕鼎已就蝕亡吳鑑秦斤莫詳真僞貨泉多列難曰徵殷劍刀有文等之自鄧尙華則無嫌組織徵實則宜從柞芟方志不沿蓋非無爲特是深山大澤不無韞藏窮谷幽崖每阻跋涉躑躅亭所注未盡見於元和東武成書或更廣於永叔拾遺之作尙待後賢故夫集此琳琅在光參昂殘文未泐補家傳於河東斷碣能撫續國記於上黨苟無關於辛史自難錄於晉陽法帖諸班所由從闕至於廣證羣書博求往籍固將使法修執紼備典於六卿篇補嘉禾毋忘乎五正纂李璋之事實非獵虛華緝冀部之圖經期康氓物庶幾漢人可作不興覆瓿之談隋志有編當入

集碑之卷矣

集碑之卷矣

集碑之卷矣



彭城司馬詩詞書後丁巳

開府清新六代巨擘杜陵忠愛三唐無對感慨理亂俯仰身世得名之著時亦爲之  
辛壬以來中夏多故九鼎之間將同太清四鎮之銳無望至德漢熊秦雉增渭上之  
吟陵馬城烏溢曲江之痛飄搖無極涕淚何堪彭城司馬醞釀莊騷畋漁魏晉蓮井  
花梁極逍遙之致龍池鳳閣勞憑弔之懷月扇諸歌遜其麗則石壕有作是曰正聲  
履道之退嘗傳詩餘少保之忠復工詞律會昌之序匪所克擬元豐之稿老而愈進  
願書萬本斯所志也





書文魯山先生陽穀殉節事實後

壬子

內史之忠爰開周閔漢中之節實殿洛京四維以張九法不敦豈止蕩陰濺血勿沈  
侍中常山吮舌遂撓節度浮江五馬開建武之都幸蜀六龍迴望賢之仗顛而弗危  
厥本在此甲寅之阨封豨北奔齊魯千里亡戰卅紀令長之寄不兼都鈐緊望之封  
防無將候我公單車甫涖走戟已來地惟彈丸家鮮藏甲唱籌之智無取於永修聽  
岳之奇難施於汶上光祿具章奉親爲託濟陽赴難必震爲期真源之壯裂毗登陴  
護羌之雄銜鬚叱寇郢州之陷吏氓無害安成之殉桀猾皆驚文皇作傳謂綱紀之  
克存詹事贊成美權強之息盜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是以燕國作督彰武衛之忠始  
興世公表卽邱之大積慶受祉終古爲昭嗟呼建安以還朝輕名檢永嘉之季國覆  
戎胡俯仰興亡所深慨也

天  
木  
三  
ノ  
丁

三  
ノ  
丁  
三  
ノ  
丁

伯兄六十壽頌

癸亥

猗歟我兄甲子始滿兜觥幽堂蘭茁宴術淵源詩書敦勗名德行法曾閱道符陳郭  
早歲計偕旋列學博四府高第鍾韓以擢鎮西建節司徒開府庾樓郗堂是辟是署  
武帳文弦謀謨式贊三峰九嶷張王炳望粵惟庚子遘阨陽九八王釀稔六飛南走  
并帥之暴吐渾爲戮燕帥之橫台僧血肉九姓齊怒十國同駕永嘉靖康幾沈中夏  
猗歟我兄實籌秦策番邸是安祿寺是輯三輔衣冠九重城闕匕鬯不驚鼎鐘宜勒  
載越十霜神州鼎沸嶠漢鉅屏秦蜀所會五里霧騰八都歆起耕桑忽輟烽烟千里  
乃謀元戎乃完征繕馮翊之勤南容之壯聽缶焚車危垣終保黎庶無億攸安攸好  
是謂壽民錫祜斯厚而大而艾式昌厥後履道之高早辭雄劇樊南雍容錦茵象榻  
慈恩高會興慶修禊輞川南塘賓朋游藝循惠所孚民望攸屬灃澹之交蓋如鄉曲  
致光在閩昭諫在越賓禮無倦燕虞孔洽屢判岐軍長爲秦客理亂不聞忠信斯格  
駱谷可田裴坊可宅是謂壽身逍遙池閣惟兄至計在通垓極巖巖崑崙今通軌轍

惟兄石畫在孚齋微赤髮綠瞳今誦孔籍圖川上書精求治本賈疏晁策同茲閱遠  
角巢之起鄉亭失職嬰良之橫獄訟鮮直文高治蜀是先教育班馬富邊是廣牧畜  
吉貝之利暖人如帛織皮之工利奪市舶西京善治桑榆渤海庫贏代賦中唐宣宰  
康又以登富庶以殖是謂壽國其安九域惟兄之文陸蘇爲則析理毫芒聲光赫赫  
惟兄之詩杜韓兼綜江河不廢忠愛是秉督撫撰表豐城有述宰輔可編文淵列目  
百官晉名十道宋志編綴罔窮惟所篤嗜黃圖決錄咨於故實秦記陝經方州所式  
鈎元提要敏求好古陽秋孫監長編仁甫西河屬國朔方胡州廉車所泄風土宏搜  
垓埏大通武蒙諷雅鄒衍九州孰窮上下惟兄博聞殫洽外紀扶南異物聘北道里  
國記諸蕃經卷食竺咸在題詠羅列篇軸枕藉典墳摩娑歲月是謂壽世沾漑來哲  
我聞恪敏六十得子天錫嘉名茂受多祉今兄前歲又獲英胄其大吾門敬歌昌壽  
厥惟初秋灑氣迎商生孫之慶天助多祥杜陵叢菊太華濃酒介茲純嘏令聞不朽  
燕秦軌路其捷晨夕脂轄西上載祝七袞

伯兄六十壽頌

癸亥

猗歟我兄甲子始滿兕觥  
蘭室宴術淵源詩書敦勗  
名德行法曾閱道符陳郭  
早歲計偕旋列學博四府  
高第鍾韓以擢鎮西建節  
司徒開府庾樓緡堂是辟  
是署武帳文弦謀謨式贊  
三峰九嶼張王炳望粵惟  
庚子遘阨陽九八王釀殺  
六飛南走并帥之暴吐渾  
爲戮燕帥之橫台僧血肉  
九姓齊怒十國同駕永嘉  
靖康幾沈中夏猗歟我兄  
實籌秦策番邸是安祆寺  
是輯三輔衣冠九重城闕  
匕鬯不驚鼎鐘宜勒載越  
十霜神州鼎沸岷漢鉅屏  
秦蜀所會五里霧騰八都  
欲起耕桑忽輟烽烟千里  
乃謀元戎乃完征繕馮翊  
之勤南容之壯聽缶焚車  
危垣終保黎庶無億攸安  
攸好是謂壽民錫祜斯厚  
而大而艾式昌厥後履道  
之高早辭雄劇樊南雍容  
錦茵象榻慈恩高會興慶  
修禊輞川南塘賓朋游藝  
循惠所孚民望攸屬灃澹  
之交蓋如鄉曲致光在閩  
昭諫在越賓禮無倦燕虞  
孔洽屢判岐軍長爲秦客  
理亂不聞忠信斯格駱谷  
可田裴坊可宅是謂壽身  
逍遙池閣惟兄至計在通  
垓極巖嶠澗今通軌轍

惟兄石畫在孚齋微赤髮綠瞳今誦孔籍圖川上書精求治本賈疏晁策同茲閱遠  
角巢之起鄉亭失職嬰良之橫獄訟鮮直文高治蜀是先教育班馬富邊是廣牧畜  
吉貝之利暖人如帛織皮之工利奪市舶西京善治桑榆渤海庫贏代賦中唐宣宰  
康又以登富庶以殖是謂壽國其安九域惟兄之文陸蘇爲則析理毫芒聲光赫赫  
惟兄之詩杜韓兼綜江河不廢忠愛是秉督撫撰表豐城有述宰輔可編文淵列日  
百官晉名十道宋志編綴罔窮惟所篤嗜黃圖決錄咨於故實秦記陝經方州所式  
鉤元提要敏求好古陽秋孫監長編仁甫西河屬國朔方胡州廉車所涖風土宏搜  
垓埏大通武蒙諷雅鄒衍九州孰窮上下惟兄博聞殫洽外紀扶南異物聘北道里  
國記諸蕃經卷食竺咸在題詠羅列篇軸枕藉典墳摩娑歲月是謂壽世沾漑來哲  
我聞恪敏六十得子天錫嘉名茂受多祉今兄前歲又獲英胄其大吾門敬歌昌壽  
厥惟初秋灑氣迎商生孫之慶天助多祥杜陵叢菊太華濃酒介茲純嘏令聞不朽  
燕秦軌路其捷晨夕脂轄西上載祝七

有清吏部右侍郎沈公墓誌己未

昔平輿胙土冠頓許之盟望蔡列封抗王謝之胄司州効節綿鼎組於五朝僕射登庸炫清華於十葉仙源星譜顯竹光珉公諱雲甯字兩人江蘇東海人也曾祖德昭祖士傑蘊德邱園策名夔序襄陽冲淡棄冕於開元會稽高潔遜蹤於建武斯鍾積慶宜有達人父諱觀國明經有舉觀盛鴻都精舍曾開式登鱣席聽綸氏之講游從者數百人談侍中之經盱衡於五十席公江夏延譽人曰無雙關西角雄時推第一冠軍好武能習兵書廣饒秉孝偏知劍術有清同治之初淮海沸騰角巢恣肆公方在妙齡已從武衛望塵喚地來衆已知聽缶結柴危城無恙鄉老推異聖童標名舉癸酉鄉試李衛公之大略薄視科名韓吏部之雄文輕塵詞賦談元合王韓之言演疇窮鄭孔之蘊鑿度靈圖皆通奧邃中候大傳直抉精微敏學服於丁生先幾參於邵子道存絕緒言成一家庚辰以大挑知縣分發浙江十徵卻命蓋以養親六劑求方曰惟盡孝其後勉應省符仍辭縣檄荷花十里高吟白傳之詩杭浦六橋時訪蘇



公之蹟方外司馬醉宣武之筵中兵參軍臥彥升之榻文弦武帳石館金臺毋折彭澤之腰豈執衛隊之版公之爲令過人遠矣甲午舉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屈子華於累舉玉署終登遲裴相於卅年瑣闥莫限時青邱不賓淥江告警四百舟來莫振劉相之旅十二軍覆空燿榮公之師建炎之嚴海戍倭舶必防隆安之亂揚畿水仙其發公素筆濁酒蒐趙郡鄉曲之兵石鏡錦衣飭湖上子弟之部百城安堵千里晏然南皮張文襄公朝野儀型人倫冠冕大中有對謂頗牧在禁中康定禦戎知范韓爲儒將廣武成始安之名新城紹鉅平之坐清襟所照前席無儔館試授編修任文之難將構永貞洛蜀之訐已基元祐同游洛下忽憶吳蕤受署唐京不忘伊稻請急而去識者高之龍門貨殖千樹漆之橘封渤海循良十畝桑榆之治家令上牘重農粟而賤金珠樊川述懷美困倉而譏貫鑑本富之重實爲國基公墾闢廣營溢侍御起屯之數蔬魚畢殖效漂尉對酒之吟遂使元樞贊賞知置典農之司太尉率先胥耕就荒之畝神皋天府開饒沃於三京鹿塞狼山疏河渠於六鎮珊瑚窰琉璃之富仰

我稻統珠宮貝闕之雄資夫糧糗福華之績惠民無疆尋擢農工商部右參議轉左參議授右丞署右侍郎朱邸綠車時參陪從鳳池鸞掖每切疇咨調署郵傳部右侍郎旋署其部尙書兼署左侍郎充津浦會辦大臣收三關之直道利六路之商車關河百二無假璧田風水五千斯通昕夕羽書校尉竟見電馳藥市壺公眞看地縮期九垓之不限使十道之咸通鮑侯之賦密途奚慨于七奔千紀所稱同軌可歌于八極遽遷吏部公之措施蓋未盡也洎乎圖書授受箠筴更新齊堂可虛隆蓋公之禮漢車特束重枚叔之迎維彼荆揚實限衡霍江左列藩重南豫北司之戍浙右宅宇嚴淮西肥上之屯曰天下之勁兵爲域中之捷道公內諷匡譚外咨譯寄貸明月夜光之賈通銅陂鵲岸之途因有津浦鐵路督辦之拜戊午就醫天津積疾已深羣醫莫挽柳聞喜之星隕終極奄然夏太僕之城成英賢已矣以己未某月葬於東海縣之 夫人吳氏箴訓無愆儀容有德資平陵之風匡襄有道馮仁壽之禮訓迪克家昔移松滋之茵今同長平之穴

五  
十  
三  
十  
三

四  
一  
二

三  
十  
三  
十  
三

故山西平遙縣知縣翁君墓志銘

庚戌

嗟乎安喜珉存眷戀李侯之惠洛陽祠古流連王渙之清豈止魯尹感孚特書三異  
穎川循美用紀六人摘發神明有如京兆安靜悃幅殆近襄城蓋見之清苑翁公矣  
公諱葆昌字理卿其先籍江蘇太湖今爲直隸清苑人關中名胄入蘭臺之篇司馬  
秉旄映潮陽之典早歲孤露懿訓式承獨學勤劬聖童延譽河南第一江夏無雙者  
儒折心先達刮目掄賢天府紀長慶之科試言銓曹第元和之捷中式光緒己卯科  
舉人已丑大挑二等癸巳以知縣分發山西前後知翼城襄垣平遙陵川長子文水  
諸縣者六爲山西撫院故侍郎張公煦今四川督部尙書趙公爾巽予告直隸布政  
使吳公廷斌文案者三孟嘉望重見器征西元賞治優騰章節使惟茲盛績不帳逝  
川靈州帥并東夏不靖徵師河隴輸饋幽營北控絳臺元戎大集西搜趙筦棘壁其  
罄公武帳文絃每襄籌策管涔大鹵遂倚奠安元康作書輒過數紙齡石草答動及  
百函翊畫彭原恤人吏部七邑獻賦十軍安行民不告勞事以畢給今觀遺草猶想

嘉謀歲躔庚子絳幘興戎碧瞳召侮漳濱好鬼殷俗崇巫凝獻豪宗奉天師之道恩  
循黠寇假水呪之符欲盡摩尼謂宗會昌之詔將殲董突不慮回紇之兵比長鄧師  
嗇夫游徼皆師屠伯而詆和戎公宰襄垣寔會斯阨道陵五斗不信妖誣郭甲六京  
知爲禍厲苦喻大姓自招選鋒保穆護之祠安羅訶之衆三河雖警百里無塵迨夫  
蕃渾連橫唐坊戎滿汾淮夾輔岐下都移可汗大相來洗血之譏上艾東陘極慶兵  
之勢平邱甲賦不足報償汾曲公行必圖羅織後時生譙先甲已徵國信之院羽電  
宵馳撫軍之曹驛星遄發平遙攝縣是避危機大德比邱皆勞曉譬鉅商右族曲運  
保全龍庭解憾鹿苑募修金縉之予量夫物力敦盤之好復厥舊盟壯縣獲完公之  
力也姑臧之治不潤脂膏武都之盜靖於購賞司刑讞獄惟慮有冤僕射受牒共稱  
解事武平而後縣任愈輕正始之中良吏無傳元豐圖新貞觀創制難爲郡邑必重  
緊雄文富始官皆爲晉令鍾韓名長推美漢京威鳳祥麟今之瑞矣丁酉科充山西  
鄉試同考官王起衡文孤寒得進李回取解英傑爲多太原圖經傳爲佳話拓跋國

紀述其遺文宜乎奮迹天衢振翮雲路頡頏宋相論議周廷乃用哀傷遂從恒化右丞營奠第爲同穴之吟判軍悼亡但賦拂簾之景剖符千里方面將躋斂影一朝長途遽謝公之至斯抑何酷也積官至知府用在任候補直隸州知州山西平遙縣知縣以宣統元年正月丁亥卒年五十有四元配章恭人先十五年卒生子一長祐舉人一女未字繼配章恭人先一年卒長祐以公卒之年八月辛丑日合葬公與兩恭人於清苑縣之薛家莊曾祖諱起棖字立夫祖諱新福字蓉坡考諱模端字拱瀾以公貴皆贈中憲大夫曾祖妣石祖妣金妣壽皆贈恭人某參墟館舍聽光伯之經濮陽門庭託韓瞻之戚本愧中郎之筆翻書有道之碑延州葬原子山贊夫無改瑯琊卜兆景純決其必昌是爲銘曰佳城萬期白蓋雙騎滕公之室西平之儒



擬奉天輿地志商例 戊申

盛京通志統括三省四庫之本實出欽定體制嚴重難於損益形勢遷變沿襲斯泥  
溯維方志本仿圖經陳隋以前州記地記率皆其類唐志所錄多不可見今盛行者  
臨安建康四明三山吳郡會稽均宋志也職官選舉禮儀藝文人物方術旁及日衆  
要其本指實惟輿地邇來東夏時棘務殷關市之增藩屬之易路礦之闢郡縣之廣  
兵爭得失外交權利皆以輿地爲之重輕陪輔形勢迥異疇昔周之豐鎬漸難蕩  
晉之京洛幸無榛莽以究治本亦舍方域莫之或先文達廣志分門十二文毅皖志  
列綱逾十今以輿地爲之綿叢發凡起例式仿前賢糾繆正譌是望大雅陵廟宮闕  
鬱葱無改修葺歲月當首志之著述之功非所敢侈新東治者或有取也雍正制地  
藩甸民吏厥惟二郡城戍分列軍尹參錯疆以周索未盡縣之昌圖新民置於嘉慶  
光緒之初撫僑田荒郡邑改建蓋以十數壬寅之奏府州與縣添者十三甲辰之墾  
又郡札旗前政新規安廣縣蒙京府爲散內地析置廳縣凡六皆準時勢式廓州邑



分併改革披舊圖者非所知也擬志郡邑第一

鄉聚之志託始續漢臨安諸志亦所詳列今之方志殫意考據徵古之博遠軼前哲一縣所錄鄉鎮之目多不盈十徵今略矣或書里名皆沿糧冊苟非租吏何由悉之前明遼東曰惟邊鎮民居所萃皆隸軍壘今之村鎮開國之始官莊旗屯蓋居強半邊禁既廢直東僑客充牣於外王孟諸宅首居之氏曰江曰溝地以主人今新墾者乾安諸鎮又用嘉名非如內地沿自前代第其壯者多有堡防荒僻散處不成村落一二民舍多爲盜資天下雖大鄉鎮之積吉林新志郡邑而下臚分八路徧列村落道里遠近橋梁津渡皆備書之斯可法也擬志村鎮第二

關塞之志莫詳新唐蓋重軍防非志通市藩甸商關濫觴營口美日新約增埠凡三乙己之約又益其六開市之地置埠之規皆於外交所繫特重營口既歸大連置權敦睦之誼亦可風也昔時貢邦今如敵國租界如舊金州名存古石今約宜在冊府豈以有諱而可弗書擬志商埠國界第三

驛置入志曰惟前史方志錄驛臨安諸本已多有之太西鐵軌平成天地交通之捷十倍吾驛東清支路貫通南北津榆西接安奉東來軌道旁達軼諸夏矣新洮之築已得 兪可海吉之途商有請者富我東夏曰惟路政恢張賡續在人而已傳電之置功始合肥郵局新復驛舖舊名皆主通政未宜略也擬志郵傳第四

王公設險兵家重之九陞四隴淮南爲訓象之紀勝混於古蹟顧序方輿乃有專錄火器之精無堅不克半島之得守以兩春高嶺之登伏尸數萬其爲險要亦可知矣甲午而後烽燿累明要地攻守蓋所宜別內訌之起依附山嶺聚爲萑蒲志所蘊懋足昭明戒軍戎舊者曰城曰路新營碁布胥有部分彙而錄之皆兵形也擬志險要第五

班志郡國必列鹽鐵金銀丹錫 惟附見酈亭水經柳州晉問始述石炭地寶乃見今之方志或列食貨多附物產繫惟潘甸煮海之盛廣袤千里內饋吉黑外貿沮江自淮岸外皆所莫及礦產之富孔道左右不可勝原渾東諸山穴金無藝平林千里

古號沃沮野蠶成繭衣被諸路神皋天府百產豐盈慢藏之占今可懼也擬志地產  
第六

巫閭爲鎮蜿蜒遼左渾川諸山王氣所鍾東走太白當古蓋馬漢明舊塞以限中外  
洋洋遼水營州巨浸南航黃海懋遷之利綠江左盤藩韓斯界陀喇合嫩實惠民蒙  
麟亭之註語焉不詳齊氏提綱志之翔實遼松兩川支津所隔不越百里淪而達之  
三省之饒如吳楚矣山水相附分之實難兩山有川導源疏脈會合討論於理爲宜  
擬志山水第七

關輔舊宅斂從其簿三十稅一蓋未足擬東邊盜墾釐於乙亥厥後諸荒相次而闢  
大圍鮮圍凌河養息葦塘山嶺海退河淤繩丈所及得田至富蒙田墾者爲响千萬  
衍沃日井未究厥終斗秤作稅文勤始之爬梳欺隱算及舟車近歲所賦幾埒廣益  
卡局所萃稅入所優商貨流域亦可驗也擬志田畝第八諸稅賦之

城池廨舍坊市倉庫吳郡諸志在所備列兵事日異重圍匪固新治無城雅合西法

行省公署矜式各省下乎此者旗署民署皆有所綜局所之置學堂之建以較公廨亦其類也部府既汰多爲陳迹連類及之故實無棄擬志城廨第九

廟祀有制列在甲令寺觀之夥方志必錄藩甸民祀關帝大士莫之與京庚子拳禍叢祠釀之徵之東國神宮祠宇內務之一博採詳錄豐昵之過無蹈政宣淫濫之汰其宗舊訓坊民謹禮未可緩也擬志壇廟第十

八旗丁籍逾二十萬民數歲計上戶曹者乃將六兆新邑日闢果核其實當有所溢鄉寬人寡移民之策蓋未可緩漢志戶口郡國細注風土所異坳於簡末爾田爾宅樸厚醞茂無改於始文遜於武讀遜於耕其所尙也覘國之迹今錯道路於我風土言之詳矣擬志民戶第十一

風土  
附之

哲里木盟貢繇山海區域所限遂隸留都蒙地置吏胚胎昌突洮川旣田郡藩相錯科部六旗五皆建治醴泉諸鎮新居圖什兵食政治利害之切與奉同之鄰國士商往來諸旗安如傳舍聘問贈賄幾如敵醴不究其要何以籌邊擬志藩屬第十二



撫晉記述 丙申

在昔歙蒼相代撐鞮息鳴鏑之侵鮑郭領并附鳳翊狼弧之討當途受紀遏戎虜者  
田牽拓跋移都障朔代者元尉重北門之鎖鑰則中山魏縣之烈彪炳開元奠西夏  
之干戈則奉國武康之勳褒勵皇祐爰維昭代實曰輔疆大行左轉內屏幽營底  
柱中流外維雍豫河水活活非德莫居也恒嶽巖巖惟威是鎮也馬嶺雁門之塞控  
胡州者逾唐回紇之十三桑泉蒲坂之途走孔道者達漢條支之四萬形勢無二民  
物寔繁今丙申三月爲天門侍郎六旬攬揆之吉上麥邱之祝數絳人之年稱郟邑  
之觥銘博山之杖者揄揚盛德歌永清風墨傾雲夢之波管伐淇園之竹詞華麗矣  
功業翬焉然賈島之游并舍昔覘僕射良規彭陽之揀唐都今作司空下吏概綜聞  
見緬述高深是當記者蓋有六焉定襄起塞土雜鹵鹹武靈服胡用無舟楫元漠霜  
早白道水滲貉黍惟生漉池不浸戎旃初蒞薦飢斯告黑山四百帳金河二十州陁  
北五郡之民武川六鎮之地西走龍勒東迫羽陵畝無棲糧野有行壻掘草食葉延

旦夕之生衣錦懷珠待門閭之盡劫罹庚申灾酷丁戌羊腸倉匱雞鹿塞高莫疏石  
白之渠難轉雲帆之饋飛芻輓粟至或後時逆河乘沙費逾數倍金多梁孝之園口  
過汝南之籍羣吏愕視列曹束手公飢溺由己施濟是宏雪案銀毫手揮奏草文紘  
武帳默運規圖耀告臧孫量貸樂氏修後元予爵之令拜大和發廩之書六城發運  
之途遠稽杜典八道觸逋之詔詳訪潘侯不寬倉史之誅特高宣州之估舳艫銜尾  
舟汎北河鏹貫連車金輸南國唐庸漢算按丁版而無虛魯窖韋倉聞庚呼而競發  
正光不粒之輩太安乞活之倫無憂孔雀之橫豈盜赤龍之苑棹陵桐過人歸紫塞  
之田麟趾曩蹄賦賜白藏之庫山川雖滌匕鬯無驚繫弭朔陲仁孚汲相氈毳之部  
灑澗之川衽席重登桑樞咸復是可記者一也正平調絹物寔阜殷河東獻錢財稱  
雄富俟斤請吏戍息鷓鴣之泉節度上供羨留驃騎之府白銀紫絹非惟宣武之儲  
貨布泉刀豈止益州之俸永初更阨建武興師桂寇北趨蘭羌東軼車毀大鹵之野  
船陳臨晉之河魚溪羊水之軍光狼移戍龍武羽林之勁嘓鹿徂征天井名關風陵

問渡元戎大集列鎮在行犒銀槍亞子之師餉錦襖蜀公之旅具絳臺之扉履豐鄭  
驛之籛牽館舍寓廡祈之宮綾綺責汾陽之監民部之徵發無己漕司之假貸紛然  
凡夫園池所輸以上少府桑穀有課是供大農瓊林晝琛奉之禁御封椿金帛事乎  
兵戎舟車益元朔之征竹茶爲常平之本息羨公廨祿權於開皇回易市場軍瞻於  
慶歷靡不先庚而取後甲不歸魚豕多訛吏抱百年之案璧田累假算窮六計之儒  
莫詰抵牾益增矛盾封溪供軍之簿悉索無餘漢郡上計之章多金猶列公綜核在  
心弛張應手曹相延資之奏上籍大中蘇侯會計之編下條元祐抽蕉剝繭細剔毫  
芒充棟汗牛務得要領校覆批右丞之悵鈎考殫趙國之神甄官絲局之分右校左  
藏之入金部倉部之版荻庫紫庫之需紛糾聿清主名悉復蠹蝕斯絕鱗册不虛塵  
霧累碁廓淨一旦是可記者二也乾元弛備波斯始橫廣德多虞贊普用熾金光留  
邸清水定盟安敦歟關羅訶論教權場遍乎南服袂寺立于諸華本四角不揜之經  
成十洲莫強之盛碑刊積石約結呼韓家令請用彼長營平能通其學軒車使黎健



之域譯館繙畫革之書胡祿爲賓世清習語隸通閩貉化達匡擅珠泉玉屋之華於  
於戎史夷面島言之陋譏於魯生朝論多殊學制莫一公識周裔夏智洞古今謂六  
爻明易河洛見精七政在書璣衡宣秘火流歷過尼山別閤差星遠天高鄒聖知日  
至五德推紀談遂高步於漢京九章契微鄭服聯軫於洛下征南克編夫長歷博士  
續響於疇官凡列鬢宮多通靈憲於是稽內則之篇考司徒之職夏侯孫子貞觀限  
歲之規風后大撓崇甯占經之祀平津上奏文學置員大常拜章弟子加祿將使河  
間精舍胥得經師南郡講樓皆通算術竭伽之洪列於觀文都聿之經藏諸麗正裴  
賈之談測地羅紘宙於圖中張何之制渾天懸星曜於坐上步艦拍車巧奪司空之  
蘊木牛流馬精搜葛相之奇高拂揀之幻人氣風顏火爭薩韃之妙技瑣鑿瓶翟  
輸角能夔焯較藝幽都暘谷復觀象於唐人鐘律籥量協審音於涑水闡幽契學致  
用儲才是可記者三也梁渠之山有金無木武州之井得草則然寶纊千年富藏六  
艸蕃州市啓秦海舶來捷逾駉駟之馳烈過雷霆之震氣舟風舵墨高冰井之名雪

質電光鋌甲邪溪之產武庫之所職甲坊之所司犀渠鶴膝之利兵赤雀蒼鷹之雄  
艦皆遠召循鮮之匠購寫鳳之金尙方之仗雖來大盈之庫斯竭公嘗薪矢念填海  
杼誠利濬自然財勿外溢丹砂慈石披管子之書瑤阜錯垠辨蜀都之產桑乾炭烈  
問黃水於鸛亭艾嶺鑛良志烏河於歐史紫泉之銅十穴白登之銀七斤皮氏大陵  
之官普陽原仇之局皆勤搜勘咸亟推求九渠欲橋八陁期闢出淦口而問河朔建  
中北略之途通邯溝以合清洹武平東漕之蹟召鸞帳置爐之使募駱驛鑿石之徒  
術師猗陶財釀鄭卓千辟萬灌範東冶之工堙谷夷山斬中行之道洩善於翔皋柏  
谷通途於石棧天梯公鎡委輸私庭富殖賈越代秦而遠利歸唐魏之民浣布細絺  
織精澤散騎形人面錢仿罽賓奇木交柯高番兜之梓漆名花有種問大宛之蒲桃  
畢索四晉之珍斯羅九垓之利是可記者四也三韓不靖百道徵兵護軍之旅弭節  
白檀并管之良列營元菟沮江之威莫振盼穴稷纏榮國之師空班屢樓焰逼棘門  
如戲榆塞罷屯西辱爲憂北風不競公發摠武略簡練鄉兵綜詰往編藉祛衆惑被

廬蒐卒蒙馬告功靡笄臨戎挂騶奏捷赤幟角力先挽樓煩之弓白眉應祥亦仗管  
涪之劍永安禁旅出平城十州武德義師惟太原三部董澤桐鄉之府尉列絳郊沙  
陀契苾之豪族依代土教之以道則敦詩說禮皆雄師也馭之無方則橫野和戎實  
冗卒也將有智愚民無勇怯州兵邱甲果毅折衝必按左氏之經是采劉昫之志別  
兩督郵之哉蒐八柱國之軍守宰假職以防團里社分民以部曲步躍三丈悉新建  
之徒劍敵萬人高姑藏之選內括王屋外薄寘顏樓櫓相聞早稀鳴桴之響塢壁共  
築非避執鏡之鋒人張呂氏之旗士醜朗州之酒復平邱四千之盛練昭義二萬之  
強法授白猿秘符黃石浮雲爲陣鷲張鶴列之奇偃月疏營灑駟截鴻之勇曼柏美  
稷之塞發鳩冠爵之都鼠竊不聞狼何無犯式仿臨淄之制益固大夏之封是可記  
者五也朔方北暨大河南注襟帶兩戒控制諸邊自酋降頡利州置浚稽輿鞬谷蠡  
之王環陰山而列帳龜陵雞田之府隸瀚海以留庭林達松樺燕然之驛通六十磧  
經巖鹿堅昆之里有七千佩紫綬以來儀列黃圖而受版戍弛九塞烽息百年鐵伐

構戎燒當作梗西河逕渡圍秀容之都東夏無援沒高平之部赤心勢盛黑車族橫  
關逼雲迦城無天德龍沙多故燕代騷然啓民可汗保大利之戍鎮北都護移綏遠  
之烽頂條博陽制下長樂拜通漠總管責度遠將軍徙呼延之帳召郁射之酋虎賁  
遠出於麟州黨項猶張於鶻塞前鑿匪遠邊衛宜嚴非啓邊屯孰捍藩部公安遠信  
洽高邑惠孚昆彌不疑特勒知感偶駮獻地虜無後言渠犁實田邊陲異論城規懷  
朔樓築籌邊復婁內史之屯按張丞相之蹟過雲州而極受降韓侍御之耕振武障  
石門而渠臨沃徐光祿之塞桐陽水木萬家弓刀千隊平沙浩浩易斥鹵而稻稊朔  
吹騷騷奠帳廬於城郭西道蒲類東指柳城摺旅獒巨雀之州聯黃龍白狼之戍延  
陀雖盛不渡仙臺之河黠戛新強難取同羅之帳固彼玉塞鞏若金甌是可記者六  
也今漢關無禁海市日增珠絡金璫達戶庭而無阻元闕丹微昭文軌之將同郡邑  
捐瘴海之濱金繒填廬山之壑蝦島鯁人之長已裂禹圖綠瞳赤髮之民欲窺周索  
徒薪誰論祭野有徵則夫樹文襄之業建郭李之勳勒無射之鐘受密須之鼓固衛

軍中郎之屬安西司馬之倫所爲仰首而瞻傾耳以聽者彼舍人樂川之記少傅方水之詩頌德於黃門歌功於中令不同爲晉乘之光繼唐禾之美也哉

祭章宜人文己亥

浙江稽峰東南之秀文簡之門實惟望胄并舍較文乃交君季百年之好胚兆於是磊磊青松皎皎明月振衣千仞惟君風格詩撫魏晉理愛關洛瀟灑出塵惟君之學曰奉慈幃先意承志得親之心康娛是恃曰奉厥妣曰撫吾妹洩洩融融和樂是萃昔在癸巳羔雁偕集曰擇善府惟君之識霜翻五巖乃倦北上曰躡名場惟君之贊季野陽秋子將月旦曰慎厥因乃得軌範一飯必矜一衣必潔曰謹厥用乃厲冰孽春燈刺文秋螢課子豈其况瘁於茲遂始幾察秒忽算析毫芒豈其耗損遂搖中藏如何不弔忽焉長終乃以幼子而殞厥躬平日瑣瑣叮嚀萬千胡爲長歸竟無一言以君聰慧宜有因果胡爲一旬無夢告我迎君百兩諷訾之年星窮於次還復其躔自君之亡吾省甘旨自君之亡吾營綱紀自君之亡吾始勾稽自君之亡吾爲蒙師如泛巨川而失維絙如涉長途而喪輿轆胡共憂患不偕安樂楚招無靈天問欲作石壘之畔鐘山之顛江天千里必復厥阡



